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6周年

一座埋葬着两万冤魂的岛屿
一场成为太平洋战争转折点的战役
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战争内幕
生还者首次披露骇人听闻的实情

硫磺岛战役生还者讲述

最残酷的战斗

[日] NHK取材班 编
兴远 译



战争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在战争中遭受伤害的永远是无辜的平民。

——NHK特别节目《日本化为焦土》

战争实在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发动战争的人绝对是那些身居高位，完全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人。

——硫磺岛生还的原美国海军士兵

战争没有胜者和败者之分。我觉得没有谁是硫磺岛之战的胜者。我们之间只是互相残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愚蠢之极。

——原海军陆战队队员 阿尔·贝里

上架建议：军事·中外战争纪实

ISBN 978-7-80251-803-2



9 787802 518032 >

定价：28.00元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6周年

IWOTO GYOKUSAISEN
SEIKANSYATACHI GA KATARU SHINJITSU
硫磺岛战役生还者讲述

最残酷的战斗

[日] NHK取材班 编
兴远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残酷的战斗：硫磺岛战役生还者讲述/日本 NHK 取材班编；
兴远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0251-803-2

I. ①最… II. ①日… ②兴… III. ①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史料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672 号

原书名：硫黄島玉砕戦 生還者たちが語る真実

著者名：NHK 取材班 編

IWOTO GYOKUSAISEN — SEIKANSYATACHI GA KATARU SHIN-
JITSU by NHK Copyright © 2007 by Hideo Kad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株式会社 NHK 出版 through 中国
版權代理センター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ed by GOLD WALL PRESS,
copyright ©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株式会社 NHK 出版授权，由**金城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其
简体中文版本，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最残酷的战斗——硫磺岛战役生还者讲述

编 者	[日] NHK 取材班
译 者	兴 远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贾飞宙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803-2
定 价	2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当初在那座‘地狱之岛’侥幸生还的人究竟还有多少幸存于世？”


带着这个疑问，开始了我们艰难寻找之旅。我们经历曲折，终于找到当年曾参加过战役的老兵，这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我们穷追不舍的挤榨式追问下，终于说出了那段他们不愿提及的可怕历史。听到这些至今依然令他们胆战心寒、揪扯他们内心的回忆时，我们惊呆了……

他们抢夺过死人腰间水壶中的清水……

他们从无边的火海中生还……

在饥饿难耐时，他们靠咀嚼木炭充饥……

“战场就是地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句，但当我们在一遍遍重复这个语句时，我们似乎已经对“地狱”的恐怖变得麻木了。在亲耳听到老兵们对于战争细节的描述时，那一刻我们才真正理解“地狱”一词充满震撼的力量，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没有人经历过真正的地狱，但有人经历过真实的战争，尽管



面对老兵所讲述的残酷体验，我们已经耳不忍闻，但为了一种使命，我们不得不记录下他们在炼狱中挣扎的点点滴滴，我们知道这对于当事人和读者都是一种残酷，但我始终认为只有这种血淋淋的残酷才能警醒世人……

被尘封的硫磺岛

硫磺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激战地之一，在日本历史上，硫磺岛被称为“玉碎之岛”。1945年，当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后期的时候，硫磺岛之战爆发了。日美两军围绕着这座小岛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的攻防战，双方军队伤亡惨重，日军战死两万人，美军战死七千人，战争之惨烈堪载史册。

正是由于那次战争，这座浮在太平洋上默默无闻的孤岛，成为了作家笔下大肆渲染的主角。在美国，以硫磺岛为主题的影像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因为在美国人心中，这场战争是以他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硫磺岛两部曲：《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电影中星条旗飘扬在褶针山顶的影像，正是基于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普遍印象创作出来的。


在日本，闻听过这场战争的人数应该不会比美国少，那些

略知二战历史的日本人都应该对这座小岛以及当时岛上所发生的惨剧不太陌生。然而，在战后的日本，这方面的作品却寥寥无几，除了梯久美子的《逝去的悲伤》（新潮社 2005 年 7 月刊）对硫磺岛守备队队长栗林忠道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外，其他作品乏善可陈。在很多日本人心中，硫磺岛之战只是一场传说，在这个传说中两万人组成的守备队英勇抵抗，战死沙场。但当时战争的实际规模如何，两军伤亡情况如何，以及战士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二战以后，在日本，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老兵，有千余名因负伤成为俘虏而得以生还归国。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战争的原貌本可以在他们的口中得以还原，但由于顾及到在岛上逝去的战友以及他们身边的亲属，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这座被定义为“玉碎之岛”的硫磺岛从此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成为了一座被尘封的小岛。

招致轰炸的原因

在叙述历史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叙述一下发起这次调查的缘起。2005 年，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对硫磺岛的浓厚兴趣，时值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年之际，为了缅怀历史，媒体相继对太平



洋战争进行报道，NHK（日本放送协会，前身为日本广播协会）也就此组建了采访小组，试图重现当年的历史。在此次采访中，我们负责调查当年美国“城市轰炸战略”的历史原委。我们谁也没想这场调查掀起了后来全国规模的硫磺岛热潮。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美国在1945年做出的这个烧毁日本66座城市的决定与惨烈的硫磺岛战役密不可分。

为了做好这次调查，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世界，在美国、欧洲、中国等各地取材。我们研究了海牙空战法案、格尔尼卡^①、重庆、伦敦、德累斯顿^②等各种“城市轰炸”案例。我们发现这种在保证自身最小受害的同时，给予对手最大打击的战术正是近代战争中最常用的方法。

最初美国空军是反对执行“城市轰炸战略”的，但随着战争的深入，轰炸战略也逐步升级，在捣毁了日本多座城市后，他们不得不把战略最终升级为投掷原子弹。

随着真相的逐渐清晰，我们发现太平洋上的激烈战斗是导致美国将战略转向轰炸的重要原因，而太平洋上的激战地则正是硫磺岛。

① 译者注：格尔尼卡：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镇格尔尼卡，炸死炸伤了很多平民百姓，格尔尼卡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对此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在几周后便完成了油画杰作《格尔尼卡》。

② 译者注：德累斯顿：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2月13日-2月15日间，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航空队联合发动了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摧毁了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式建筑之最的美丽城市。60年后的今天，这场空袭依然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

1944年7月，美军占领塞班岛，从而日本境内大部分领土都已纳入美军“B-29”战略轰炸机的航行距离之内了。此时美国空军内部在对日轰炸方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采用“精密轰炸”，只对军需工厂等重点目标进行打击，还是使用刚刚开发的燃烧弹对整个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他们争执不下。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美军都有一个须待解决的问题：从塞班到日本境内两千公里的距离是“B-29”战略轰炸机的航行极限，一旦飞机在途中发生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驻扎在硫磺岛的日本战斗机正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对美军飞行员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军只有一个方法：占领位于塞班和东京之间的硫磺岛。

美军的战略意图被日军窥到。日方认为如果硫磺岛被美国占领，日本境内将遭受更为猛烈的轰炸，因此日本军方下达了死守硫磺岛的命令。

硫磺岛被美日双方确定为必争的战略据点后，马上迎来了惨烈的激战。1945年2月到3月中旬，日军在硫磺岛的垂死抵抗使美军无法在此兴建“B-29”基地。美国在占领硫磺岛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向日本实行地毯式轰炸战略。日军的负隅顽抗不但给自己带来硫磺岛惨败的结局；还引致美国发动“东京大空袭”计划，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硫磺岛战役虽然给日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美军士兵的伤亡也很惨重。这给美国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在他们搭载原子弹的“依诺拉·盖伊”号飞向广岛前，为了表达对自己



战亡军士的敬意，美军的飞机在硫磺岛上空盘旋了许久……

在阅读美军资料时，除了已知的海军相关资料外，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其他资料，它们都详细地记载了这场战役。究竟日军采用的战壕战术有什么样的威力？它为什么能使包围周围海域、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军牺牲了将近7000人？我们愈发期待着能揭开这些谜题。但无论这些资料如何叙述，都向我们昭示着硫磺岛不仅仅是个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我们又一次坚信“战争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在战争中遭受伤害的永远是无辜的平民。”（2005年8月11日“NHK”特别节目《日本化为焦土》）

证言的力量

我们一直希望能在翻阅到美军记录的同时，还能收集到硫磺岛守备队中幸存者的证言，那将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起初的寻访令我们大失所望。


硫磺岛战役中侥幸生还的日本士兵大约有1000人，推算他们现在的年龄都已近耄耋。当年的尉级士兵如果活到现在已超过85岁，就算少年兵士也已逾古稀，究竟还有多少人尚在人世呢？这一问题使我们颇为不安。就在取材的过程中，老兵们的

讣告不断地传出，这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工作十分紧迫。我们四处查访，在终于找到尚存人世者的住址后，我们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我们发现想要与这些老兵们接触是件极为困难的事，他们几乎没人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表示，之所以不接受采访是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和战友们的亲属。

我们竭尽全力地劝说这几位幸存于世的老兵，请求他们说出历史的真相。考虑到幸存者正在逐渐逝去，而自己的记忆力也日见衰退，为了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有几位老兵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美军登陆、玉名山总攻击、栗林队长的最后突击……随着老兵们的叙述，这些场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美军残留的情报和战争资料，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战争的轮廓，而老兵们的证言则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幅生动的战争画面。

随着取材的深入，我们考虑重新推敲原来的计划。我们从老兵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感受到，他们在地狱之岛的战斗体验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每位士兵都在半径数米的战壕内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惨剧。我们当初节目的“方向性”、“企划”这些词汇在这些证言面前显得如此的无力与不堪。随着采访的进行，我们决定把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士兵们的证言。他们亲临战场的经历，在震撼力上远远超过了文字记录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个战争现场的再现。随着他们的叙述，2月19日美军登陆硫磺岛后，已失去组织领导的日军，以小组和个人为单位发起游击战的场面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从这



些侥幸生还的老兵证言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硫磺岛战斗的整体场面，而是发生在当年亲临战场的每位战士身边的点点滴滴。他们的极限体验只有那些亲历战争的人才能真实的理解与体会。

另外一个焦点：我们从老兵的叙述中得知了一个事实，战争中真正的地狱是发生在3月17日的总攻击之后。战争史资料中认为3月17日总攻击报告前的激烈战斗统称为“玉碎战”，但很多生还者告诉我们，在所谓的玉碎战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更为可怕。栗林队长最初把总攻击时间定于3月17日，但因为美军的行动造成了诸多不便，总攻只得延期。实际上真正的总攻击是在9日后的3月26日发动的。此点在后面还有详述。

对照美军资料，在玉碎战之后，确实还有成百上千的残余日军在地下战壕内。他们在美军的扫荡战中饱受折磨，很多生还者都说：“真正的地狱是从此时开始的。”那些美国人因为没有看到这些日本士兵经历的惨剧，所以他们在记录硫磺岛战争时，往往一笔带过，像“从三月下旬到五月间，潜伏在地下战壕内的日本士兵自尽”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

应该记录的战争真相

每位老兵的证言，都为硫磺岛玉碎战的真相拂去了一层尘

土，历史的真相逐渐清晰起来。对于战争，我们应该记录些什么？是战斗方式、损害程度、双方形势及其对战争全局的影响，这些所谓的战争基本资料？还是每位亲历者的体验？当每位读者都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时，请你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疑问。在深刻反思过战争的今天，人性的价值、个体的生命被前所未有的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但事实上在战后初期的历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轻证言、重概况的风潮。因为迫于政治的压力，士兵们可选择的叙述命题只能被限定于“战争中自己有多么辛苦”、“牺牲的战友如何勇猛”、“保护同伴的友情如何珍贵”相关的主题内，关于军队内部的真相的描述大部分被删去，丑化己方的言辞和战场悲惨状况的陈述更绝对是只字不能提及。一位士兵曾直言：“如果违心地讲述战争事实，不但是对自身体验的否定，更是对那些死难战友的侮辱。”

随着对战争反思的深入，大家对证言的态度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此次生还者的讲述中，就充满了揭示战争残忍和丑恶的内容。是什么使他们敢于直言不讳呢？在逐渐淡忘了战争灾祸的今天，很多人趋向于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手段之一，面对着绝大多数不知战争愁滋味的人们，这些老兵们备感焦虑，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挺身而出，告诉大家战争的恐怖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采访结束后，一位老兵轻声说道：“最近日本多了不少连爆发战争后会带来什么都不知道，便轻易地把战争挂在嘴边的人。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记忆带到黄泉去，可是还是说出来对

子孙后代比较好吧！”

巧合的是，从硫磺岛生还的美国人也这么说：“战争实在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发动战争的人绝对是那些身居高位，完全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人。”

这是九死一生的原海军士兵的呐喊。在倾向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我们可以想象这位老兵说出这些时需要何等勇气。

在美国讨论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时，面对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主战派，熟知海湾战争危害性的国务卿鲍威尔面露难色。其实不用举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少远程指导、发动战争的例子。缺乏对战场悲剧的想象力，就会导致悲剧不断重演，在调查城市轰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让日美硫磺岛战争生还者们讲述战争，就是为了借以警醒世人。

记录下记忆

生还者们同意接受采访，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在传递给后世的历史中，只保留了玉碎战中士兵勇猛战斗的形象，而缺少了更为重要的东西。硫磺岛上的士兵们自以为，美军只要晚一天占领硫磺岛，日本本土就能晚一天遭受空袭，他们就能


多保护一天亲属和国民的生命。这种“自以为”应该足可以使他们伟大的牺牲和战斗的英勇被后世夸大地继承下来了吧？但这些生还者们摒弃了这些“自以为”，他们竭尽全力想让我们知道的恰恰是战场的残酷。

追溯历史，有多少战争被美化为勇士保家卫国的传说。我们本来可以把硫磺岛战争也做一番如此的描绘，但面临这个曾经的战略要地，一个双方近30000军士丧生于此的孤岛，我们怎么还能泯灭自己的良知去美化战争，把硫磺岛这座悲剧的舞台描绘成勇士们奋勇杀敌的战场。

在对硫磺岛之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该如何记忆战争”这一本质问题。战后生还的老兵们，一直思考着该如何祭奠那些战友的在天之灵。他们知道这些战友的家属，更相信或者说是更愿意相信战友们是“为国捐躯”，因此可以“名垂青史”。在不知不觉中步入老年后，这些在白天享受着平静生活，在夜晚却时常被战争噩梦惊醒的老兵们开始不住地扪心自问：让战友们牺牲前经历的非人折磨烂在心中就是祭奠死者吗？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他们终于决定把事实和盘托出。

面对这一个个宝贵的证言，我们认为不应该让它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过去后就被遗忘，于是我们决定让这些证言变成文字，永远地留存下来，让子孙后代、让更多人了解它，记住它，因此诞生了本书的企划。

本书是以时间顺序记叙的。我们无意于分析硫磺岛攻防战的影响深远和历史地位，我们着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



战争现场，希望每位读者在阅读此书后都对“战争摧残人性”这一事实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没有真实感受过战争的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我们不会想象出请求老兵们再次回忆那些不愿提及的“地狱”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如果在阅读此书后，那些无知的好战分子们能够从此闭上他们宣扬武力的尊口，也不枉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为我们重历的这次“地狱”之行了。本书将成为前所未有、极为珍贵地详述硫磺岛战争的史料。在这里，我们再次对这些受访的生还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感谢你们的勇气与无私。

目 录

序 / 1

- 被尘封的硫磺岛 / 2
- 招致轰炸的原因 / 3
- 证言的力量 / 6
- 应该记录的战争真相 / 8
- 记录下记忆 / 10

序 章 遗骨长眠之岛 / 1

- 遥远的孤岛 / 3
- 亲往硫磺岛 / 4
- 异形之岛 / 6

慰灵祭 / 8

折戟沉沙 / 10

人间地狱 / 12

第一章 生还者的讲述 / 17

活下来的理由 / 19

“玉碎”的真相 / 23

化为战场 / 27

最后的屏障 / 30

茫然登岛 / 34

战术转变 / 38

二次入伍 / 42

不可思议的地下战壕 / 44

仰天求水 / 45

渺茫的希望 / 48

第二章 “讲述过的”战斗与“未讲述过的”战场 / 51

敌我之差 / 53

特攻精神 / 55

求死不得 / 59

同归于尽 / 60

舰炮轰炸 / 62

太阳消失了 / 65
美国人眼中的硫磺岛 / 68
2月19日——顺利的登陆 / 71
陆地遇阻 / 73
预言成空 / 74
从“万岁突击”到“以一杀十” / 76
2月20日——美军的总攻击 / 78
2月21日——特攻机奇袭成功 / 80
被抛弃的战场 / 81
2月23日——褶针山上的星条旗 / 83
陷入沼泽的战争 / 86
收容所里的天堂 / 89
绞碎血肉的战场 / 92

第三章 “玉碎”掩盖下的真相 / 95

没有指挥官的总攻击 / 97
战斗的“尸体” / 103
3月10日——东京化为火海 / 105
3月15日——美国发表终结宣言 / 107
走向崩溃的战斗热情 / 109
滴水必争 / 112
与饥饿战斗 / 114

奥运冠军“男爵西” / 116

全团阵亡 / 119

栗林的诀别 / 121

第四章 更残酷的战斗 / 125

守备队长最后的斗争 / 127

未被记载的战斗 / 130

同室操戈 / 135

为什么不投降 / 137

背后也会挨上一枪 / 140

“希望”与“绝望” / 142

自相残杀 / 145

战争下的“鬼畜” / 149

开始扫荡 / 153

脱离苦海 / 156

第五章 地狱归来 / 161

战斗的尽头 / 163

没有胜者的战争 / 168

终章 生还者们无声的呼吁 / 173

只有战争不能忘记 / 175

动摇的记忆 / 177

难以传达的事 / 180

追问牺牲的价值 /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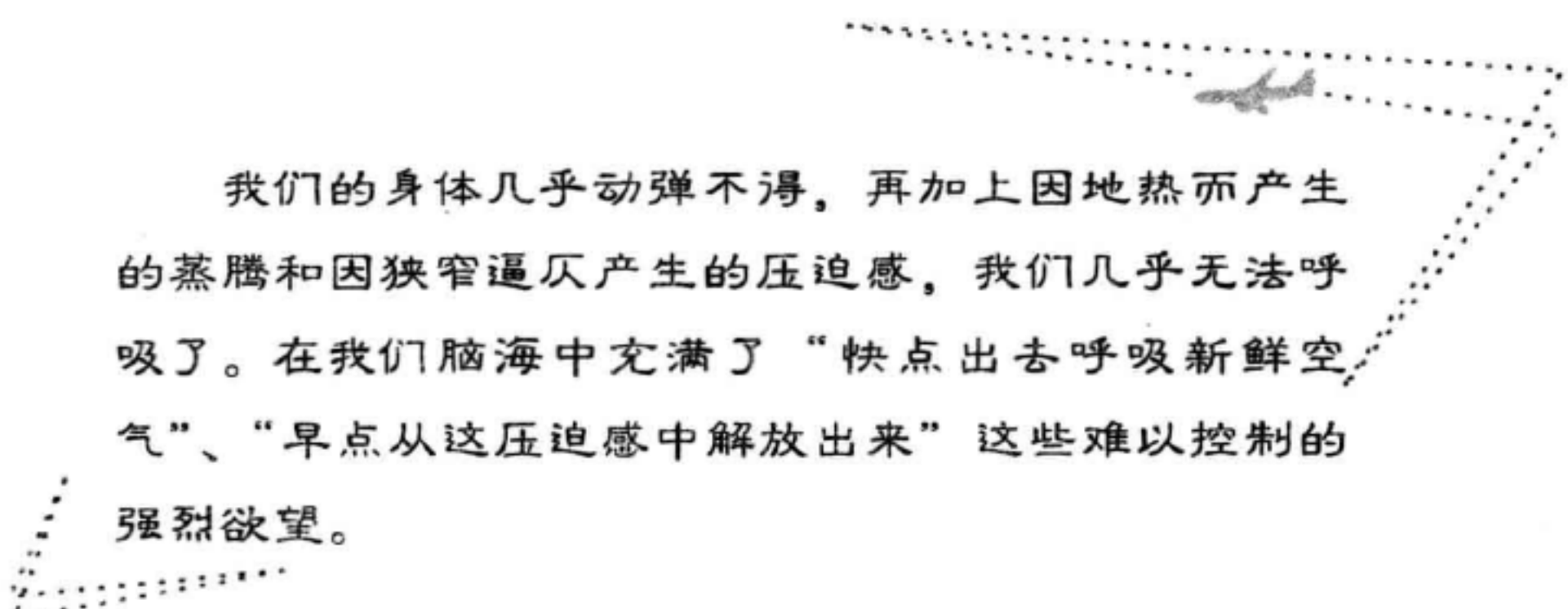
鸣谢 / 185

太平洋战争及硫磺岛之战年表 / 186

序
章

● 遗骨长眠之岛

● 遗骨长眠之岛



我们的身体几乎动弹不得，再加上因地热而产生的蒸腾和因狭窄逼仄产生的压迫感，我们几乎无法呼吸了。在我们脑海中充满了“快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早点从这压迫感中解放出来”这些难以控制的强烈欲望。


2006年，我们采访组亲自来到了硫磺岛的地下战壕中。

战壕内充满地热产生的热气，我们汗如雨下。摄影师和照明者也一起挤在这六十多年前挖掘的战壕中，在这既狭窄又昏暗，并且炎热异常的洞穴中，不知不觉间我们全部失去了开口说话的欲望。但使我们保持沉默的却并非仅仅是这非比寻常的炎热，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亲身体会到了这座小岛背负着的沉重历史。

遥远的孤岛

遥远的硫磺岛位于东京南方1250公里处，但硫磺岛带给我们的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却并非因地理上的距离而产生。如今的硫磺岛遍布着日本的自卫队，这里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及空中自卫队的训练基地，没有得到特殊允许，普通人不能进入此岛。因此这座难以接近的小岛，对多数的日本人来说是个遥远的存在。

对经历过太平洋战争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硫磺岛应该毫不



陌生。1945年2月到3月间，硫磺岛上日美两军展开激战时，这座岛的名字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当时的硫磺岛已经灌满了每个国民的耳朵。

尽管如此，战后的人们却很少再提及硫磺岛这个名字，直到60年以后的今天，硫磺岛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来说，硫磺岛的名字只是个遥远的记忆，对战后出生的人来说，硫磺岛更是个“昨日之岛”。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硫磺岛”只不过是印在书本上的文字，甚至是历史的传说而已。因此，对包括我们采访组在内的21世纪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硫磺岛确实是个遥不可及的孤岛。

亲往硫磺岛

2006年春，在制作以硫磺岛为主题的节目——“NHK特别节目”《硫磺岛玉碎战——生还者六十年后的证言》时，我们采访组的成员都很想在事隔60年的今天，重新拍摄一下硫磺岛的风景。

为了让这座对现代日本人来说，早已成为遥远传说的硫磺岛，在21世纪重新进入大家的视线，我们在节目中播放了这段影像。我们希望通过这段影像让大家真实地感受硫磺岛，缩短我们和硫磺岛之间的距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拍摄一下那曾经引发历史激战也酿造了无数悲剧的地下战壕。


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开始寻找拍摄的机会。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很快便找到了这个机会，我们得到了“硫磺岛协会”的支持。这个我们曾数次拜访过的“硫磺岛协会”，由硫磺岛战后生还者和战没者亲属组成，他们负责开展硫磺岛上的遗骸收集和遗物归还等活动。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得到了同船前往硫磺岛参加小笠原村举办的慰灵祭扫墓仪式的机会。

我们采访组就这样前往硫磺岛开始了拍摄工作。

往返于小笠原群岛^①和日本境内的交通工具只有定期船舶。飞机虽然可以在硫磺岛自卫队基地内起飞着陆，但平民是不能使用的。“小笠原丸”号定期客船每周两班，我们采访组一行人马乘坐着“小笠原丸”号前往了我们期盼已久的硫磺岛。

6月14日，东京下着小雨，上午10点我们从竹桥乘船出发。客船将于25小时30分后，到达小笠原群岛父岛。船上有很

^① 硫磺岛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部，是该群岛的第二大岛。



多前往小笠原群岛观光的游客。以父岛、母岛为中心的小笠原群岛因海水透明度高、海洋生物种类丰富，而成为世界著名的潜水圣地。因此，船上也不乏前往小笠原群岛潜水的外国人。

第二天（6月15日）上午11点，我们到达父岛，“小笠原丸”号完成了自己定期运营的使命，接下来它将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运送参加慰灵祭的人前往硫磺岛。10个小时后的晚上9点，“小笠原丸”号从父岛出发，翌日（6月16日）黎明，终于驶入了硫磺岛附近的海域。此时距东京出发时，已经经过了45个小时。

异形之岛

6月16日凌晨4点左右，天地一片昏暗，周围仅有的亮度只能让我们判断出太平洋藏蓝色的海水和暗青色的天空。

应该已经能看到硫磺岛了吧……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实际找到硫磺岛，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硫磺岛之所以很难被发现，除了周围的昏暗外，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它的形状。


硫磺岛是一座非常平坦的岛屿，它比我们以往见过的任何一座岛屿都要平坦。黎明时分的硫磺岛，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它就像是与地平线平行的一条直线，不仔细辨别很难发现。

通常电视摄影常用的方法是从船上拍摄岛屿的全景，但拍摄硫磺岛却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因为硫磺岛的宽度要远远长于它的高度，从船上拍摄全景时，硫磺岛的两端都无法收入镜头之内。硫磺岛的奇特造型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巨大的舢板或者是油轮，这种自然的造化真是鬼斧神工。硫磺岛这种“天然航母”的造型，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年美日双方都把它当做军事必争之地。

随着船逐渐接近硫磺岛，天空也慢慢变亮，硫磺岛终于不再是“线状”，而是随之显现出它的厚度，这时我们才发现，在这座异常平坦的岛屿上也有高低起伏。

我们的船从北方接近硫磺岛，在船上向右看，也就是硫磺岛的西部，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正三角状的突起，这是硫磺岛上唯一的地势隆起，名叫褶针山。

褶针山正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父辈的旗帜》中所呈现的那个最著名的画面中的背景：几名美国士兵在山顶升起的巨大星条旗迎风摇曳。这个画面不仅象征着美国取得了硫磺岛之战的胜利，还象征着美国取得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面对着这个人们熟知的画面中的小山，此时我们突然意识到，眼前的小岛早已不再是平坦异常的无生命的岛屿，而是背负着一段沉重历史的硫磺岛。

我们回过神来时，天空已经大亮。“小笠原丸”号距离硫磺岛只有咫尺之遥了。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宽阔的海滨，海滨之后可以看到由灌木和草本植物构成的一片碧绿。硫磺岛周围海水的颜色与其他海域海水的颜色明显不同，听说是因为海底喷出的硫磺热气改变了海水的颜色，这里果然是名副其实的“硫磺”之岛。

慰灵祭

在被浅滩包围的硫磺岛上，没有大型船只可以停泊的码头。我们和参加慰灵祭的人换乘小型舢板继续前进，并于上午9点登上硫磺岛。

慰灵祭在上午9点半于硫磺岛北部的“和平祈愿墓地公园”召开。硫磺岛内设有多个扫墓地点。前面提到的硫磺岛协会，

从1968年开始在硫磺岛举办慰灵扫墓仪式。他们还召集曾经在硫磺岛战斗的美国士兵及战死者亲属参加美日联合慰灵祭。从1985年至今，美日联合慰灵祭共举办过四次。

我们此次参加的慰灵祭，其参与人员主要有曾经居住在硫磺岛的岛民、岛民的亲属以及战没者的遗族。战前在硫磺岛上有一千多人居住，1944年7月，政府强制疏散了大部分居民。硫磺岛岛民和平祈愿墓地公园是在岛民墓地的基础上重新建设的。这次慰灵祭主要祭奠的是埋葬在硫磺岛上那些战前因拒绝强制疏散而在战争中丧生的岛民。

参加这次慰灵祭的还有一些战没士兵的亲属与硫磺岛协会的相关人员。他们大部分都已头发花白，望着这些步履蹒跚的老年人，我们不禁感触战后60年的人世沧桑。

在参加慰灵祭的人群中最吸引我们的是一群来自小笠原群岛的中学生。当地的小笠原村为了使人们牢记战争，组织中学生参加慰灵祭，并在岛内参观，了解硫磺岛的相关知识。小笠原村正在以一种朴实无华的方法，努力地缩短硫磺岛与现代日本人之间的距离。

慰灵祭上各界代表先后发言。最后是献花仪式。

那天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南部小岛的慰灵祭会场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

折戟沉沙

慰灵祭结束后，大家各自到不同的地点分别祭奠，旧岛居民返回了以前的居住地，战死者亲属则前往亡者牺牲地祭奠。

在小笠原村办事员的陪同下，我们采访组利用这段时间，在岛内各地进行拍摄。首先取景的地点便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看到的褶针山。

历经了无数激战的褶针山，据说因为在战争中曾遭受炮弹轰炸，山体已经了变形。现在的褶针山已铺设上了几乎可以直达山顶的道路。

山顶上日本战没者慰灵纪念碑的旁边，是美国树立的战争胜利纪念碑。纪念碑上悬挂的无数根银色项链引人注目，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银色项链其实是美国士兵的军牌。据说这些军牌都是参加过硫磺岛之战的美国士兵在战后访问这里时留下的。硫磺岛，不仅仅给日本士兵，也给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每一位美国士兵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这些雕刻着他们名字和血型的军牌诉说着

他们每个人的心声。

从山顶眺望，除了岛屿中央部分的基地跑道之外，硫磺岛几乎全部被绿色植物覆盖。除了偶尔传出的自卫队飞机在空中盘旋的声音外，全岛一片寂静。这座小岛给我们留下了“静谧”的印象。

向硫磺岛南部海岸俯视，黑色的沙滩与太平洋巨浪掀起的白色浪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突然想到，如果这里不曾遭受战争，也没有现在的基地，硫磺岛该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小岛啊！正在这时，当年美军登陆时留下的脚印映入我的眼帘，随即美国士兵在沙滩上登陆的景象划过我的脑海，刚才的美丽幻想顿时荡然无存。

走下褶针山，在硫磺岛环游，我们不时地发现地上静静地躺着当年战争中的武器残骸，有些地方还残留着巨大的炮台和碉堡。走过茂密的草丛，我们忽然发现一支当年遗留下的机枪。虽然60年的沧桑岁月使机枪上布满了红色的铁锈，但从这挺机枪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昔日的战场上纷飞的战火。

美国军用飞机和日本自卫队飞机一同停在自卫队的机场上。61年前曾经在这里殊死搏斗的两国，现在却在旧战场上共用一个机场，这一画面令我们感觉意味深长。

人间地狱

在岛内到处都有地下战壕的遗迹。我们进入其中几个进行拍摄。这里的地下战壕中，除了少数的“医用战壕”有比较宽阔的入口，成人可以直立进入外，大多数的入口都只有一平米左右。

刚一进入战壕，南部岛屿的明媚阳光便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漆黑的世界。这种落差使人感觉到异常的不适和格外的不安。

原硫磺岛守备队总司令部的战壕，也只有一个很小的入口。进入洞穴后，是一个陡峭的下坡，成人勉强可以在其中直立行走。十余米后下坡停止，战壕改为横向，但此时我们必须匍匐爬行才能继续前进。穿过这狭窄的隧道，我们终于到达了栗林中将的房间。


真的就是这里吗？这是我的第一反应。这个栗林中将的房间实在是太狭窄了。它的宽度和刚才匍匐前进的隧道几乎没有区别。

唯一勉强可以让我们认为这是个房间的地方就是周围由混凝土加固的墙壁。而最让人惊讶的则是这里的高度，成年人在这里绝对不能站起来，桌前伏案的高度就是这里的极限。这狭窄、封闭的房间使我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忍不住多次四处询问，这里真的是栗林中将的司令部么？

在这样的环境下摄影自然是件异常艰苦的事。我们的身体几乎动弹不得，再加上因地热而产生的蒸腾和因狭窄逼仄产生的压迫感，我们几乎无法呼吸了。在我们脑海中充满了“快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早点从这压迫感中解放出来”这些难以控制的强烈欲望。

对于我们这些身心自由的人来说，离开这里自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当时潜伏在战壕的士兵们来说，他们唯一的自由就是提前在思想上做好失去自由与生命的准备。我们这些拥有自由的人无法体会出当年蜷伏在这里的士兵想到自己不能活着离开战场与妻子儿女相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我们能切身感受到置身于战壕中，身心必须忍受的巨大折磨。然而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种无法忍受的折磨远不及当年的万分之一。

在饥渴交加却绝不能外出的时候，栗林中将和士兵们是怎样控制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的精神呢？这对于同样置身于战



壕中自以为已经在挑战极限的我们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

我们默默地拍摄着，希望更多的人能牢记这绝对不该被遗忘的历史“空间”，我们忍受着各种不适，只盼望能有多一个人加入反战的行列。

完成司令部的拍摄后，我们穿过刚才进来时的隧道，准备离开战壕，但在入口前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回首目测我们刚才爬过的距离。就是这段仅有数十步之遥的距离，把当年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完全割断成为地狱与天堂的两个世界。

回想一下，对60余年前的士兵们来说，这里距离地面的短短距离是多么遥不可及啊！当时的士兵们带着什么样的想法从这里眺望外面的世界呢？

洞穴入口就在前方，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片小小的蓝色天空。而这片我们以前从未珍视过的蓝色的天空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傍晚，离开硫磺岛的时刻到了。“小笠原丸”号绕岛一周后，全体乘客走到甲板上，面向硫磺岛默默祈祷。船已经开出很远了，很多人依然不愿转身，眺望着渐行渐远的硫磺岛，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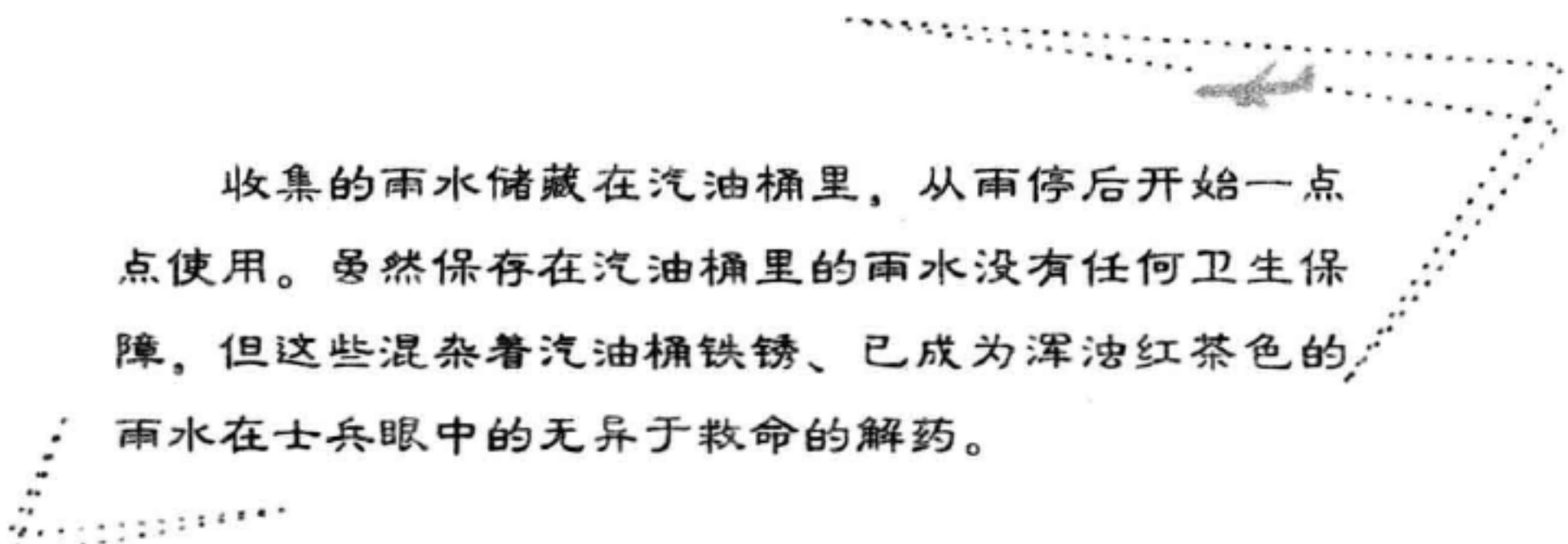
船舶渐渐地远去，硫磺岛也慢慢像我们来时看到的一样，恢复成了平坦安静的无生命形态，继而变成一条与水平线平行的“直线”，最后随着日落一起消失在大海的尽头。

战死在硫磺岛的日本士兵大约有2万人，而战后发现的骸骨数仅有8400具，至今尚有一万多具遗骸未被发现。相关各方都在不懈努力收集遗骸，让那些战争的灵魂能够从此得到慰藉。

第一章

● 生还者的讲述

一	1	2	3	4	5
二	6	7	8	9	10
三	11	12	13	14	15
四	16	17	18	19	20
五	21	22	23	24	25



收集的雨水储藏在汽油桶里，从雨停后开始一点一点使用。虽然保存在汽油桶里的雨水没有任何卫生保障，但这些混杂着汽油桶铁锈、已成为浑浊红茶色的雨水在士兵眼中的无异于救命的解药。

活下来的理由

当年被送往硫磺岛的守备队士兵大约是 21000 名，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在战斗中阵亡了。后世把硫磺岛传说成“不能生还的玉碎之岛”绝非夸张。但这句话并没有道出全部的真相。在这不到百分之五的生还者的记忆中埋藏着一个让他们一直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让世人知道的真相。

当年在硫磺岛上抵抗到最后的日本士兵，有大约 1000 人在意识朦胧的状态下被美军俘虏。战争结束后，他们生还归国，但大多数人都对自己在硫磺岛的亲身经历闭口不谈。

这些生还者不愿提及硫磺岛之战的理由之一便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不能保卫国家的士兵”。当年硫磺岛失陷这一历史事实意味着日本本有领土首次被他国用武力征服。这些因被俘虏而生还的士兵们，因为没能为国捐躯而背负上了“叛徒”的恶名。有些人在战后求职时，因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从而不得不更名改姓，开始自己战后的新生活。

虽然当初生还者们对于在硫磺岛上发生过的事实三缄其口，但在距离战后60余年的今天，面对着拥有相同记忆的战友们不断逝去的现状，这些生还者们决定不再沉默。

原海军下士官金井启，大正十三年（1924年）生人。在那些连基本信息都不愿透露于人的硫磺岛生还者中，金井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他是“硫磺岛协会”的负责人并主动表示愿意面对我们的镜头。

在约定的见面地点——喧闹繁华的商业街，金井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面前，他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矮小。在金井向我们行礼时，我们看到他结实的背肌。金井说现在自己每周一次，指导当地的孩子们学习剑道。仿佛是为了避开混杂的人群，金井带着我们快步走向僻静之处。

按照金井要求，在他家人全都不在的那天，我们在他家对他进行了采访。因为金井觉得即使是家人也不能理解自己当年在硫磺岛的亲身经历，因此他从未跟家人详细说起过自己的经历。在生还归来的这60年，金井每天都要祭拜他牺牲的战友。他把装有冰块的水摆放在佛龕前，因为他知道只有清水才是那些牺牲的战友最最想要的东西。

“与其说我现在还能回忆那段悲剧，我觉得不如说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它。每天只要稍有时间，就会思考当年的事。那些

悲惨的遭遇让我无法忘掉，并且我根本从来就没想过要忘掉它。”

当年，金井被派遣到电路班对阵地电话线进行维护。他有两三名部下，但全部牺牲了。金井被活埋在地下战壕中，在即将饿死时，他爬出战壕被美国士兵俘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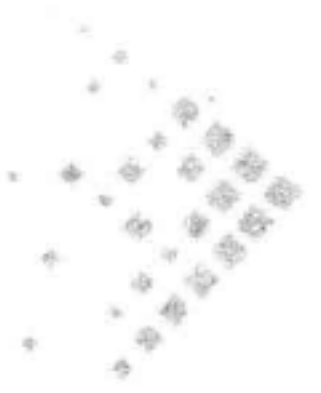
在正式采访前，金井从佛龕中取出一份名单。上面是金井记录下来那些战死的部下和长官的名字。

“这是寺院主持教我制作的名单。在写下他们的名字时，每位战死者的音容笑貌都浮现在我的眼前。啊，这家伙就是这样的男人、说过这些话、在这样的场景下牺牲。与此同时，我还不住地反省着自己当时的状态，自问我当时真的不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吗？”

金井说这个名单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寺院中供养，一份放在自己身边。在名单中，有位金井的部下令他印象极为深刻。

“他是为我而死的。”金井指着“八木薰”这个名字说道。他和金井一样出生于群馬县，在战场上与金井同时被活埋在战壕中，塌方时他被岩石压住，无法行动。

“他被夹在岩石中，我能听到岩石挤压他骨头而发出的嚓嚓声，知道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我却束手无策，只能鼓励他‘会有办法的，坚持一下’。他知道我其实毫无办法，他用手



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哀求我向那里开枪。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让他尽早脱离苦海，但我相信在面临这样的场景时，谁也无法扣动扳机亲手杀死一直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

金井只能眼睁睁地守望着濒死的部下。这位部下最终决定自尽以脱离苦海，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拉响了挂在身上的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产生的强烈气流，冲开了地下战壕入口处被堵塞的通风孔。

金井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愿意用自己的死换回部下的生命。”

虽说是六月，但是在没有冷气的房间里温度也接近30度，而金井却在4个小时以上的访谈中没流下一滴汗水。有时说话的声音大得仿佛会摧毁麦克风，但金井却没有一丝疲惫。在战斗中，金井的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所以他有时会要我们重复问题的内容两到三遍。

金井不愿我们利用他在硫磺岛的亲身体会，强调硫磺岛是悲壮的死战之地。从他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希望我们不要夸大这段历史。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希望时，他回答：“因为使士兵们受尽折磨的不仅仅是硫磺岛！”

“为什么我活了下来？自问自答吧！时至今日，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曾经想过还是死了的好，但却一直怀着这样的想法苟活


至今。为什么我活过了80岁还不死呢……”这样的自问自答重复了多次后，金井说：“正确的讲述硫磺岛的经历，才是生还者的真正义务，因此我是为了供奉那些先去一步的战死者而活到今天的。”这句话金井似乎是说给自己的……

“玉碎”的真相

“战争结束后，前往硫磺岛拜祭战友时，我很想从飞机上跳下去摔死。事实上也真的有人这样做了……生还后再次站在硫磺岛的土地上，连自己都感到惊讶，在这么小的岛上，在那样密集的舰炮射击和空中轰炸下，自己居然能活下来，我是怎样活下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这段话出自原海军士兵大越晴则之口。大越晴则，昭和二年（1927年）生人。大越和金井一样，不住地探索着自己生还的理由。

我们采访组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海上自卫队横须贺教育队”与大越相逢。这个教育基地内树立了一座拜祭在硫磺岛



战死的海军士兵的纪念碑。每年6月召开慰灵祭时，大越都独自一人来这里拜祭死者。

随处可见的慈祥老父，是我们对大越的第一印象。大越长年为大电机企业会长开车。2002年在日本举办世界杯时，因为家住得离会场之一的体育馆很近，他担任了会场向导志愿者。亲切的笑容和喜欢开玩笑的开朗性格，使人完全想不到他是从玉碎之岛生还的老兵。

在事前交涉中，当得知我们想采访当年战争中的真实体验时，大越说：“电视中不会播放事实真相的！只会播放那些无关痛痒的内容吧！”因此，他一直不肯接受采访。不过在我们的劝说下，他终于接受了采访。

大越家餐厅里的钢琴上摆放着他孙女的照片，就在他家，我们开始了采访。大越的妻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大越脸上的笑容也早已消失了。他严肃地正视着我们，说道：“我把我所看到的全部说出来，你们既然听到了，就要负起责任……”

1944年8月，大越乘坐的飞机在小笠原群岛父岛上空被美军击落。7名乘务人员中4人死亡，包括大越在内的3人获救，并被运送到父岛。为了将3人送回日本境内，他们3人被移送到有机场的硫磺岛。作为硫磺岛航空基地的飞机维护兵，血气

方刚的大越被命令留在硫磺岛。此时大越只有17岁，他原本就是瞒着亲属偷偷参加志愿兵的。


1941年为了培养海军干部，军队开设特年兵（海军特别少年兵），招募那些14到16岁的少年参军，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海军候补干部，这里寄托着大越未来的希望。

“我13岁时，从家里的神龛中偷偷取出印鉴报名参军，并于14岁时通过了入伍考试。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全家都大吃一惊。虽然妈妈泪如泉涌，但当时我却完全没有考虑到生死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成为军人，可以为全家带来幸福，可以为全国人民带来幸福。”

在陆续送到硫磺岛的士兵中，有很多和大越同龄，甚至比大越还小的少年兵。在之后的激战中，这些年轻的生命纷纷消失在战场上。

“即使是现在，我也经常在夜里2点左右突然惊醒并流下眼泪，难以再次入睡。这是因为在硫磺岛上美国军队登陆后，我们一直潜伏在地下战壕中，几个月都看不到阳光。在漆黑的夜晚，我自然而然地误认为自己依然身在战场。”

大越说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些死去的战友。自己也许在17岁时就会完结的生命，侥幸地延续了下来，因此大越认为供奉牺牲的战友们，是自己在有生之年不可推卸的责任。



长年来一直为是否该讲述战场记忆而苦恼的大越，现在决定讲述真相，理由是：“从1945年3月17日开始，硫磺岛司令部和大本营之间断绝了联系。因此，后世记录中的硫磺岛之战便在此时结束。在硫磺岛的战士们无论是在战争激化前阵亡、还是在玉碎战阵亡、或者是在3月17日之后的战斗中阵亡，都被统一公布为‘3月17日战死’。”

“玉碎”一词根本就不能完全表达出硫磺岛之战的真相。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越愈发认为决不能让硫磺岛之战的事实真相风化。

“除了从硫磺岛生还归来的人，谁都不知道硫磺岛之战的真实情况。实际上，那些媒体在根本不知道硫磺岛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就为其冠以了‘玉碎’一词。他们总觉得这样的‘玉碎’会使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士兵们‘不受嗟来之食’的形象。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理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牺牲的战友们曾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哪怕只是多一个人知道硫磺岛之战的真相，也是对牺牲战友们的一种慰藉。”


说出“慰藉”一词的瞬间，大越的声音变得呜咽起来。

即使是在60多年后的今天，硫磺岛之战依然是生还者们心中沉重的心理包袱。在那座只有2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很想知道正在对面呜咽的这位老人心中的记忆。

化为战场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因珍珠港被偷袭而宣布与日本开战。当时的日本由于自己在亚洲各地和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势如破竹般的胜利，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然而就在不久以后的中途岛海战打破了他们的喜悦，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大败，双方战局由此出现了转折。此次战役之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连续作战”策略，他们对锁定的岛屿目标实行彻底攻击，这使日本吃尽苦头。1943年2月日本军队撤离瓜达尔卡纳尔岛，5月，日军死守阿图岛最终全军覆没。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了确保对本土的守卫，在9月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绝对国防圈”，它包括由千岛列岛、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群岛、新几内亚西部、大巽他列岛、缅甸连结内的广大区域。因为制定了这一不可侵犯领域，作为太平洋战争战略要地的硫磺岛被定位为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天宁岛、



关岛等)、菲律宾、台湾等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据点。

然而与美军相比，日本为岛屿上战斗的军士们提供的增援和物资相差甚远，甚至连最后撤退的船舶都没有准备，这使守备队全体阵亡的悲剧不断上演。以前面提到过的阿图岛为首，同年秋天的马金岛、塔拉瓦岛和1944年的夸贾林环礁玉碎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金井于1944年2月被派遣到硫磺岛，与部下们乘坐的驱逐舰从本土出发3日后到达硫磺岛。金井说当时他没想到上了这座小岛自己就等于徘徊在生死线之间了。

16岁志愿参加海军的金井，曾住东京，少年时代在代代木参观过练兵场，当时接受训练的是陆军士兵。当看到威风凛凛的伍长一声令下后，士兵们便冒着大雨、拖着机枪，在泥泞的地上匍匐前进的场面时，金井想：“这么严峻的条件，自己就是入伍了，大概也不能胜任。”因此，他便打算加入有机会乘坐飞机的海军。

1941年初，虽然那时的金井还只是三等水兵，却因为在日中战争中运送弹药，而参加了联合舰队的作战。成为海军士兵后，金井习惯了船上的生活，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在硫磺岛上参加的是陆地作战。


硫磺岛虽然是一个远洋孤岛，但在被列入绝对国防圈的支

援据点前，在岛上散落居住着 192 户人家，有 1018 人生活在这座小岛上。早在 1889 年日本人就开始在硫磺岛上开荒，两年后的九月，硫磺岛成为日本的领土。如岛名所示，硫磺岛是一座火山岛，地表上到处都喷出硫磺的气体。1892 年便开始有人在硫磺岛定居，从事硫磺挖掘工作。在岛上即使是深井也没有饮用水，人们只能把储备的雨水作为生活饮用水，可以种植的农作物也数量极为有限，人类在硫磺岛生活其实是极为困难的。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生活的人类名单，在 1944 年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6 月 8 日，栗林忠道陆军中将出任硫磺岛守备队指挥官。栗林于 1923 年 11 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当时只有成绩优异者才能得到天皇赏赐的军刀，被称为“恩赐的军刀团”，栗林便是其中之一的超精英军人。硫磺岛守备队迎来了在战斗中必不可少的优秀领袖。

起初硫磺岛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士兵们还能基本保证平稳的日常生活。但在栗林来到一周后，这座小岛突然被紧张的气氛包围了。

“啊……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战争。不过在当时没什么兵力，大炮之类的武器也都没有设置，如果敌人登陆，我觉得根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金井）



6月15日，美军在登陆塞班岛的同时，60架舰载机空袭硫磺岛。第二天，即16日，大约一百架飞机的庞大编队继续急袭硫磺岛。

在最初的空袭后，硫磺岛便成为资料中所记载的“战场”。根据《战史业书》记录，在硫磺岛居住的大约1千居民中，约200名16到60岁的男子成为海军第204预备队，为了保证士兵们的食物能在岛上自给，还有大约30人被陆军征用，担任蔬菜栽培指导员。其他的岛民于7月3日开始被强制疏散到日本本土。这样，如同发生置换反应一样，随着岛民的撤出，守备队的士兵们逐渐进入硫磺岛。

最后的屏障

我们有幸采访到在那时进入硫磺岛的一名士兵——生还归来的大曲觉。

大曲觉，大正十一年（1922年）出生，曾任海军少尉，1944年夏天进入硫磺岛，曾率领120名部下参与战斗。大曲是

在涉谷 NHK 演播中心接受我们采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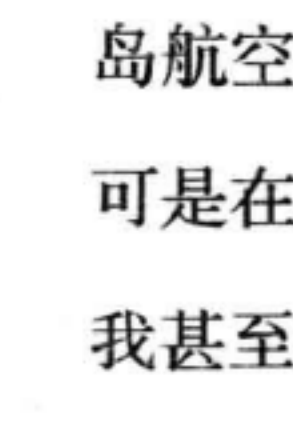
“希望不要在我家采访。”——这是大曲接受采访的条件。我们索性在设备齐全的录音室采访大曲。

大曲给我们的印象是高傲。虽然在硫磺岛生还者中并不乏高傲之人，但像大曲一样从不和其他的相关人员交谈的却不常见。几年前，大曲在民间组织举办的“战争体验者座谈会”上，曾讲述过部分在硫磺岛的亲身体验。让大曲开口讲述真相的原因是，在战后 60 年的今天，右倾思想急剧膨胀，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可是，大曲的态度却招致以老上级为首的旧军队有关人员的强烈排斥。

1943 年 10 月 21 日，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国立霞丘竞技场前身）在大雨中举行了“学徒出战仪式”，大曲站在方阵的最前面。当初大曲离开故乡群马县来到东京，荣幸地成为机械工学院的高材生。但就在“学徒出战仪式”举行的半年前，他被招募为“预备士官”。一开始大曲就与其他受爱国精神感召参军的少年兵及职业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战争观。

当我们问他在硫磺岛体验到什么时。大曲带着愤怒讲述自己在硫磺岛的经历。

“成为预备士官后不久，我们从海军航空队的维修学校毕业了。我被分到‘南方诸岛航空队’，但最初我根本不知道南方诸



岛航空队在哪里。询问教官后，得到的答案似乎就是硫磺岛。可是在当时，我对硫磺岛一无所知。询问硫磺岛的所在地时，我甚至认为‘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不是战场’。”

当时的硫磺岛隶属于“东京都京桥区”，虽然位于东京南方1250公里处，但只从地址上看，和东京桥、银座等地没什么区别。事实上，作为首都东京的一部分，硫磺岛肩负着从后方支援“绝对国防圈”中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任务。

然而，战局急剧恶化。美军于1944年6月15日登陆塞班。日军开始执行为迎击美国舰队而特意制订的“あ（阿）”号作战计划，并尽可能集结战力，尝试着发起总攻。但在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面前，日军作战计划失败了。在这场被称为“马里亚纳海战”的决战中，日本失去了大部分航母和飞机，马里亚纳群岛实际已经落入美国手中。

7月7日，塞班失陷。接踵而来的是8月3日天宁岛失陷、8月11日关岛失陷。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硫磺岛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使命，成为阻止美国攻击日本本土的最后屏障。

然而，被派遣到硫磺岛的士兵们却并非每个人都知道硫磺岛的重要地位。大曲给我们讲述了他起初对硫磺岛的印象：“在前往硫磺岛的飞机上，从高空3000米左右俯视硫磺岛，最初看到的硫磺岛实在是太小了。飞机降落到达硫磺岛后，我天真地

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地方。在岛上生活了一周左右，逐渐了解了硫磺岛，我认识到这里真的是个非常艰苦的地方。守卫这座连清水都没有的小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疑虑一直萦绕着我，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找到答案，但在不久之后终于理解了守卫硫磺岛的意义。这座小岛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肩负着与航空母舰相同的任务。”

日本本土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2600 公里。硫磺岛的位置几乎位于二者中央。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在塞班配置了为空袭日本本土而开发的，最新长距离战略轰炸机“B-29”。在“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时，途中经过的硫磺岛不仅可以成为维修“B-29”故障和进行燃料补给的紧急着陆用中转基地，还是一座可以配备长距离战斗机以护卫轰炸机的不沉航母。

对于日本来说，在失去了马里亚纳群岛后，硫磺岛是守卫日本本土必不可少的要塞。如果在硫磺岛建设空军基地，可以迎击从塞班驶向日本本土的“B-29”轰炸机。换句话说，如果硫磺岛失守，美军则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日本本土。

死守硫磺岛！——统率 21000 士兵守备队的栗林陆军中将，肩负着决定战局的重任。

这位被后世称为“名将”的硫磺岛最高指挥官，展开了前所未闻的作战计划。

茫然登岛

有位士兵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便在横须贺港乘船出发了。他就是当时年仅17岁的海军通讯兵秋草鹤次。

秋草鹤次，昭和二年（1927年）生人。

在偶然的机会下我们知道了秋草的存在。在最近自治体举办的“民间战争体验学习会”后，我们翻阅了主办方的记录，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代表硫磺岛生还者出席的秋草。

老实说，起初我们认为作为通讯兵的秋草不能提供给我们最前线的真实证言。因为跟那些直接与敌人战斗的士兵不同，通讯兵通常都在远离前线的安全场所执行任务，所以我们坚信从他那里只能得到有限的资料。然而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犯了双重判断错误。

在全土被美军占领的硫磺岛上，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后

方”。秋草所在的“玉名山通讯所”可以观察到战斗开始时的详细情况，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最佳观察所。


在进一步访问秋草后，我们发现他才是真正的观察者、记录者。战后，秋草便立即把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点点滴滴变成了笔记本上的文字，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内容详细的《战中日记》。

现年80岁的秋草依然在从事着电路设施维护的工作，负责管理保护城市中学校、企业等共计50余处的配电盘，每天他都开车巡视这50余处的配电盘。在自家主屋旁，有保存工作使用工具箱的停车场，在停车场上还搭建了秋草一人使用的临时工作房。在这个大约10榻榻米^①的“小城堡”中，秋草还在从事着“另外一个工作”。

从这里，秋草拿出了几本陈旧的大学笔记本给我们看。

这些布满了密密麻麻纤细文字的笔记是秋草离开美国俘虏收容所归国后所完成的，里面记录了他在硫磺岛战争中的详细经历。秋草说，在记录完成后，他就把笔记本收藏在了纸箱的最深处，但最近他决定把它们拿出来。在这个房间里还整齐地摆放着秋草自己收集的、与太平洋战争相关的资料和书籍。秋草把自己的记忆与资料中记录的硫磺岛战争相对照，以期从更

^① 译者注：15平方米左右。



为客观的角度记录自己的经历。从9年前开始撰写的《战中日记》是一部汇总了各方面的资料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为了完成这部著作，秋草已经用了超过1300张纸，因为纸张不足，在报纸广告的背面等处也写满了文字。现在秋草还在笔耕不辍。

为什么在战争过了那么长时间后，秋草又决定搜集资料撰写《战中日记》呢？秋草说其理由是“父母去世”。在父母健在时，秋草闭口不谈自己在硫磺岛的经历和生还的经过。因为秋草不想让自己这些过去的悲惨遭遇使父母痛心，因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秋草都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过去。

“我乘船前往硫磺岛时，没有亲属为我送行。我们的船在深夜起航，这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海盗船上。虽然在任职书上写着我的赴任地是第二南方方面派遣舰队司令部，但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甚至连乘坐的船是在向北航行还是向南航行都不知道。船经过小笠原群岛父岛后，我才知道目的地是硫磺岛。”

秋草开始说起自己去硫磺岛赴任时的情况。

对牵系着祖国命运的残酷战场——硫磺岛的第一印象，秋草如下描述：

“在我们登陆的西海岸海滨上，绽放着喇叭花一样的鲜花。最初看到岛屿南部的褶针山时，感觉他仿佛是个小号的富士山，


非常美丽。因此，刚到硫磺岛时，觉得心情还是比较兴奋的。不过在我登陆后不久，硫磺岛便遭到美军空袭，带着满脚的沙子逃跑时，完全没有活着的感觉。”

秋草是经过第二年（1945年）硫磺岛激战后从地下阵地“南方航空队总部壕”（通称“南方空”）中生还归来的一员。实际上大越、大曲也跟我们提起过“南方空”，秋草已经是第三位提起它的人了。

从硫磺岛生还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地下战壕藏身，最后生还的。这是因为在硫磺岛这座小岛上，几乎没有任何遮蔽物，日军只能在地下建筑以司令部为首的大小阵地。

“南方空”仿佛是一个引领着生还者的步伐并最终把他们吸引到一起的一个地下战壕。这样的命运安排令人感觉有点毛骨悚然。受访者们相互并不交流，我们沿着不同的路线前进最终都到达了同一个终点。

“南方空”是硫磺岛地下阵地中最大级别的阵地，同时随着战局的推移，其他地下战壕的生存者纷纷逃到此地，结果增加了硫磺岛生还者中“南方空归还者”的比例。这里汇集了来自于硫磺岛全部阵地的陆军、海军各部生存者。可以说，硫磺岛之战最后就凝结在这恐怖黑暗的洞穴中了。当然，南方空发生



的事实，并不能说是硫磺岛之战本身，但在了解硫磺岛之战后，你会发现，在这里，极限状态下守备队士兵们经历的残酷体验，则是最有代表性的。

担任通讯要员的秋草，经常收听到美军的无线电通话。从空中翱翔的“B-29”的无线电中，可以频繁地听到美国士兵的笑声。

“B-29从1万米高空飞来。即使是使用高射炮射击，也只能打到六七千米的高度。丝毫不用担心自身会被击中的美军放心大胆地前来轰炸。有时还会有类似随军记者的女人同乘而来，甚至可以听到热闹的笑声和高跟鞋走路的咔咔声。通过无线电通话，我们可以感觉出美国士兵是带着观光的心情飞到硫磺岛上空的。”

战术转变

攻占了塞班岛、天宁岛、关岛与马里亚纳群岛等日军要塞的美军，认为夺取硫磺岛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5天内解决战斗”——这是美军的计划。

美军的计划并非毫无根据。从6月15日登陆塞班到7月7日占领此地，美军只用了三周的时间。日本军“阿”号作战计划失败，导致双方胜负立辨。

在美军登陆塞班10日后，日军大本营执行了另一套方案：将预备夺回塞班的兵力分别派遣到菲律宾、西南群岛以及包括硫磺岛在内的小笠原群岛。也就是说，美军实质上用了10天便攻占了塞班。

与面积122平方公里的塞班相比，22平方公里的硫磺岛只有塞班面积的1/5。除了南端标高169米的褶针山外，硫磺岛地势比较平坦，也没有可以用来潜伏的大面积密林。因此，美军“5天攻陷硫磺岛”的计划，绝对不是乐观判断而来。

不过，美国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在硫磺岛上采用与塞班或关岛相同的防卫战术。日本在1943年11月15日发布的“岛屿守备队战斗教令”中有关于海边备战的记录。在接近海岸的场所修筑阵地，并在此处伏击歼灭从海上登陆的敌人，这是日本军队自古以来的防卫战术。可是这种战术在塞班和关岛却行不通。在凌厉的舰炮射击和轰炸下，日军在海岸线修筑的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这时美军才开始登陆作战。日军在水边阻止敌人登陆的战术对美军来说毫无威胁。



水边作战不能守卫硫磺岛——指挥官栗林中将的危机感一定比任何人都要强烈。栗林舍弃了在水边阻止敌人登陆这个日军的传统战术，取而代之的则是连己方听到后都要怀疑自己听力的作战计划，这就是：“不在水边发动攻击，任由敌人登陆。可以推测出美军登陆后会前往岛内三个机场中距离海岸最近的千鸟机场。守备队在褶针山和远山地区修筑阵地，把千鸟机场夹在中间，在自己的阵地中夹击前往飞机场的美军，把他们赶回海岸。”

马里亚纳海战已经证实了日美双方悬殊的军事差距。在损失了大量飞机和舰船的现状下，日军本部已经不可能再增强硫磺岛军备了。日军大本营下给守备队的“死守硫磺岛”命令并不是想在决战中击败敌人，而只是“为了推迟美军轰炸日本本土，哪怕只能推迟一天也要抵抗到底。”

为了把美军拖入持久战，栗林中将不只是舍弃了水边作战方案，还推行了可以称之为“巧计”的战术，那就是不在岛上修筑要塞，要把整个硫磺岛化成要塞。

硫磺岛是火山岛，岛上到处是天然的洞穴。栗林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天然地形。从司令部壕，到战车隐蔽壕、野战医院壕等，他把战斗中需要的阵地全部都分散建筑在地下，连接各个阵地的地下通道如同蛛网一般。司令部把它称为“复郭

据点”，无论是从空中还是从海上都看不到这个巨大的地下要塞。岛内这些地下构建的各个守备队防卫阵地，对登陆的美军士兵来说是看不到的死角，美国士兵只能遭受“看不到的敌人”的攻击。栗林中将使用的这个游击战术使日军在绝对劣势的局面下把战斗坚持到了最后。

指挥官在考虑到自军战斗力和地理条件后，决定在地下建设阵地，把水边作战转变为地下作战，这一决定毫无错误。

在硫磺岛本岛募集的士兵大多数是30岁到40岁的中年和十来岁的少年，这些人中不乏完全没有受过战斗训练的人。虽然其中有很多人连枪都不会开，但是在作战方案转变后，他们都被派上了用场，大半士兵得到的最初任务是挖坑建阵地。

岛上并没有挖掘隧道用的挖掘机，因此守备队的士兵必须全体出动，手工挖掘地下战壕。士兵们在没有挖掘工具的条件下，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建成了强大的地下阵地。

二次入伍

“我们想在广阔的柠檬草地上设置地下战壕入口，草地上有大块的岩石，我们便以这块岩石为顶棚挖掘战壕。岩石非常坚硬、泥土哗哗地散落下来。这项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由于在部队中聚集了各个行业的人才，在士兵们中有干过石匠的人，也有干过木工的人，我们很快便完成了阵地建设。完成阵地的建设后，连中队长都赞扬我们干得漂亮。”

原陆军下士官深堀正一郎，大正八年（1919年）生人，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被派遣到硫磺岛的士兵中，最精锐的当属鹿儿岛第145步兵连，其中有很多人出身九州。可是我们在采访时发现大部分出身九州的生还者们都已经过世了。深堀是我们找到的硕果仅存的出身九州的生还者。

在残留着异国风貌的长崎市中心部，有深堀长年经营的食品加工公司，现在已经交给儿子打理。我们在这个公司内，见

到了深堀。

“楼上的房间几乎已经不使用了。因为不景气，企业规模也缩小了很多。”

深堀边说边慢慢登上台阶，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使用过的最顶层房屋前。走路时几乎不迈右腿，因为右腿的大腿根儿在战斗中被子弹击穿，留下了后遗症。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清瘦、和蔼。他平时连一只虫子都不杀，询问后才知道他在战争前便是基督教徒。

那场战争彻底摧毁了深堀一家。他自己被送到了硫磺岛战场，而他留在长崎的家属因人类史上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被炸身亡。在侧耳倾听深堀平静话语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着这个世界高深莫测的黑暗面。

被送到硫磺岛的士兵们在招募入伍前，都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1942年11月兵役期满后，深堀在长崎的造船公司担任文书工作。可是随着战局的混乱，造船公司的年轻员工们接连被招募到战场。

深堀说自己当时已经预测到会再次被招募入伍。

“我觉得自己这次如果被招募入伍，恐怕很难生还，因此根本不想接受别人的提亲。尽管如此还是顺从养母的意思，相了三次亲，并于1944年7月25日结婚。25天后，妻子给公司打来了电

话。在电话中，我们的交谈十分简练，我只是问‘来了么？’妻子回答‘是的，红纸^①来了。’公司的人本来要为我召开送别会，但时间紧迫，我只得急急忙忙把我再次入伍的消息遍告亲戚，第二天早上8点便赶到久留米的野战炮兵连队报到。”

不可思议的地下战壕

作为飞机维护兵被派遣到硫磺岛的大越，除了飞机场上的任务外，还要参加修筑阵地的洞穴挖掘工作。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有些地方因地热和水蒸气的缘故，温度高达40度。我们在距离入口30米左右的地下挖洞，由于过于炎热，有时只能待上5分钟。那里挖出的泥土温度也很高，我们稍碰一下就会被烫伤。就算背箱运土也是非常辛苦的重度劳动。”

在被挖掘的战壕中经常会充满硫磺气，这导致不少士兵

^① 译者注：当时日本的入伍通知为红色。

产生了呼吸困难和身体不适的状况。加之白天美军频繁的空袭和舰炮射击，有些地方地下战壕的施工一整天只能推进一米。栗林指挥官的绝密计划进行的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尽管如此，士兵们凭着自己的忠诚，把地下战壕的全长推进到了18公里。

“虽然岛上遍布战壕，但从地面上看去丝毫发觉不出任何异样。夜里在岛上行走时，无数次在什么都没有的平地上突然跳出人来，把我吓得够戗。”（深堀）

深海孤岛的地表下，潜伏着21000名士兵，硫磺岛让人意想不到地化身为巨大的要塞。

仰天求水

对硫磺岛守备队来说，始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水源。岛上没有河流湖泊，饮用水只能依赖雨水。回想当年，大越说：“只要一开始下雨，守备队全员就都跑到外面接水，深夜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唯一的用水来源。”

士兵们拿着洗脸盆和饭盒，甚至撑开橡胶雨衣接雨水，总之能够利用上的容器全不放过，哪怕能多接一滴也是好的。突然袭来的局部暴风雨为南方群岛所特有，这对于硫磺岛来说是“上天的恩赐”。

然而，这一恩赐只能勉强保证 1000 左右岛民的日常生活，却远远不能满足岛上 2 万多士兵干渴的喉咙。收集的雨水储藏在汽油桶里，从雨停后开始一点点使用。虽然保存在汽油桶里的雨水没有任何卫生保障，但这些混杂着汽油桶铁锈、已成为浑浊红茶色的雨水在士兵的眼中无异于救命的解药。

“那是已经臭了、味道很难闻的水，直接饮用实在是难以下咽。为了遮掩住雨水的味道，我们在煮沸后的水里加入茶粉。但由于水中混入了汽油桶的铁分子，茶水最终成为漆黑色。”
(大越)

然而对守备队的士兵们来说，这漆黑色的茶水也是珍贵的盛宴。在战场上，不能每次都把雨水煮沸冲茶。岛上每天供应的饮用水每人只有一水壶。钻到高温的地下，从事挖掘战壕这种重体力劳动的士兵，毫无疑问需要大量的水分。几乎所有的士兵都会因为无法忍耐喉咙的干渴，而直接用水壶中的陈年雨水滋润肺腑。另外，还有些士兵因为一壶水不够喝，而直接饮用地下涌出的盐水或混合着硫磺的泥水。

士兵们喝到嘴里的水，不仅仅是难以下咽。

“硫磺岛上没有蛇也没有老鼠。估计是因为环境恶劣得连动物也无法生活吧。”（秋草）

虽然没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但岛上却有很多昆虫。辛苦积攒的雨水，经常因为苍蝇、蚊子的滋生而被污染。

“赴任的士兵们每隔一周或十天，都会得上一次地方病——腹泻不止。可是无论身体病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只能忍耐并尝试着慢慢适应这种环境，因为长官们说：‘你们已经没有换岗的可能了’。幸运的是，我的身体还没坏到那种程度，还能自由地进行飞机场的维护工作。看到我的工作状态后，市丸少将（利之助，硫磺岛守备队第27航空战队司令官）还特意给我颁发了感谢状。由于其他士兵的身体状况真的是太惨了，所以我在普通的状态下工作就能得到感谢状。虽然有很多应征入伍的士兵才40岁左右，但在11个月之后的他们就已经像老人一样步履蹒跚了。我当时一直怀疑，这样的我们还能战斗吗？”

渺茫的希望

因水质问题，阿米巴痢疾和副伤寒在守备队中蔓延，所有的士兵都饱受慢性腹泻的折磨。地方病加上营养不良和长期疲劳过度，有些士兵早早地去世了。

“应征入伍的士兵并非都是心甘情愿参军的，收到红纸后如果拒绝从军的话，在当时根本活不下去，从父母、兄弟到亲戚朋友，人人都会受到惩罚。因此，牺牲自己一人，奔赴战场，是保护家人的唯一办法。不是每个士兵都做好牺牲了的准备，守备队中有很多士兵都希望自己能活着回到亲人身边。在战争的最前线，有很多士兵在垂死之际，大喊：‘我还必须继承家业’，‘我喜欢的人还在等着我’，‘我真的不想死在这里！’等等”金井这样说道。

有很多作为候补被招募到军队的士兵都非出于自愿，他们与留在日本本土的家人分别时，把照片带在身上。虽然军队规定禁止携带家人的照片进入战场，但实际上偷偷把家人照片带

到战场的士兵不在少数。虽然当时未婚的金井没有携带照片，但他身边有很多年长的士兵偷偷拿出照片，给他展示自己心爱的家人。


当然，也有人完全不考虑留在故乡的亲人。两次应征入伍的深堀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坚信着为国捐躯是理所应当的事。当时考虑的只有食物问题，一点儿都不担心家人的生活现状。为什么没考虑过家里呢？可能是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吧。虽然如此，但现在想想，还是感觉当时的自己有些疯狂。”

结婚后第25天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的深堀，怎么可能完全不考虑亲人的感受？我们推测深堀内心深处唯一的理由或许就是前面说过的：“如果这次被招募入伍的话，恐怕不能活着回来。”

为了祖国而必须战胜美国，或者说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只能为国献身，这确实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虽然有些人因战场上恶劣的环境和过重的任务，在美军登陆前便撒手人寰了，但却没有士兵在最初便舍弃生还的希望。

“因为硫磺岛是东京都的一部分，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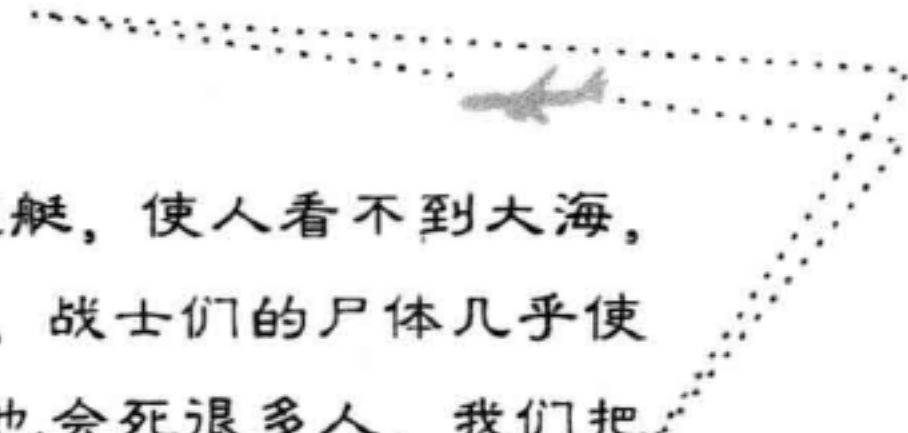
斗，我想我们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弃我们而不顾的。大家都坚信即使处于劣势，援军也一定会赶来的。”（金井）

然而，2万多位士兵的希望，却被大本营无情地扼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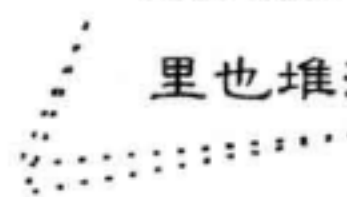
第二章

● “讲述过的”战斗与 “未讲述过的”战场

● 讲述过的战斗
● 未讲述过的战场



在美军登陆前到处都是舰艇，使人看不到大海，现在跟那时也一样，尸横遍野，战士们的尸体几乎使人看不到地面。在战壕中每天也会死很多人，我们把战死的士兵们搬到那些或大或小的战壕里，结果战壕里也堆满了尸体。



敌我之差


“这场战争，日本有获胜的可能吗？”有位士兵说，在派遣到硫磺岛之前，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为了采访到这位兵士，我们从东海道新干线换乘山阴干线，来到山间宁静的小镇。被派遣到硫磺岛生还归来的战斗机驾驶员、原海军少尉竹内昭，便住在这里。

竹内昭，大正十三年（1924年）生人，也是“南方空”的生还者之一。

我们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这个铺着黑瓦，像老房子一样庄重的农家院。深山里的野猪、鹿和猴子好像都是这座小镇上的常客。在当地，竹内是一位名士，多年来一直担任小学校长的职务，退休后是“退休校长会会长”。现在竹内已经把会长的职务让给后任者，自己努力耕种，自食其力。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时，竹内正在起居室准备资料。

竹内非常赞同我们“不能让战争记忆风化”的观点，可是



在面对镜头时，对于自己应该把经历讲到什么程度为好这个问题，竹内还是犹豫了一下。竹内担心电视播放自己的叙述时会断章取义，导致观众误解。外界大致的流传是竹内“乘坐零战（零式战斗机）”。但竹内从来没对任何人详细讲述过自己在硫磺岛有什么样的经历。在采访中，竹内以“绝对不只是漂亮话！”开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经下定了实话实说的决心。

竹内对被派遣到硫磺岛之前发生的事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于1943年9月30日加入土浦的海军航空队，入队仪式上，东久迩宫陆军大将训话，他的话让我们出乎意料，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们是因为憧憬着佩带上短剑而加入海军的。但现在美军的武力胜过日本数倍甚至数十倍。我希望你们在乘坐战斗机战斗时，都有身负炸弹冲向敌人和驾驶战机撞向敌人的决心，如果没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日本将无法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当时我就想，这个高贵的人终于说了实话啊。”


特攻精神

司令官级的日本军人自然深知战局形势的严峻。“抱着炸弹冲撞敌人”这种特攻精神意味着对国家的终极献身。硫磺岛守备队指挥官栗林忠道对此应该是有亲身实感的，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鼓励这种特攻精神则无法守住硫磺岛。在栗林到任后，发给士兵们的《敢死书》是这种精神最形象的体现。

敢死书

我等全力以赴死守本岛
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
我等挺身杀入敌阵与其搏杀
我等以百发百中的枪法射杀敌人
我等各自歼敌十人前决不先亡
我等即使只剩一人也依然要与敌人游击到底

1944年11月1日，美军使用在马里亚纳群岛配备的长距离战



略轰炸机 B-29，首次在东京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同月 24 日，80 架 B-29 轰炸机从马里亚纳基地飞向日本本土，在东京投下大量炸弹。

美军使用 B-29 开始空袭日本本土，充当防洪堤的硫磺岛守备队意识到与美军的决战迫在眉睫。可是在士兵中有很多人在事前根本没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来到硫磺岛后，只在现场接受了一些自杀式的战斗技能训练，如“杀入敌阵”和抱着炸药冲撞敌人战车的“肉搏训练”等。他们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地下修筑战壕，缺乏作战能力的士兵大有人在。

金井说，自己和一位名叫田井滋的部下间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友谊。

“因为田井滋没受过任何陆战作战训练，发给他的枪他根本不会使用。尽管处在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攻击的状况下，他还是带着羞涩的笑容问我：‘金井军曹，这枪怎么上子弹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张微笑的脸庞。”

金井说在岛上待时间长了，士兵们无一例外地都变得像机械般面无表情了。在此时看到部下的笑容，我仿佛又找回了被残酷环境压抑殆尽的人性和久违的人情味。

很显然，战斗中士兵们是不可能有什么笑容的。美军开始登陆作战前，士兵们必须学会使用枪支。显而易见，无论是兵

力还是战斗力，硫磺岛守备队都处在绝对不利的地位，但硫磺岛守备队却不得不强行开战。为了弥补己方的不利，只能让每个士兵都具备强韧的意志力。

1945年初，指挥官把决战心得《胆兵战斗心得》^①配发给士兵们。

胆兵战斗心得

战斗准备

一 无论在空袭中还是在陆战中，都要争分夺秒坚守阵地打倒十倍的敌人。

二 战友牺牲了也一样要坚守阵地，向四面八方的敌人射击。


三 在阵地上积蓄粮食和水，在猛烈的炮火中没有后方补给，做好思想准备迅速行动。

防卫战斗

一 练就百发百中的好枪法，射杀来犯美国鬼。

二 不要像演习那样草率行动，注意敌人的子弹，寻找打倒敌人的好时机。

^① 译者注：“胆兵”中的“胆”字为守备队的标志。



三 一个人牺牲都会导致阵地出现漏洞，活用工事和隐蔽物，伪装隐蔽不能大意。

四 用炸药炸毁敌人的战车，把上面全部的敌人全部消灭，这才是最高的荣誉。

五 听到战车的轰鸣也不要惊慌，而是永不间断地快速射击。

六 敌人冲进阵地也不要慌张，消灭敌人，死守阵地。

七 分散在岛上各地作战，难以统一指挥，由各阵地干部指挥战斗。

八 任务第一，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立下功勋。

九 坚强的勇士们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也要消灭敌人。

十 个人的强悍也是取胜的要素，“胆兵们”（守备队员）不要因为苦战而意志消沉，急于求死。

十一 哪怕只是多一人也要多消灭一个敌人，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消灭十个敌人再牺牲，这才是光荣的战死。


十二 即使是负伤也要继续战斗，坚决不当俘虏，直到最后时刻也要跟敌人拼杀。

求死不得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不要轻易自杀或发起最后的突击，绝对不当俘虏”——《战斗心得》中，处处可见“为了进入持久战而生”的残酷词汇。

栗林尽量避免士兵们出现一般意义的“玉碎”。为什么要这样呢？回顾从阿图岛、吉斯卡岛，到马金岛、塔拉瓦岛、贝里琉，这些全部是以日本方“玉碎”而收场的太平洋岛屿战。栗林考虑到在硫磺岛发动自杀式突击很难拖延美军的时间，由于硫磺岛的防卫直接关系到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因此，尽量拖住美军才是防卫的重点，哪怕能多拖一天，也绝不放弃。栗林的决心尽数写入了《战斗心得》。面对这本心得，士兵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硫磺岛是连“逃避痛苦，选择死亡”都不能的战场。

“在塞班岛、天宁岛、关岛时，教导士兵们即使自己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也要回到后方继续和同伴们共同战斗。但在硫磺



岛，始终都是要士兵们死守自己的阵地。因为如同大家知道的那样，硫磺岛是很小的岛屿，向后方撤退的话只能落入大海。因此，栗林下达了绝对不能离开自己阵地的命令。“每人消灭十个美国士兵，日本必定取胜”的思想。被反复灌输到每个士兵的头脑中。”（大越）

每位守备队的士兵们都把《敢死书》和《战斗心得》上的文字记录在自己的军队笔记上。还有些部队为了把这些内容铭记在心，每天早上都要反复咏唱。

在毫无胜算的决战开始前，栗林中将已将“死守硫磺岛，绝对不认输”的坚强信念根植于士兵们的心中。

同归于尽

美军在塞班、关岛等地建立航空基地，使大规模出动 B-29 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成为可能。可是，从马里亚纳到东京之间这 2600 公里的距离，使往返于其中的美国士兵们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 B-29 在长距离飞行途中很可能产生机械故障和燃料不

足的问题。实际上也有生还者在证言中说，曾经看到过美军的B-29轰炸机坠入硫磺岛周围的大海中。虽然美国有最新的长距离轰炸机，但要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这也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面对B-29的轰炸，日军并非束手无策。最初空袭的3天后，11月27日上午8点，2架侦察机和12架零式战斗机从硫磺岛千鸟机场起航，向马里亚纳群岛出击，突袭美军塞班基地，摧毁了美军B-29轰炸机4架，击伤敌机13架^①。

此时对美军发动攻击的日本飞行队，在其后被称为“第一次御盾特别攻击队”，只有一架侦察机逃脱美军追击逃到马里亚纳群岛北部的帕甘岛。据说攻击队驾驶员在出发前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燃料耗尽之前，他们一直驾驶飞机盘旋在上空攻击塞班基地，最后一刻便撞向敌机或敌方军事设施。

以这个“第一次御盾特别攻击队”为首，日军向马里亚纳基地发动了零散的攻击。也有个别的美军B-29轰炸机在飞向日本途中被硫磺岛上起飞的零战式战斗机击坠。

对美军来说，在硫磺岛上有日军基地，是战略上非常棘手的事实。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美军急于执行夺取硫磺

^① 《战史业书》记载。这次突袭，日本取得的战果，在其他书籍中有多种不同记载。



岛的登陆作战。

“D - Day”——美军这样称呼开始硫磺岛登陆作战的日子，而这天已迫在眉睫。

舰炮轰炸

“眺望大海时，平时可以看到远方的水平线。可是在那天，却看不到水平线。数量惊人的美国舰队几乎湮没了水平线，把硫磺岛团团包围。”

秋草回顾着 1945 年 2 月 16 日清晨硫磺岛的样子。在此之前，周围的美军舰队便监视着硫磺岛，不断进行舰炮射击、派遣舰载战机发动攻击。但在这天，呈现在硫磺岛周围的异样光景，使守备队士兵们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

大越被派遣到海岸侦察敌人情况，观察之后他惊慌地跑到总部战壕报告。大越说：“我当时报告说：‘敌人的舰艇把硫磺岛团团包围，我几乎看不到大海。’结果对面的长官大喝‘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即使被殴打，大越也不能更正自己的报告内容。因为“几乎看不到大海”绝对不是夸张的表现，而是大越亲眼所见的事实。

关于几乎掩埋了海面的大舰队，有位军官说出了让人意外的事。大曲说道：“军官们都说那支舰队是开往冲绳的。最初我觉得这可能是安抚士兵的说法。不过听到军官说‘为了夺取这么个小岛，没理由出动那样的大舰队’时，我也觉得为了攻占硫磺岛出动这样的舰队，好像是有点太夸张了。”

这天，据说有一百来艘美军舰艇包围了硫磺岛。当天上午7点左右，90架舰载机开始轰炸硫磺岛。随后海上的舰艇也开炮射击。在太平洋战争史上深深刻下自己名字的硫磺岛攻防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指挥官栗林判断，美军企图登陆，命令硫磺岛守备队全员进入完全迎击状态。

战斗机飞行员竹内，从长官处得到紧急出击命令：“如果在南码头发现类似登陆艇的船只，就带上炸弹击沉它。”竹内说：“我赶到机场，发现除了一架战斗机外，全部飞机都被炸毁了。我虽然在这最后的一架飞机上装载了300公斤炸弹，并且在跑道上蹒跚而行，但却不能起飞。因为在美军的轰炸下，跑道上全是大坑，根本不能滑行起飞。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命令



也无法让飞机飞起来。我只能再次把飞机藏在隐蔽壕里，然后返回阵地。”

凭借军备实力大显神通的美军，通过炮击轰炸，使日本的航空基地瘫痪了。我们的基地完全丧失了机能。

“更可怕的是，舰炮射击出的是定时炸弹，落地数分钟后才会爆炸。因此，在确认了炮弹的落地点后，日本士兵会急速跑到跟前，在炮弹旁边插上红色的小旗子。”

栗林指挥官的作战方针是先让敌人登陆然后再发动反击。因此，在美军最初发动怒涛般的攻击时，守备队没有任何直接的抵抗。

“因为在美军开始登陆后，战车部队也会侵入硫磺岛，所以我得到在千鸟机场埋放炸弹的命令。总之是用炸弹代替地雷。虽然准备了30枚左右重6公斤的炸弹前往飞机场，但是舰炮射击异常猛烈，像苍蝇一样多的格鲁曼战斗机盘旋在硫磺岛上空，并不时向地面射击，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工作。虽然我们近10年在学校接受训练，如《步兵操典》所示，学习陆地作战的方法，但在实际的战争中，我才知道那玩意儿根本没用。”（大曲）

走出阵地战壕的深堀，在遥远的高空发现了日本本土援军特攻机的身影——他这么认为着，并向天空中不断高喊万岁，

然而那身影其实属于美军格鲁曼战斗机。深堀慌忙跳入战壕，总算逃过了一劫。但是他却感受到与破坏力惊人的舰炮射击相比，根据士兵运动追踪瞄准射击的格鲁曼战斗机机枪，是另外一种恐怖。

大越追忆着在机枪扫射下牺牲的战友。“手里还拿着铁锹就躺下了，我问他‘怎么啦’，他也不回答。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已经中弹身亡了。战斗机机枪的子弹间隔只有50厘米，如果与飞机飞行方向保持一致地趴在地上，绝对会被子弹击中。因此一旦听到战斗机的声音，决定卧倒时，必须先要考虑飞机从哪个方向来。”

美军连续3天，从海上和空中向硫磺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守备队的士兵们没有任何反击，只是躲在地下战壕中。

太阳消失了

在猛攻的第三天，“太阳消失了”金井说道。

“褶针山方面突然出现了美国大编队轰炸机。仰望天空，巨

大的机翼相互重叠，完全挡住了阳光，当时像日食一般昏暗。说起那时的攻击，简直如同万雷齐发，巨大的轰鸣声不但震耳欲聋，连大脑也被震得思维混乱，非常可怕。”

3天内投掷在硫磺岛的炸弹大约700吨，射到硫磺岛的炮弹达到5000吨。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要夺取硫磺岛了，而是要把整个硫磺岛摧毁。虽然美军攻势惊人，但在深夜美军停止攻击时，我还可以悄悄地来到飞机场巡视。在机场，我发现了炸弹的碎片，碎片上竟然印有日本的标记。我认为可能是由于当时日本的火药技术更为发达，所以美军直接夺取了在塞班或天宁岛的日本炸弹。一想到美军直接使用日本的炸弹攻击硫磺岛，我就无法平静。”（大曲）

象征着硫磺岛的褶针山，在遭受到猛烈的炮击后，山顶部分塌方，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形状。生长在岛上仅有的番木瓜树和香蕉树都被连根拔起。秋草在最初登上硫磺岛土地时，在海滨看到的小花也消失了。硫磺岛成为一块地表只剩下土砂的焦土。在这种瞬间改变岛屿景观的攻击下，守备队的士兵们只能潜伏在地下忍耐。大越说，在此时甚至出现了患上精神疾病的士兵。

“在地下战壕中，听到‘扑扑’声便知道是轰炸机正在接

近，有人像患上恐惧症一样浑身颤抖。我们这些正常人无论怎样按住他，他都不能停止颤抖。可是，轰炸机的声音消失后，他便奇迹般停止了颤抖。在年长的补充士兵中，有不少人都经常表现出这种症状。”

地下战壕中闷热、昏暗，大群的蟑螂和蚂蚁在士兵们脚下爬来爬去，光是这种生活便已经让士兵们疲惫不堪了。再加上仿佛要把整个岛屿炸飞、似乎要追击到地下战壕的炮击轰炸，在这样的不断折磨下，士兵中连续出现心神衰竭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可是，这不过仅仅是修罗场的入口而已。

连续3天断断续续的炮击轰炸后，硫磺岛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了美军手里。

1945年2月19日上午6点，硫磺岛被500艘以上的美军舰艇团团包围。美军一口气增加的大量舰艇中，还有海军陆战队士兵乘坐的运输船船队。

“D-Day”是美军执行硫磺岛登陆作战的日子。登陆部队中第56任务部队的司令官霍兰·史密斯中将，在3天前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预计在5天内占领硫磺岛，做好了士兵伤亡15000人的思想准备。”可是，可以说他的估计只是假设在“最顺利的”前提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夸耀着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百战

百胜的强悍，可是这次却背叛了史密斯中将的预测。IWOJIMA^①，正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

美国人眼中的硫磺岛

现在在美国白宫西方3公里，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阿灵顿，每年夏季在星期二的傍晚都会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这仪式被称为“硫磺岛纪念——日落仪式”，由现役海军陆战队员参加，也面向市民。每次都有1000到2000名参观者参加。在暑假期间，参观者中有很多都是来华盛顿特区观光的客人和其他州的中学生和高中生。

彰显美国海军陆战队存在的重要意义，是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所在。正如指挥太平洋战争的一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大将所说：“uncommon valour was a common virtue（非凡的勇气是应有的美德）”，硫磺岛之战的胜

^① 硫磺岛。

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大的荣耀，这个荣耀让美国国民肯定了它存在的价值。


耸立在广场的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被称作“世界最大的青铜像”，它是以在硫磺岛之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褶针山山顶升起星条旗的画面为基础建造而成的。最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硫磺岛三部曲”之一的《父辈的旗帜》也是以此画面作为海报的。经历过太平洋战争时代的美国人，恐怕没人不知道这座雕像象征着什么，日本人自然也知道其中的意义。

对美国人来说，纪念碑和仪式都在昭示国民：半世纪前爆发的硫磺岛之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的胜利，我们的国民不应该忘记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

那么，作为曾经当事者的美国士兵，又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呢？在收集日方证言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尝试着寻找美军老兵，请他们讲述他们眼中的硫磺岛之战。

原海军陆战队队员阿尔·贝里，1925年生人。他在网站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有关海军陆战队队员转战关岛、塞班等地的回忆。

贝里是位经历过马绍尔、罗伊那慕岛、塞班、天宁岛等战斗的陆战队队员，我们通过邮件多次联系，他才答应了我们的采访。6月下旬，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贝里家中，我们对他进行



了采访。

站在对面迎接我们的贝里，由于还保持着年轻时的风貌，与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照片差别不大，正如我们想象，贝里是一位开朗的白人男子。

一望无际的佛罗里达的蓝天与灿烂的阳光，再加上敢于光明正大公开战争经历的行为，我们觉得“对贝里的采访一定会以他没完没了的讲述自己的战功和英勇事迹而结束。”

但事实恰恰相反，贝里在摄像机前讲述的内容却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凄惨经历。

“心坠入深渊。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也没有任何人获胜。”贝里说这些话时的表情完全不像是胜利者。

贝里所属的“海军陆战队第4师团第24连队第一大队A中队”在硫磺岛之战中，被派遣到激战的最前线。250名士兵中，包括贝里在内的全身而还者只有7人，这一数字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战斗的惨烈程度。

2月19日——顺利的登陆

贝里从美军即将登陆硫磺岛前开始讲述。

“向硫磺岛出发的第一天，也许是在途中，我看到了硫磺岛的模型。我觉得作战会非常顺利，因为硫磺岛很小，而且在岛上没有能让人隐藏的大森林什么的。我们的指挥官甚至计划在两到三天解决战斗。”

2月19日上午6点40分，包围硫磺岛的美军舰队逼近距硫磺岛海岸一二公里处，同时开始舰炮射击。在上午8点多，大约12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同时起飞，在硫磺岛上空不断轰炸、射击。我们在海上和空中发动的猛烈攻击持续了2个小时以上。

上午9点后，在硫磺岛南侧约3公里处被称作“二根滨”和“翁滨”的海岸上，约250艘美军登陆舟和500辆水陆两用装甲车蜂拥而至。在后方支援射击掩护下，第4、第5海军陆战队师团士兵9000人开始登陆。不过，此时的情景与马里亚纳群岛登陆作战时明显不同。

在塞班、天宁岛和关岛等地，日本军采用传统的水边作战方式。在这种作战方式下，对于美军士兵来讲，登陆的瞬间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这时他们是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下的。在硫磺岛之战中，美军士兵都做好了登陆时遭遇激战的思想准备，但这次的登陆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美军轻松的成功登陆了。士兵中传言，在登陆前三昼夜的无情轰炸射击已经击溃了硫磺岛上的日军。

在没遭受到任何反击的海岸线上，美军最初的登陆作战一帆风顺。然后，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开始分别向南北两路进击。

皮特·贝纳贝基，1922年生人，他是另一位曾经参加硫磺岛登陆作战的原海军陆战队队员。作为海军陆战队第4师团第23连队的一员，他冲在战场的最前线。与贝里相同，他也是在硫磺岛激战后少数生还的美军士兵之一。

贝纳贝基的家在距离华盛顿特区车程大约3小时的特拉华州。

在硫磺岛登陆作战时，贝纳贝基是海军陆战队第4师团第23连队第2大队F中队的一员，该中队226（途中补充102人）位士兵中，在此次战役中未有伤亡，全身而还的士兵只有七八个人。

陆地遇阻


贝纳贝基清楚地记得美军登陆时发生的一切。

登陆开始大约一小时后，舍弃了水边作战的硫磺岛守备队，开始了准备充分的攻击。

“登陆本身并不困难。但是登陆以后立即遭受到迫击炮和枪击的顽强抵抗。最惨的是在沙地上移动困难，无法按自己的想法行动。站着行动就等于是自杀。我们当时能做的事只有趴着。发现凹地立即趴在那里，只能那样等待着攻击的结束。”

还有些海军陆战队队员用“牵绊住我们的咖啡豆”来形容硫磺岛海岸上漆黑的沙子。由火山灰堆积而成的海边斜坡非常容易塌陷，严重阻碍了美军的行动。

原本这一瞬间才正是栗林指挥官计划发动一齐反击的时机。但是，守备队的反击与栗林设想稍稍有些不同。因为在美军登陆两天前，隐蔽在褶针山山麓的炮台因为向美军舰队发射平射炮而暴露了目标。大曲下面的证言讲述了硫磺岛之战背后不为



人知的真相。

“本来应该在得到开火命令之后再发射炮弹，但是几百艘敌船近在眼前，由于无暇考虑，炮台士兵焦急的发射了炮弹，结果暴露了褶针山上的要塞。美军在登陆前发动了几乎把褶针山削平的集中攻击。”

褶针山上的炮台已经被美军知道了。但是，他们对岛内几乎无数的地下阵地战壕却毫无察觉。

美国士兵们在沙滩上无法自由行动，硫磺岛守备队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射击，其中还包括拥有强大破坏力的火箭炮。为了找到藏身之所，美军士兵们纷纷跑到沙滩的洼地上，而在那里却布满地雷。日本军顽强的抵抗远远超出美军的想象，身经百战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陷入混乱。

预言成空

“那时实在是太惨了。负伤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回船中。我看了一下，其中还有失去双腿的士兵。我从来没见过这

样的情况，当时我开始想‘坏了，这场战斗比预料中要艰苦很多。’”（贝里）

10点30分，即作战开始后一个半小时，约8个步兵大队和一个战车大队，合计大约9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硫磺岛。然而，在覆盖着漆黑沙子的海岸上，美军几乎不能前进。而且每当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美军都会有大量牺牲者倒下。

“夜晚，我们趁着黑暗尝试进入硫磺岛。由于地面上到处都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我们无法看到，所以只得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瞬间。当时我头脑十分混乱，以为只剩下自己还活着，周围一片死亡的恐怖。”（贝里）

仅在执行登陆作战的10日当日，美军就战死501名、抢救无效死亡47名、负伤者1755名、失踪士兵18名，另外还有99名士兵患上战争疲劳症（PTSD = 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合计2420人。这个数字实际上相当于登陆兵力的8%。另外，美军还有大约15辆战车、20辆水陆两用装甲车和100艘以上登陆用舟艇被硫磺岛守备队击毁。让美国为之骄傲的无敌海军陆战队，这次不但没有完美演绎登陆作战的剧本，还遭受到了重创。

美军的“5天内攻陷硫磺岛”这一预言，在第一天便被彻底推翻了。

从“万岁突击”到“以一杀十”

登陆的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都怀有同一个期待。贝纳贝基说道：“在此之前与日军的战斗中，一般到了夜晚日本士兵必然会发起‘万岁突击’。我们都在期待着它，等待着它的到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敢发动‘万岁突击’，那必将是自取灭亡。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发起‘万岁突击’，而是计划打一场持久战。”

在塞班和关岛等地，当没有胜算时，日本士兵经常发动舍身攻击：手持军刀或者是手榴弹，大喊着冲入敌人的阵地。美国士兵把这种最初已经打算战死的自杀式攻击，称为“万岁攻击”，并对此十分恐惧。其实，“万岁攻击”本身给予美军的损伤几乎为零，让美国士兵感到恐怖的是日本士兵冲入敌阵与自己同归于尽的样子。这种日本士兵在临死前高声呐喊暴露自己的“万岁攻击”，对美军来说是一种非常容易应对的战术。

可是，在硫磺岛守备队像语录一样朗诵的《战斗心得》中，

只有“陷入苦战也不要急于求死”的训诫。鼓励和期待日本士兵们“消灭十个敌人再牺牲”的训条正是栗林指挥官戒备士兵们使用自寻死路的“万岁攻击”的手段之一。硫磺岛守备队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死守硫磺岛”，战斗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在战前得到的日军以往战斗的相关情况和这次硫磺岛的情况明显不同，这使美军士兵们不知所措。贝里也曾说过自己在战场上不知所措。

“以前与日本交战，无论是在哪个岛上，都有万岁突击。那时我们只要在战壕中等待就好，等待着他们自己冲到面前送死。因此，我们经常能战胜他们。然而在硫磺岛上，我们的地位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洞穴中，我们一旦行动便会遭到攻击。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从这个洞穴射击时，他们却从那个洞穴开火。日本兵的狙击水平很高，几乎枪枪都命中颈部或者是头部。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到底藏在哪里。当我们把手榴弹扔到洞里，觉得这回安全了时，却往往会遭到来自其他洞穴的攻击。我们实在是备感挫折，情绪低落，硫磺岛之战实在是出人意料的艰苦。”

对于自己最初与藏在地下的敌人战斗时的经历与感受，贝里是如上描述的。

从勉强可藏住一名士兵的、被称为“章鱼壶”的小洞，到墙壁和天井都由混凝土加固的司令部战壕，据说日军在岛内修建了1000座以上的地下战壕。在光线充足的白天，日本士兵几乎不离开战壕，主要工作就是从地下战壕不断向敌人射击或者炮击。日军士兵一般只在夜晚才会在地面上活动。在太阳落山后，趁着昏暗的夜色，日军士兵向美军阵地发起奇袭，但那并非“万岁突击”，而是抱有“以一杀十”决心的肉搏攻击。

“一到早上，周围净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昨天还在一个连队中共同生活的同伴们，今天就失去了生命。看着当时的情景，我觉得自己也无法从这座岛上生还回国。”（贝里）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害怕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日本士兵。

2月20日——美军的总攻击

2月20日是美军开始登陆的第二天。美军从清晨开始攻击。他们以海面上的舰炮射击和空中的机枪扫射掩护登陆部队，并以强悍的坦克部队作为开路主力。主力“M4萨满坦克”是美军

自行开发并批量生产的，是汇集了他们引以为耀的世界三大汽车厂商“GM”、“克莱斯勒”、“福特”之精华的作品。带着拥有压倒性破坏力的精锐坦克部队，美军攻入了硫磺岛内陆。

硫磺岛守备队也配有坦克。不过贝里证明，虽然同样是坦克，但与美军的坦克相比他们的就像一只小甲壳虫。“看到日军的坦克时我被惊呆了，它的个头太小了，简直是不堪一击。我身上‘BAR（白朗宁自动步枪）’的穿甲弹就能对付它。”

大越说，两军于战场上消耗的炮弹量在比较之下，让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日美坦克在性能上的差异，其攻击力差异更为悬殊。“虽然同样使用机枪，日军必须尽量保证弹不虚发以节约子弹，而对方的子弹却像雨水般泼过来。尽管我们这边可以躲进阵地战壕的小缝隙间伸出枪口射击，但敌人却向这个小缝隙不断扔出闪光弹，使我们根本就无法抬头，也无法锁定目标射击。没办法，在闪光弹飞来的方向，我们只能用木棒调整枪口，拉动扳机上绑着的绳子，一发一发地射击。”

在强大的攻势下，美军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阵地。硫磺岛内重要据点之一的千鸟机场也在这天的12点左右被美军占领。然而，美军牺牲者的数量也与美军取得的战果成正比。美军的死伤者，两天内高达4574人。

硫磺岛守备队也毫不退缩、殊死抵抗。无论是士兵的数量、

还是装备和武器，日军明显处于劣势，但是日本士兵却牢记着“在气概和斗志上绝对不能输给美国”的教导。日后值得给这个“斗志”大书特书一笔的事件发生在2月21日。

2月21日——特攻机奇袭成功

这日上午8点，日军由32架飞机组成的攻击队从千叶县的香取机场起飞，共有舰上轰炸机“彗星”12架、舰上攻击机“天山”8架、零式舰上战斗机（零战）12架。^①这是两天前快速组建的“第二次御盾攻击队”，即“神风特攻队”。

第二次御盾攻击队经过八丈岛基地，于下午4点后到达硫磺岛附近上空。此后，特攻机分为5波，向美军舰艇发动突击。奇袭奏效，美军护卫航母“俾斯麦”号被击沉，战死217人。另外，大型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重伤，当时战死者及失踪者123人、负伤者中有129人因不治而亡。舰上一片火海、36架飞

^① 编注：飞机数量有其他说法。

机被摧毁，其他还有多艘舰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从本土赶来的特攻队取得的丰厚战果，使硫磺岛守备队士兵的士气大增。可是，大本营并未下达编成第二次御盾攻击队命令，下达此次命令的是第3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谨平中将。

此时，大本营已经抛弃了硫磺岛。

被抛弃的战场

1945年2月6日，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共同商定的《陆海军中央协定研究（案）》中，关于硫磺岛支援问题有这样的记载：

“在无法补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硫磺岛落入敌手。”

硫磺岛被定为一枚“弃卒”，大本营在美军登陆前，就已决定把重点转移到集中兵力防卫冲绳和日本本土。在硫磺岛的士兵们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粮食和武器的补给，也没有任何增援，对大本营不信任的情绪开始在士兵中蔓延。通讯兵秋草说：“从通信所发到大本营的报告虚假得令人惊讶，很多都是日军损伤轻微、击沉了

美军军舰、日军损伤为零之类的报道，与眼前战况大相径庭。”

另外，日军还制作了蒙蔽国民的影像。这些影像根本不是什么战场的实录，而是事前拍摄的士兵在岛上训练时的场面。配上如下解说，大本营用这个影像极力宣传着硫磺岛守备队的英勇。

“我们拥有火热的斗争精神。现在在这个岛上迎接4万多敌人的是肉搏攻击、对坦克致命的冲撞攻击，还有刺刀和反抗精神。”

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振奋人心的标题：《已经杀伤二万余敌人》、《皇军寡兵勇战》、《坚守着玉名山、大阪山、东山、北部落等各个据点》、《硫磺岛敌人悲惨的流血》、《堡垒上敌人尸体堆积成山》、《东神海岸击退敌人》、《摧毁其坦克百辆以上》。

国民对硫磺岛上发生的残酷现实一无所知，正如硫磺岛的士兵们对自己已经被放弃一无所知一样。大本营利用一无所知的硫磺岛守备队充当英勇战斗精神的榜样，使一无所知的国民战意高涨。


2月23日——褶针山上的星条旗

2月23日，从美军登陆开始数的第五天，这是司令官霍兰德·史密斯在事前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预计在5天内攻陷硫磺岛”的最后日子。

海军陆战队士兵中的一部分士兵，从登陆那天起一直以褶针山为攻略目标。褶针山是硫磺岛内唯一可以俯瞰全岛的场所。它对日军来说，也一样是硫磺岛内最为重要的阵地。

褶针山上修筑了很多从外面看不出来的巧妙伪装的“碉堡”（混凝土制阵地战壕）。守备队在“碉堡”中拼死抵抗。可是，随着美军的逐步逼近，日军发炮时的闪光可以被对方看到，美军根据这些闪光逐一确定了“碉堡”的位置。

美军找到7个地下战壕的入口，并将其爆破封锁。进而使用挖掘机挖开地下阵地的天井，投入燃烧弹原料之一的黄磷。隐藏在地下死守褶针山的300名守备队士兵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22日，美军完全包围了褶针山。



金井说褶针山的激烈战斗，通过无线电传达到大约2公里外的海军警备队总部。“从褶针山的炮台传来‘总部在干什么！总部在干什么！’的怒吼声。虽然非常清楚他们在拼死战斗，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坚决死守自己的阵地，不许行动。我们很想去援救他们，但得不到长官的允许也是爱莫能助。”

第二天，即23日，美军从清晨开始向褶针山顶发起攻击，负责守卫山顶的一个小分队全军阵亡，美军占领了褶针山。上午10点20分，星条旗飘扬在褶针山上。

作为硫磺岛守备队的市丸司令官，在褶针山失守两日后，给大本营发电报。电报中充满了描述战斗严峻形式的语言，“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而绝对确保海岸的要塞极为困难，即使是在隐蔽下给予敌人打击，随后便会被敌人击溃。”“美军在前进中执行坚壁清野战术（中略），以驱赶害虫的姿态战斗。”（武市银治郎著《硫磺岛》摘录）等等。

秋草所在的通信所，位于玉名山地区的地下战壕内。秋草说从那里可以看到褶针山上的星条旗。但是第二天早上，山顶上却又飘扬起了日本的太阳旗。肯定是山顶附近守备队残存的士兵们，趁着夜色悄悄换回了本国的旗帜。

太阳旗不久就被美国士兵降下，立即又换上了星条旗。可是下一个早晨，又会换成太阳旗飘扬在褶针山顶。可以说这代


表了死守褶针山的日本士兵的执著信念。但是，褶针山守备队士兵的抵抗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此后激烈的战斗中，硫磺岛守备队的士兵们再也没有看到在褶针山上再次飘扬起日本的太阳旗。

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在山顶升起星条旗的瞬间被AP通信的随军摄影乔·罗森塔尔拍摄下，这张照片在美国本土广为传播。在拍摄两天后的2月25日星期日，这张照片以一整版大小刊登在美国各大报刊上，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战争照片”，并获当年普利策奖。^①

“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就是以那张照片为基础，在9年后的1954年修建而成的。

贝纳贝基说，看到褶针山上飘扬的星条旗时的感受至今难忘。“从广播中听到星条旗的报道后，我急忙向褶针山方向望去。那时我虽然在第一（千鸟）飞机场和第二（元山）飞机场之间，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星条旗在风中摇曳的光景，我当时心情极好。因为夺取褶针山就等于是占领了硫磺岛南部，在此之前我们在硫磺岛南侧一直遭受到日军的左右夹击。此时我觉得在以后的前进中再也不会遭受他们的左右夹击了。”

^① 译者注：普利策奖又称普利策新闻奖，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七八十年代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



可是，褶针山上飘扬的星条旗对美国来说并非是胜利的宣言。战斗在第五天并没有结束。日渐凄惨的硫磺岛攻防战，仿佛把士兵们拽入难以自拔的沼泽一般，愚弄着美日双方。

陷入沼泽的战争

夺取硫磺岛的困难程度是否超出了美军的预想呢？纳霍兰德·史密斯司令官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大将在事后对这场战争都有著述。日本的《战史业书》记录了其中的要点。

硫磺岛之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遇到的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斗。最初的5天平均每一天牺牲一二百人以上，登陆的士兵每三人中便有一人战死或负伤。开战最初的50个小时内，美军损伤3000名士兵。虽说预计在5天内占领硫磺岛，但实际上硫磺岛上一直反复着激烈死斗，战斗几乎持续了一个月。

硫磺岛登陆作战开始时美军牺牲的人数，超过了一年前的“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被称为“史


上最大的作战”，其开始时美军牺牲的人数也未超过此次。遭到出乎意料打击的美军投入全部待机部队，竭尽全力夺取硫磺岛。

战斗更加激烈了。

“登陆已经七八天了，战斗愈发激烈。总之每天只能前进3英尺。我看到了一位日本兵，他紧紧地抱着对空炮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穿着普通的军服、衣襟上别着海军的徽章，看起来是普通的士兵，但是唯一不寻常的是，他没有脑袋。我把他平躺，草草掩埋好后，整个夜晚难以入睡，对他战死时的姿态充满敬意。”（贝里）

在战场上，战士们的遗体也是战场景观的一部分，与其他景观不同，遗体的数量是每日递增的。

“第十天的清晨，我统率的部队迎来7名年轻的新兵。登陆后的战斗使我的军装肮脏不堪，而这7位新兵由于刚刚下船登岸，身上都穿着崭新的军装。结果就在当天，我失去了所有的这7位部下。第二天，又有两名部下登陆。他们是西班牙血统的男人，为人开朗，喜欢开玩笑，然而在登上斜坡时遭到闪光弹袭击，他们突然倒了下来。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却看到他们脸上漆黑。可能是由于眼部受伤而失去了视觉：‘阿尔，你在哪儿’部下无数次呼唤我的名字……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大量的士兵牺牲了。”（贝里）



贝纳贝基说在日渐激烈的战场上，美军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仅肉体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也疲惫不堪。

“看着那些身体被炸飞、大量出血、伤痛而泣的士兵们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濒死的士兵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悲惨至极。请想象一下，担架上躺着的大量出血的士兵很有可能有一天就是自己。一想到这里，郁闷感顿时涌上心头。可是我们必须超越这些感情，逼着自己前进。因为那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

面对以游击战方式持续抵抗的日军，美军一直在寻求万全之策。他们不断将强悍的兵器投入战场，贝纳贝基说其中还有威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因为日本士兵没有进行万岁突击，我们只得寻找他们藏身的洞穴以发动攻击。因为在坦克上也配有火焰喷射器，我们在接近日本士兵藏身的洞穴后便可以直接使用，这是非常可靠的武器。”

考虑到大规模的舰炮射击和空中轰炸不能破坏日军深藏地下的军事据点，美军开始掘地三尺寻找地下战壕的入口，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烧毁。没有补给的日军阵地就这样一个个地被美军摧毁。

在北部阵地坚持抵抗的金井，亲眼看到了很多位同伴被美军火

焰喷射器烧死。“我们一旦被发现，他们会立即使用坦克上的火焰喷射器，只用短短的几秒，日军士兵们便全身燃烧，全都葬身火海了。”

大半的日本士兵身上都有烧伤、枪伤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伤口，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医用设备和药品，士兵们也不奢望能得到治疗。地下战壕中修筑的野战医院，只是负伤士兵们可以暂时躺下休息片刻的场所。

收容所里的天堂

美军在登陆硫磺岛两周间，逐一摧毁了硫磺岛守备队的大部分阵地，扩大了美军占领的范围。即使是深掘藏身的大阪山的陆军迫击炮阵地，这个岛内屈指可数的坚固阵地，也在3月2日被美军占领。

“中队配有迫击炮弹250发，分队只有50发。敌人就算已经进入射程，如果不能确认他们是小队以上的人数，则不能发射炮弹，甚至即使敌人逼近眼前也不能轻易发射炮弹。尽管如此

珍惜的使用，我们最后还是打光了所有的炮弹。我们不得不舍弃了迫击炮，转入步兵战斗。”

进入步兵战之后不久，深堀奉命离开战壕，与其他的分队联络。在美军登陆时深堀便腿部负伤，拖着不能自由行动的伤腿趴出战壕时，背后有位士兵阻止了深堀。

深堀说：“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他名叫中村。中村说‘我去’并得到了长官的许可。中村刚一走出战壕便遭到了攻击，估计美军用性能很强的望远镜发现了他，并立即从海上发动了舰炮射击。我听到‘糟糕’一声，立即跑了出去，发现中村腰部以下被爆炸气流全部炸飞。我把中村的遗体抱在胸前，失声痛哭。”

失去了亲密的战友，深堀也变得懦弱起来。自己受伤的身体在战斗中不会拖累战友吗？“我决定自杀。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也动弹不得，即使就算没有美军的进攻，我的伤口也不会自然愈合，因此我打算自杀。以前曾经看到隔壁中队的曹长试射手枪，如果能借到那把手枪，一发子弹我就能自我了断了。”

对于作为基督教徒的深堀来说，自杀是违背主的意志的事，深堀此时向主祈求希望主能宽恕他。

可是他没能借来手枪，深堀自杀没成功。

给已经决心自杀的深堀带来生存机会的恰恰是美国士兵。深堀潜伏的地下战壕遭到美军迫击炮的攻击，塌方了。美国士兵发现了被活埋在瓦砾下的深堀，把他抬出来送到俘虏收容所。

“来点水吗？来支烟吗？美国士兵不住地问我。因为我不抽烟，所以只要了水。之后他们立即为我包扎伤口，第二天还把我送到帐篷中的野战医院，并在那里为我实施手术，还给我打了盘尼西林（青霉素）。”

从食物到医疗品一应俱全的美军支援体制，使深堀惊讶。与之相对，日军几乎没有任何符合要求的支援和补给。

提到自己国的补给，大曲是这么说的：“在美军登陆前，从日本本土开到硫磺岛的运输机运载的补给品，除了洋葱一类只够长官吃的一点点蔬菜外，还有不少竹子。差不多30根一捆，也许是10根、20根一捆。刚看到这些竹子时，我以为是为了晾衣服用的，可是长官却说‘这样就可以做竹枪了’。大本营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为之无语。”

绞碎血肉的战场

硫磺岛守备队依靠极为有限的物资持续血战。在此窘境下，指挥官栗林和市丸都心如刀绞。从他们发给大本营的电报中，可以感觉出他们内心的愤慨。

如上所述，市丸在2月25日的《战训所见》中说：“军中央不能在没有航空战力的情况下，还依然只重视航空战，分散兵力去修建机场，而轻视修筑工事和陆战训练。”“不能让海军与陆军对立，在海军内部不能缺乏统一管理，必须任命专人负责基地防卫。”在这些文章中混杂着“子弹不足”、“手榴弹不足”等语言。另外栗林在3月7日发电：“从去年6月开始正式修筑防御工事，但很难找到建材，土质不适于修筑工事，并且连续遭受空袭，因此事实上未能如期完成。另外因为兵力不能得到补充，在兵力部署上存在严重缺陷。”“防守上更为致命的是敌我物资量上的差距，在此绝地上战斗，却根本无法根据战局变化改变战术。”（摘自《战史业书》）

缺乏武器、缺少粮食，还缺少水。硫磺岛守备队的士兵们在最低限度的物资保证都没有的情况下，迎来了关键的战斗。

指挥官栗林把战斗力逐渐下降，渐渐丧失统制的守备队集中到玉名山阵地和北部阵地，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美军的进攻也逼近了玉名山地区和北部地区。

玉名山阵地战斗异常激烈，美军在后来把它称之为“绞肉机”。当时潜伏在那里的大越是这样讲述玉名山之战的。

“每天，每天都有同伴战死。去外面的话，可以看到周围尸体堆积如山。我说过在美军登陆前到处都是舰艇，使人看不到大海，现在跟那时也一样，尸横遍野，战士们的尸体几乎使人看不到地面。在战壕中每天也会死很多人，我们把战死的士兵们搬到那些或大或小的战壕里，结果战壕里也堆满了尸体。”

每天都在尸体的包围中生活，大越说自己陷入了特殊的状态，整个人都麻木了。

“也许是因为当时还年轻的缘故吧，恐怖呀、生命的宝贵呀，这些东西，我一点儿都没想过。虽然不是赛马，却只能向前看。在战场上，只能像训练时那样，因为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不杀死敌人就要被敌人杀死。”

通常情况下在战场上，比起自己的生命来，“国家大义”更让士兵们感觉肩负重压。在北部阵地的金井，坦白了自己当时动摇的心情。

“敌人来到战壕入口时，前任的军曹突然对我说‘不去么？’意思是让我和他一起冲入敌阵。那时我到底还是迟疑了，因为我还没有做好战死的心理准备。”

在战壕中的分队长说：“金井兵曹是家里的长子，所以留下来吧”，就是这句话救了金井一命。大曲也说长子是可以左右士兵前途的重要原因：“航空队的维修学校在安排学生就职时，也考虑尽量把长子安排在战场之外。我是家中的三子，和我一起被派往硫磺岛的12位战友中，有8人不是家中的长子。”

金井说在无法生还的硫磺岛，能遇到这样一位为身为长子的下属生还回国后继承家业考虑的长官，实在是幸运至极。

可是士兵们在持续进行的惨烈战斗中，心中早已不再考虑“生或死”的关键问题。

“要说生还的希望，总归是不会有。我们真的觉得与其痛苦的活着、活着战斗，实在不如能早点儿、再早点儿战死。因为既没有援军，也没有船，我们根本无路可退。在这样的状况下，战斗到最后实在是太难了。反正横竖得死，只要别那么痛苦，心脏也成，眉间也成，挨一颗子弹立即就能死掉……我经常想象着这种场面。”（金井）

士兵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极限。然而先崩溃的并非是士兵们的心理防线，而是硫磺岛守备队的组织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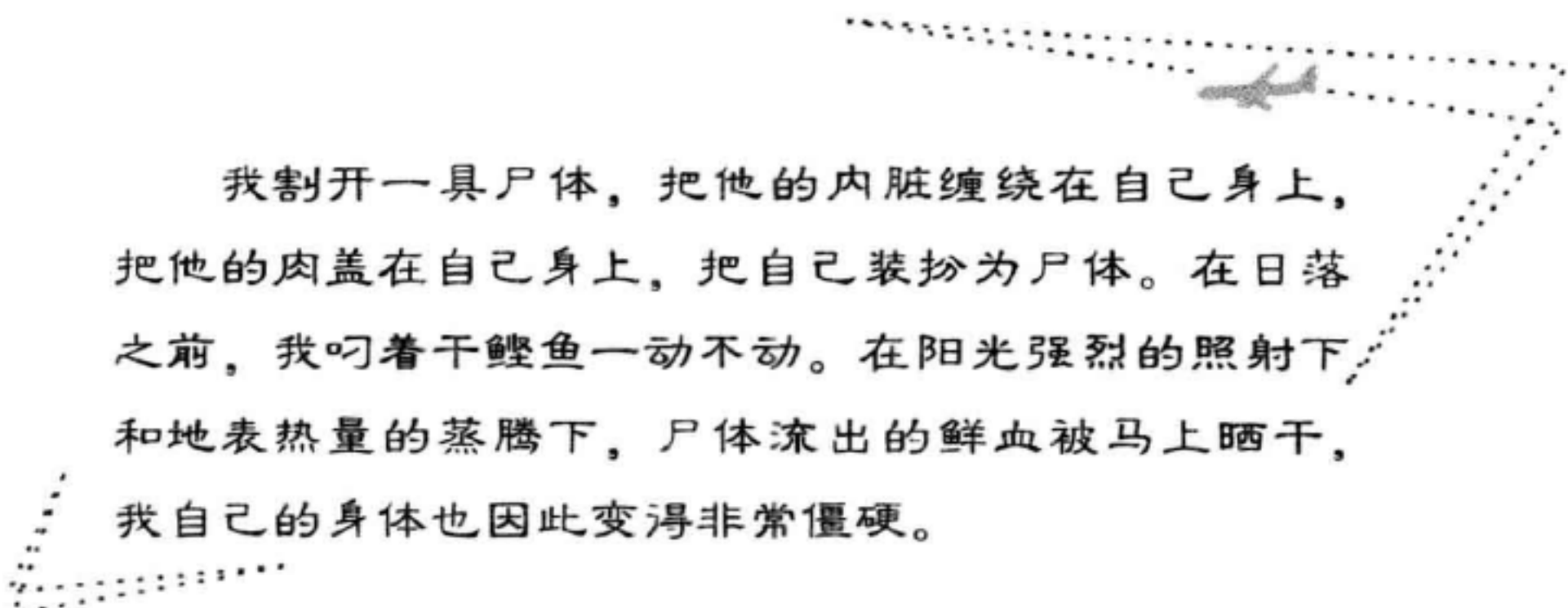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 “玉碎”掩盖下的真相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开国大典”讲话，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历史时刻，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

2. 然而，在革命胜利的喜悦背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思考：在“玉碎”的掩盖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那些在革命年代中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英雄们，他们的故事是否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反思，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那段峥嵘岁月，汲取前行的力量。



我割开一具尸体，把他的内脏缠绕在自己身上，把他的肉盖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装扮为尸体。在日落之前，我叼着干鳀鱼一动不动。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和地表热量的蒸腾下，尸体流出的鲜血被马上晒干，我自己的身体也因此变得非常僵硬。

没有指挥官的总攻击

成功登陆的美军在岛内设置了强电波干扰装置，因此硫磺岛守备队的无线电基本全都派不上用场。


因为大本营歪曲真相的报道，日本国民无人知道硫磺岛战场的真实情况。战场的士兵们虽然切身感受到己方处于极度劣势下，但却无从了解有关敌我双方的损失情况和残存士兵数量的确切信息。

守备队没有任何扭转乾坤的希望，但就这样一直拖着，这是个好办法么？守备队指挥系统开始出现焦躁感和混乱状况。

在玉名山地区的竹内感觉到该区域已经脱离了组织的指挥范围，“因为实在是坚持不住了，阵地中充满了盼望发动总攻击全体战死的气氛。当时是3月10日，正好是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陆军纪念日。我隐隐觉得今天也许就是我最最后的一天。”

然而实际上组织开始崩溃的时间比竹内预想得更早。

3月7日，陆军军官终于来到竹内所在的海军部队，拿出手



里的三八式步兵枪，说道：“请拿着这把枪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当时立即理解了这句话内涵的竹内告诉我们：“‘请跟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其实不过是场面话，说白了就是‘你们的部队从现在起归我们指挥。’”

同样身在玉名山的大曲说，部队长官下达了难以理解的命令：“‘发起总攻，突破美军的占领地，夺回褶针山！’接到命令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级从前一直都命令我们坚守阵地，一步都不能后退，即使死都不能离开阵地。现在突然命令我们发动总攻，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命令，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此时，严令死守阵地的最高指挥官栗林，并没有变更作战计划。下达总攻命令的其实并不是栗林，而是陆军混成第二旅团长官千田贞季少将和海军硫磺岛警备队司令井上左马二大佐两人。

弹尽粮绝还要在战壕中忍受火焰喷射器的摧残，痛苦已经超过了士兵们的忍耐极限。在各阵地管束士兵的部队长官中，接连出现有这种想法的人。横竖是战死，与其坚守阵地等待着被敌人杀死，不如自己冲出阵地战斗，顺利的话还能杀掉几名美军士兵。

在北地区司令部战壕内的栗林也听说了千田和井上下下达的总攻命令。栗林虽然立即下令停止总攻，但据点内铺设的电话线早已在激战中被敌人切断，通讯机能几乎完全瘫痪。因此只有千田接到了停止总攻的命令，井上却没有收到。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竹内说：“在那天夜里，我住在混成第二旅团司令部旅团长的房间里，并有幸和千田少将直接对话。千田少将说：‘我有跟你年纪相仿的儿子，很想再见见他，但却不可能了。’那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在发动总攻前，他烧毁了全部重要文件，还亲手弄坏了类似无线电通讯机的机器。士兵们每人都得到一条干鲣鱼，因为一条干鲣鱼加上一些水能让一名士兵再生存一周，战壕里的情景就像集体守夜一样。即使不说，士兵们也全都知道现在就要去死了。”

突然下达的总攻命令，并未让士兵斗志昂扬。大曲一直在思考，寻找着可以让自己接受的当时没有斗志的理由。“我揣摩长官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去战死了，但还得照顾你们，因此你们也得给我去死！’当时，长官指示着‘从这里和这里，通过这里和这里，前往褶针山’。而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行军途中便会战死。这真的是总攻吗？突然间我终于明白了这时所谓总攻的真正含义就是集体自杀。”

3月8日下午6点，没有得到最高指挥官停止总攻命令的部

队在日落后行动。井上率领海军硫磺岛警备队的士兵们，以飘扬着星条旗的褶针山为目标发起了行动。

大越回想这次行动，说那与栗林的《胆兵战斗心得》中“不要像演习那样草率行动，注意敌人的子弹，寻找打倒敌人的好时机”的教诲截然相反。“出击之前首先配发给士兵子弹和手榴弹，还有一杯水。还有些士兵只配备了被称为‘御宝剑’的刺刀，被命令无声无息地拔出刺刀，白刃作战。紧接着，长官命令那些持枪的士兵走出阵地。可是士兵们却很难走出战壕，因为在战壕入口处堆满了尸体。前面的士兵们想出去而不能，后面已经排成了长队。怎么说好呢，总之这是一次没有组织的行动。就像我刚说的一样，从离开战壕的过程看，这完全是一次没有组织的战斗。”

那些被强制驱赶出战壕的士兵们被禁止退回战壕，士兵们面前只有按命令前往褶针山这一条道路。大越说，这与在出战前接受过的“出战”训练相距甚远。“虽然在出发前长官们为士兵指明了通往褶针山的道路，但因为美军的轰炸，硫磺岛地形早已改变，到处都是寸步难行，部队也完全陷入混乱状态。”

大曲也有同样的感触，说道：“离开战壕以后，士兵们逐渐落队，部队如一盘散沙。虽然四面八方都展开了战斗，但根本不知道谁是谁。这到底是什么战斗啊！”

面对趁夜色而来的日军总攻，美军在发射大量照明弹后出来应战。走出地下战壕的日本兵们，立即遭到美军的瞄准射击。

“到处都能听到日本兵呼喊‘医疗兵’的声音。那也许是受伤的日本兵的呼喊，但我们都不会去伸手救助。因为在过去的战斗中，日本兵欺骗过我们。他们知道如果倒在战场上喊‘医疗兵’，就会得到美国士兵的救助，利用这一点他们伪装受伤呼喊医疗兵，杀死了许多美国士兵。因此我们根本不理睬耳旁日本兵的呼救声，继续攻击。”（贝纳贝基）

日军的拼死总攻刚开始便开始寸步难行，更别说是夺回褶针山了。

“在敌人猛烈的射击下，我们根本就无法自由行动。拼命前进了10米后，全班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阵亡了、两名士兵阵亡了……因为周围到处都是尸体，最后我们在前进时只能把尸体当盾牌。尽管如此，当夜我们也仅仅前进了300米。我这个班共有14位士兵离开了战壕，到黎明时只剩下了7人。”（大越）

战斗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实在是草率的总攻击。而且，失去控制的守备队指挥系统，早已失去了冷静的判断。

7日与千田队汇合的竹内，在8日和其他飞行员一起转移到南方空，并且参加了8日的总攻击。那时我接到了用仅存的一架零战“运送市丸少将撤离硫磺岛”的命令。可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竹内在黑暗中徘徊了许久，再次返回南方空。

第二天，也就是9日，曾接到栗林停止总攻命令的千田，率领陆军混成第二旅团向敌阵发起突击。千田被美军包围，虽然他在千钧一发之际被己方士兵救出，但旅团步兵部队的士兵们大半阵亡。

“那时在日军的攻击中，没有迫击炮和大炮之类的重武器。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使用手中的卡宾枪射击，他们的反扑就在转瞬之间被我们解决了。日本的士兵们在这样的地狱下坚持活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自暴自弃的寻死呢？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心情很不好。”（贝纳贝基）

《海军陆战队记录》记载，在这两日的总攻击中，美军战死者90名，而日方大约1000名出击的士兵中有半数以上战死。

《战斗心得》中的教诲是这样的：“哪怕只剩一人也要多消灭一个敌人再死，这样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消灭十个敌人再牺牲，这才是光荣的战死。”


栗林灌输给守备队士兵的是“以一杀十”的思想。可是，缺乏最高指挥的总攻为日军带来的结果，与“以一杀十”思想相去甚远。

战斗的“尸体”

被赶出阵地的士兵们很多都横尸荒野，侥幸存活的士兵们在战友尸体的掩护下坚持到清晨。太阳升起后，如果在战场上行走，会立即成为美军士兵的靶子。为了生存，“纹丝不动”才是最好的方法。

“在天亮时，如果被敌人发现，则必死无疑。稍微动一下，不是被刺杀，就是被射杀。”大越说道。可是，有很多士兵保持纹丝不动的姿势，依然没能生还。大越继续说道：“虽然可以通过装死逃过射击，但如果躺在平坦的地面上，很容易被美军的卡车和坦克轧到。有很多士兵都是被坦克轧过，惨叫一声就死了。因此为了不被轧死，有些士兵趴在章鱼壶状的凹陷地面上装死，可是一旦美军发现这种地形，就会故意开卡车在上面转来转去，躲在里面的士兵也只能是痛苦地被碾死。”

大越本人躲在一个坦克和卡车不能通过的小坡上。可是，那里也根本不是安全的藏身之所。那么，为什么美军士兵没有



发现大越而使他还呢？大越沉重地说道：“我带着三具战友的尸体，我割开一具尸体，把他的内脏缠绕在自己身上，把他的肉盖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装扮为尸体。在日落之前，我叼着干鲣鱼一动不动。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和地表热量的蒸腾下，尸体流出的鲜血被马上晒干，我自己的身体也因此变得非常僵硬。到夜晚我把尸体的内脏和肉从自己身上摘下去，再割开另外一具尸体套在自己身上。就这样，我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逃了出来。”

由于即使是在互相夺取对方生命的战场上，也不会有士兵杀敌方的尸体，因此，离开地下战壕的守备队士兵们，就靠着这样“装尸体”骗过了美军士兵的眼睛。

大曲也是靠装死生存下来的士兵中的一员。“我收集了周围四分五裂的尸体碎片，然后钻到里面一动不动。士兵们连死了都要战斗啊。战死并不意味着结束了一切，即使是成为尸体，也得成为挡箭牌继续参加战争。战争真的是必须要打到这个地步吗？”

尸体自然是不会动弹，但对还活着的士兵们来说，一动不动地保持很长时间，实在是非常痛苦。

“虽然一直一动不动可以渐渐入睡，但不久就会被敌人的机枪声突然惊醒，还会被爬在自己脸上的蛆虫惊醒。”

已经牺牲的士兵们和侥幸存活的士兵们都必须坚持战斗。
那就是日本军队的硫磺岛之战。

3月10日——东京化为火海

看到日本军从坚持持久战突然转变为总攻击，阿尔·贝里认为：“日军一直顽强抵抗，计划把美军拖入持久战，这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日本士兵这次突然主动发动攻势，挑起对他们自己不利的战斗，这样一来形势大变，我觉得美国的胜利即将到来。”

防卫据点之一的玉名山阵地失陷，等于决定了硫磺岛之战的形势。21000名硫磺岛守备队士兵，此时大幅减少。剩下的日本士兵，大半都被美军驱赶到司令部战壕所在的北阵地周围。

3月10日。守备队的士兵中有人期待着在陆军纪念日，或者是在5月27日的海军纪念日，本土会派遣援军增援硫磺岛。可是，这些士兵们仅有的一丝奢望也化为了噩梦。

3月10日，东京化为一片火海。

3月9日夜，334架^①B-29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起飞。深知3月10日是日本的陆军纪念日，美国军方为了摧毁日本人的意志，决定在这天空袭日本首都。

日历刚刚变为3月10日不久的0点7分左右，美军轰炸机在东京的居民区深川投下了第一枚炸弹，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无差别攻击。

在大约2个半小时的作战中，美军投掷燃烧弹大约32万发^②。当时正刮着30米/秒的北风，东京瞬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这次大规模空袭，导致东京40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化为焦土，100万人受灾，10万人丧生。

美军于两日后的12日，继东京大空袭后向名古屋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进而于13日到14日间，派遣274架B-29对大阪实行大约3个半小时的大空袭，投掷大量燃烧弹，把大阪约2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筑化为乌有。

美军把在3月11日后的硫磺岛之战，定位为“扫荡作战”。此时胜负显而易见。

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统制，各部队四分五裂，士兵们也没

^① 也有资料记载为344架、340架、325架。

^② 编注：也有说法是38万发。


有可退之地。“全军”已经成为“孤军”。而且，“胜利”这一战争目标，早已从士兵们的意识中消失。

为什么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守备队的士兵们找不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带着疑惑，陷入孤独凄惨的游击战中。

3月15日——美国发表终结宣言

3月14日上午9点30分，褶针山山顶降下了原来的星条旗，继而升起了乔·罗森塔尔拍摄的那张“世界上最美的战争照片”上的星条旗。这张照片本来只是个暂时的象征，用以炫耀硫磺岛之战中美军的优势，可现在这早已没有必要了。

在距离褶针山200米左右，北边的美军第5水陆两用军团司令部内，举办了“正式”的国旗升旗仪式。在典礼上，由登陆部队迪比斯·斯塔佛多大佐代读了尼米兹海军大将的电文：“我麾下的美军各部队，占领了火山列岛（即硫磺岛列岛：硫磺岛及相邻的北硫磺岛、南硫磺岛）。从现在开始，日本帝国政府在这座岛屿上的所有权益全部废除。由军政长官兼任硫磺岛长官，



掌握全部权限，由其指挥下的各个司令官实施各项命令。”

这是公开发表的占领宣言，可是在宣言发表前，美军已经把硫磺岛当做自己的军事据点，发挥了它全部的机能。

美军急速修复了被激烈的炮击战摧毁的千鸟机场，2月26日小型飞机即可在此紧急着陆。在3月4日修复了两条跑道，进而于3月12日修建完成了长约1750米的（5800英尺）轰炸机用跑道。

在前述的东京、名古屋、大阪等摧毁了日本主要城市的大规模空袭中，硫磺岛起到了间接的支援基地作用。东京大空袭中2架、名古屋大空袭中7架、大阪大空袭中8架B-29轰炸机，从日本本土返回途中，因机体损伤或故障在硫磺岛临时着陆。美军有效地攻击日本本土，并且使自军损害降到最小。硫磺岛在此回报了美军的期待。

3月15日，尼米兹发表对外声明，宣布美军占领硫磺岛。军方上层意欲尽快终结拖了很长时间的硫磺岛之战。

原本司令官曾豪言壮语“5天内解决”的硫磺岛之战，已经耗时接近一个月了，并且在这一个月内，美军大约出现2万名死伤者。其中战死人数几乎等于太平洋战争至此为止战死人数总和的一半，4189人。

美国发行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的大标题


“Marines’ HardFight”（海军陆战队最艰苦的战斗）。受“世界最美的战争照片”的影响，全美国都了解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的英勇战斗。然而另一方面，“牺牲过大”的批判声也不绝于耳。

率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尼米兹司令官，此时已经把战局的焦点从硫磺岛转移到进攻冲绳。对于实质上已经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硫磺岛，尼米兹司令官也想尽快发表胜利宣言。

然而，在把硫磺岛的战斗目标从“夺取硫磺岛”转变为“扫荡残存日军”之后，美军发现失去了继续战斗目标的日本士兵们依然在持续着抵抗。

走向崩溃的战斗热情

硫磺岛守备队几乎已经用光了大炮和机枪的子弹，守备队士兵抵抗美国的手段极为有限。其中，硫磺岛守备士兵最常用的抵抗手段，也是被日本军方认为最实际有效的手段，就是号称陆军步兵战斗王牌的肉搏攻击。



日本士兵装备有一种叫做“九九式穿甲炸弹”的武器，圆盘形状，内部构造与手榴弹基本相同，但它比手榴弹更大更重。周围四个位置安装着磁铁，可以把它附着在铁板上。把它附着在坦克或者装甲车上后点火，可以发挥出贯穿装甲板的强大威力。它是为了肉搏攻击而特意开发的武器。

士兵们手持穿甲炸弹潜到敌人的坦克旁，然后把炸弹附着在坦克下，点燃引线后快速撤退。这是肉搏攻击原本的顺序。

可是，在行进中的坦克上安装炸弹引爆，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能顺利地把炸弹附着在坦克上，无法点火都是常见的情况。此时，任务失败的士兵会遭到长官的严厉批评，其他士兵因连带责任遭受体罚也是理所应当。自己的失误，不但会导致战友受连累，遭到体罚，本人还会遭到“因为害怕导致任务失败”的诽谤，被贴上“胆小鬼”、“废物”的标签。

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这种情况，但日本士兵在战场的失败一般就等于活着受辱，所以，为了避免失败，不知从何时开始“快速撤退”这一程序消失了，肉搏攻击演变为不顾自身性命炸毁坦克的自杀式攻击。因此，肉搏攻击成为日本士兵勇敢的象征，可是实际上肉搏攻击并不能算作给敌人带来震撼的有效攻击。

“陆军长官教导我们，抱着炸弹和尸体一起躺在地上，等待

敌人的坦克经过，在坦克经过时突然发起攻击。肉搏攻击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在硫磺岛战斗中好像仅成功过一两次。敌人会戒备我们的肉搏攻击，走在最前面的坦克边前进边用火焰喷射器烧光前进路上的一切，后面的坦克边前进边机枪扫射。幸运的是我躺的地方没有坦克经过，我看到美军的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焰可以到达前方50到60米处。因此我们多次向陆军的长官们投诉，这样的攻击毫无意义。可是下达命令的陆军长官们进入战壕后极少出去，看不到士兵们战斗的现场情况，还是下达了这样的战斗命令。”（大曲）

地下战壕中的长官根本不了解战斗的真实情况，便盲目下达命令。在硫磺岛守备队中有很多士兵会忠实地遵守这样的命令，舍弃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发动肉搏攻击。可是也有不少士兵并不愿意唯唯诺诺地遵守这些无理的命令，他们对这种行为产生了怀疑。

硫磺岛守备队，早已经不再是在缜密的战略计划下、死守防卫据点的有组织的队伍了。

滴水必争

在3月10日这一天，美军收容了111名日本兵俘虏。负伤、失去意识、无法行动的日本士兵，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救助。

守备队的士兵们忠实地遵守着《战斗心得》中“即使是负伤也要继续战斗，坚决不当俘虏”的规则。据说，在美军发表硫磺岛占领宣言前，硫磺岛守备队被俘士兵中没有一人投降。

进入扫荡作战的美军士兵寻找那些潜伏在地下战壕的日本士兵，但几乎没人主动现身。

“在地下战壕中，越深处越热，因此我们都尽量集结在战壕入口处。这样可以听到美军士兵正在接近入口的声音。有一次我听到流利的聊天声逐渐接近战壕，那个美国士兵竟然发现了战壕入口走了进来，一看到巨大的靴子，我立即钻回战壕深处，想在这里伏击他。不过他们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很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个美国士兵立即逃走了。”（金井）

除去那些混杂在尸体中，寻找肉搏攻击机会的士兵们，日

本土兵走出战壕活动的时间，只有从深夜到黎明这段。可是，此时开始出现了与以前行动完全不同的士兵。趁着黑暗在战场上行动的目的除了原本的“杀伤敌人的夜袭”，还加上了“寻找水和食物”。

金井说日本士兵中饮水不足问题极为严重，士兵们渴望得到水，甚至可以用“一滴水就是一滴血”来形容。

一滴水都是关乎生命的重要源泉。在硫磺岛一直处于干渴状态的守备队士兵们早已认识到了水的宝贵。与战斗的激烈程度成正比，士兵们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喝了毒水以后的感觉。”秋草这样说道。秋草在被烧为废墟的通讯所中寻找水，他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汽油罐。秋草用捡到的胶皮管代替吸管插入罐内，确认罐中是液体后，秋草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可是吸到秋草胃里的并不是水，而是重油^①。

其他老兵也说他们曾经喝过灯油和汽油，喝到腹中才发现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喝。

在野战医院里，还有人把消毒用的酒精当烧酒喝。但是，灯油和汽油怎么能代替饮用水供人类饮用呢？

^① 译者注：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其特点是分子量大、黏度高。

与饥饿战斗

对守备队士兵们来说，缺乏食物也是关乎生死的重要问题。部队最后一次供应的干鲑鱼根本不能填饱肚子，之前储备的那一点点蔬菜也迅速被吃光了。

“虽然还有一点大米，但是蓄水池和水桶都被炸坏了，没有水就不能像平时那样蒸饭，只能利用地下战壕中的地热来煮熟大米。地热的温度大约在60度左右，不用火只用蒸气也能煮熟大米。可是，由于蒸气中含有大量硫磺气体，士兵们吃过用地热煮熟的大米后，身体都很不舒服。”（金井）

饥渴交加的痛苦驱使着士兵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

守备队的士兵们不顾生命的危险，深夜入侵美军士兵的阵地。为了能抢到一两桶罐头充饥，很多士兵再也不能活着返回自己的战壕了，但前往美军阵地的士兵依然前仆后继。

接到总攻命令后，一度被赶出战壕的大越也在4天后回到玉山山的地下战壕。


大越说：“披着尸体一动不动，干等着被美国士兵发现后杀死，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决定返回战壕，想着也许能重新被编进部队。于是我悄悄地返回了地下战壕。”

大越回到阵地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名士兵。但战壕中并没有再次向美军发动攻击的氛围。守备队士兵们的战斗对手并非是美军士兵，而是自身的饥饿。

“战壕中没有任何食物，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得到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去袭击敌人的阵地，从敌人那里得到食物。”

“一到深夜，饥饿的士兵们都以美军阵地为目标。那些顺利潜入美军阵地的士兵们抱着青豌豆和沙丁鱼罐头兴奋地返回战壕，可是也有不少士兵因在途中踩上美军的陷阱而就此身亡。在美军阵地周围到处都有连接炸弹和照明弹的引线，因触碰到引线被美军发现，失去生命的守备队员接连不断。10位守备队士兵一起去美军阵地，能活着回来的也就是5人左右。”大越说：“我们也结帮搭伙地去美军阵地偷取食物，因为在黑暗中分不清敌我，我们事先约定了暗号。发现有人的时候，连说两声‘拼命、拼命’，回答‘奋勇战斗’的便是自己人。如果对方什么都不回答，则立即扔出手榴弹。”

在返回阵地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寻找子弹壳，因为运气好



的话在子弹壳里可能残存着雨水。即使发现很少的几滴雨水，守备队的士兵们也会低下头来，把它们装进自己的水壶里。守备队士兵们极其疲惫的状态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与大本营向日本国民播放的硫磺岛守备队士兵们的样子截然不同。

奥运冠军“男爵西”

说起硫磺岛之战，有位与名将栗林忠道并驾齐驱的人物不能不提，他便是指挥坦克第26连队的西竹一中佐。

1932年，当时还是陆军中尉的西竹一中佐带着他心爱的宝马“天王星号”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取得马术障碍赛冠军。奥运会的英雄，出身贵族的西竹一被称为“男爵西”，在欧美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硫磺岛就职时，西竹一中佐也经常穿着进口的长靴，在腰间挂着马术比赛时使用的鞭子。在当时被美国士兵称为“鬼畜”的日本军人中，因马术大会转战欧洲、熟悉欧美文化的西竹一与众不同。


据说西竹一中佐深受部下爱戴。坦克第26连队虽然只有672名士兵，但他们的奋战却大大提高了硫磺岛守备队的士气。

“西坦克队”连队总部设在东山所在的东地区阵地战壕内，从美军刚刚登陆的2月20日开始出击，一直奋战在第一线。“西坦克队”只有11辆九七式中坦克和12辆九五式轻坦克。比起以M4萨满坦克为中心，拥有150辆坦克的美军坦克部队，可以说是相形见绌。

“看到日军的坦克时让我感到惊讶，它的个头太小了，简直是不堪一击”如同原海军陆战队队员阿尔·贝里在证言中说的一样，“西坦克队”的23辆坦克在两周内全部被美军摧毁，但“西坦克队”的士兵们却依然英勇战斗。

“西坦克队”的士兵们转入步兵战斗，使用肉搏攻击等手段摧毁美军坦克，然后夺取敌人坦克上的搭载炮和榴弹炮等武器，整備修理后作为自军的新武器使用，向美军发起新的攻击。

然而3月7日，美军占领了东山。与其他部队失去联系的“西坦克队”于12日被美军发现，并遭到美军集中炮击。14日，西竹一中佐为了突破美军包围，与北部阵地的部队合流，率领大约300名士兵突击。此时大曲所在航空部队的残存士兵们开始与“西坦克队”共同行动。



“我们大约有二百人左右参加了这次行动。接近坦克队战壕时，因为美军已经逼近到二三百米处，坦克队的长官叫我们不要在这里徘徊。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们却无处可去，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后来好像是西队长下达了命令，要我们与坦克队并肩战斗，从此我们接受坦克队的指挥。”（大曲）

可是，“西坦克队”没能与北地区的部队合流。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16日坦克队陷入崩溃状态。

“残存的士兵们向东海岸前进。因为听说在东海岸的阵地战壕里有食物和水，所以只能先去那里再想办法。可是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哪儿都没有我们希望的战壕。18日，西中佐率部下从海岸的悬崖下向北阵地前进，那时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西中佐。”（大曲）

西竹一在16日的战斗中身负重伤，18日以后就没有任何准确的消息了。不过传说他在21日清晨，于东海岸附近的“银明水”自尽了。

硫磺岛上没有淡水，天然岩洞“银明水”是岛上唯一可以得到淡水的场所，但那只是因为地热蒸汽于洞穴顶部遇冷而化为的水滴。虽然只有极少的几滴，但这里依然可以说是硫磺岛上的“圣地”。在这附近战死，这大概是符合西竹一风格的了结方式吧。


关于西竹一的死有很多种说法。有传说他在22日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伤眼部，尝试着发动最后的突击但不幸战死的。另外还有缺乏可信度的传说：歼灭了坦克部队的美军士兵救出了西竹一这位奥运英雄，劝说他投降：“马术的男爵西，失去你实在是可惜，请出来投降吧”。

军方认定西竹一中佐是自杀的，在东海岸设立了“西大佐战死之碑”（战死后，升职为陆军大佐）。西竹一是可以与最高指挥官栗林忠道相提并论的、消逝在硫磺岛的日本士兵代表。

全团阵亡

硫磺岛守备队最高指挥官栗林坐镇的兵团司令部通称“栗林壕”，位于北部阵地，距离南方空壕所在的玉名山阵地大约两公里左右。可是，指挥官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给这短短的两公里之外的士兵们。

在3月14日10点，混成第二旅团试图与北部阵地残存的大约为900名士兵合流为一支部队。在9日发动总攻击后，混成第



二旅团残存兵力大约还剩 500 名。

旅团长千田率领几乎用光全部武器和炮弹的士兵们，白天潜伏在硫磺岛东侧的地下战壕中，夜晚沿着东海岸向北部阵地前进。千田希望能与栗林壕的士兵们会合，进而重新编组部队抵抗美军。可是，他的执著没有得到回报，美军已经占领了北部阵地栗林壕周围的地区。

美军看穿了混成第二旅团的企图，于 16 日向硫磺岛东海岸线发动了猛烈的炮击。虽然混成第二旅团的士兵们一度逃进硫磺岛北端的“温泉滨”阵地壕内，但于 17 日遭受到美军几乎掘地三尺的炮击，混成第二旅团被全部歼灭。

“温泉滨”阵地壕距离栗林壕仅有 300 米。栗林也得到了混成第二旅团的残存士兵们在“温泉滨”全部阵亡的消息。精通步兵战、在陆军中屈指可数、被称为猛将的千田和他的部队全部阵亡，这对硫磺岛守备队最高指挥官栗林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甚至使栗林改变了初衷。

栗林决定放弃司令部，并于 3 月 17 日向大本营发电“诀别声明”。

栗林的诀别

最后关头，直面此战：自敌人进犯以来，麾下士兵奋勇搏杀惊神泣鬼。敌人凭借超出想象之物资优势，于陆海空发动全面攻击，我军士兵赤手空拳，依然与敌顽强战斗。虽败局不可挽回，但士兵之英勇实堪聊以自慰。

敌军猛攻不止，士兵接连战死，硫磺岛要地即将落入敌手。小人诚惶诚恐万分抱歉。如今虽已弹尽粮绝，但我军全员依然发动最后的反击，为报浩荡皇恩，粉身碎骨亦无怨无悔。特别是想到不能夺回本岛便不能保证皇土的永远平安，我们即使魂飞魄散依然祈求着皇军卷土重来。最后关头再诉衷肠，祈祷皇国必胜安泰，在此永别。

我坚信父岛母岛之将士们无论敌人怎样进攻，也不会丢弃阵地，但依然恳请上方多关照他们。在临终之时做和歌一首，请大家批改。

为国尽忠守硫磺，
弹尽粮绝阵前亡。
歼敌灭贼如有日，
七度转世从军忙。
杂草芜蔓延孤岛，
我心眷眷念故乡。

在这封硫磺岛最后联络日本本土的电报中，“敌人凭借超出想象的物资优势，从陆海空全面发动攻击”可以理解为对美国军事力量的畏惧；“赤手空拳地与敌人顽强战斗”流露出栗林必须以微弱的兵力与敌人战斗的遗憾之情。可是，栗林的心情却无法传递给日本本土的国民。大本营删除了那些显示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失利的语言，向日本国民发表了篡改后的栗林的诀别电报。

3月21日，大本营在报纸发表了以下的文章。

一、硫磺岛上的我军部队在敌人登陆一个月来，一直坚持英勇战斗，特别是3月13日以后，守备队坚守北部部落及东山地区附近的阵地，与敌人殊死搏斗。现在战斗已经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大本营收到“最高指挥

官带领全体守备队士兵带着对皇国必胜与安泰的祈祷，向敌人发动了壮烈的总攻击。”的电报，之后断绝联系。


二、敌兵登陆硫磺岛以来，至3月16日为止，损伤大约33000人。

大本营在原来的电报中加入了“壮烈”、“总攻击”等表现勇猛的词汇，宣扬着硫磺岛守备队为国捐躯的壮行。无论是硫磺岛守备队的战果，还是美军的损失，都被大本营夸大的发表。在这封栗林发来诀别电报之后，大本营再也没向国民传达过硫磺岛的战况。守备队的士兵们以电报上的日期3月17日为界，被认定全部光荣的战死了。

“玉碎”的硫磺岛守备队，成为一亿国民的楷模——硫磺岛大败的真相，被隐藏在“玉碎”的美名中。

报纸上也连日出现了鼓舞国民的小标题：“一亿人民敢拼命，危局照样有活路。铭记在心吧！大战没有轻松取胜的。”“一亿特攻魂发誓：向着硫磺岛我们热血沸腾。”

硫磺岛的失陷还只是失去了阻止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防洪堤。冲绳和接踵而来的日本本土决战，使日本军方开动了国民总动员。



美国通过硫磺岛之战，得到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即使是投入压倒性的武力展开地上战斗，日本军也会拒绝投降，到最后依然舍身发动游击战。面对占据着地利优势的对手，发动地面战必然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事实上，在登陆硫磺岛后的2月19日到3月26日间，美军被确认的死伤人数，比日本硫磺岛守备队全员的数量还要多，达到了23573人。而且，在大势已定、美国作战目的从“攻略”转化为“扫荡”后，美军依然出现3883名伤亡者，其中战死者1071名。

对这样棘手的敌人该怎么办才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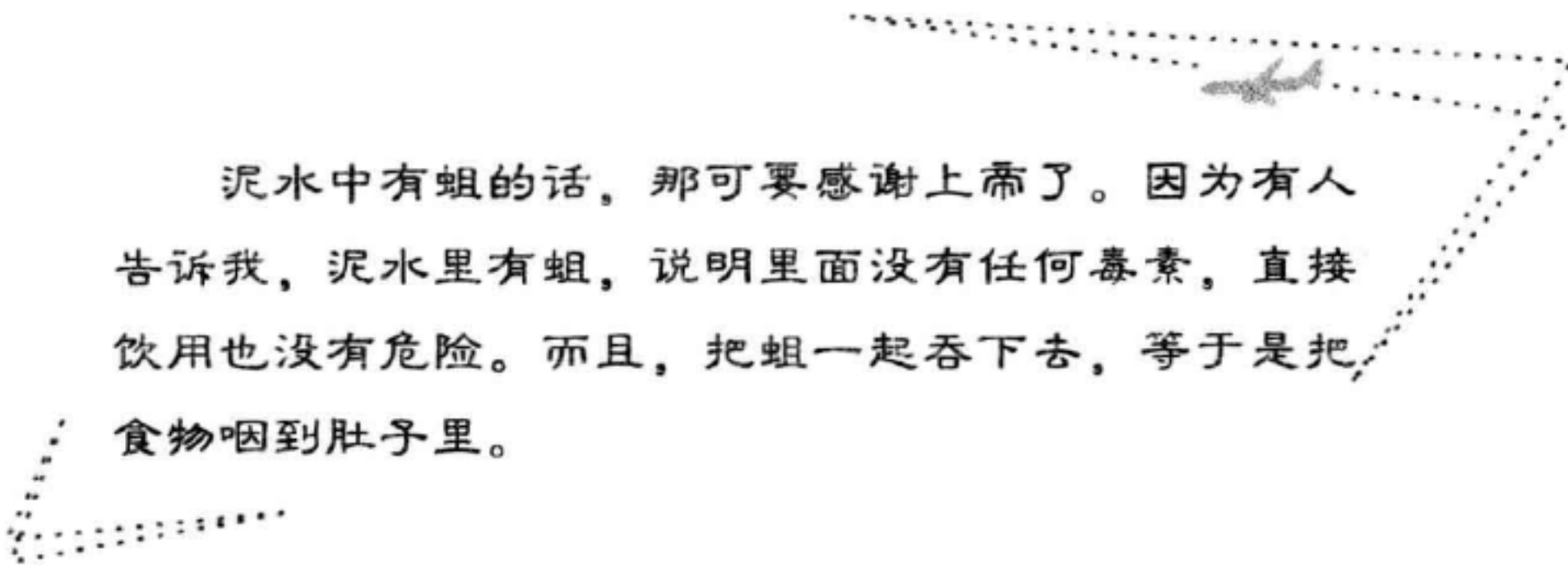
美军选择的战斗方法是尽量降低己方的损失。因此，美军加强了城市轰炸。从日军手里夺取的硫磺岛飞机场成为B-29护卫战斗机的基地，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愈发猛烈。

面对鲁莽坚持、彻底抵抗的日本，美国只得对其城市施行地毯式轰炸。经过硫磺岛玉碎战，太平洋战争发展到最后的阶段。

第四章

● 更残酷的战斗

1.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
2.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爆发，美军以少胜多，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3. 1942年8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爆发，盟军最终夺回了该岛。
4. 1942年11月，阿拉曼战役爆发，盟军击败了德军的坦克部队。
5. 1943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苏军最终歼灭了德军的主力。
6.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役爆发，盟军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7. 1945年4月，柏林战役爆发，苏军攻入了柏林，德国最终投降。
8.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泥水中有蛆的话，那可要感谢上帝了。因为有人告诉我，泥水里有蛆，说明里面没有任何毒素，直接饮用也没有危险。而且，把蛆一起吞下去，等于是把食物咽到肚子里。


守备队长最后的斗争

有一本日记可以让我们知道向大本营发完诀别电报后，硫磺岛守备队最高指挥官栗林忠道在当天夜里的情况。记录者是混成第二旅团炮兵队中队长玉田猛中尉。他是千田贞季少将部下中的幸存者，也是向栗林报告混成第二旅团最后情况的人物。

引用《战史业书》中记载的日记内容：

3月17日夜，栗林烧毁了官衔徽章、重要文件和一些私人物品，赏赐给司令部洞穴中的全体干部每人一小杯酒和两根香烟。栗林中将紧握住左手的军刀说：“……就算是吃草啃土，也一定要在战斗中死中求活，坚信自己可以活下去。事到如今我们只能以一抵百，除此以外别无他法。鄙人相信诸位的忠诚，请跟我一起来吧。”当晚栗林率部下从司令部出击。

与大本营发表的“之后断绝联系”对照，我们会想象出发



出诀别电报后，栗林率领残存的士兵们，以“以一抵百”的气势冲入敌阵，无数次英勇奋战，最后高傲的战死。

实际上事实却完全不同。即使是没有生还可能的战斗，最高指挥官也不会做出站在战场最前线成为敌人攻击目标的愚蠢指示。

栗林和市丸司令官等干部一起，等待着全面反击的机会。发誓同生共死的官兵们，海陆军合计约400名。栗林率领这400名部下，于3月25日夜，竭尽全力发动了最后的突击。

栗林兵团沿硫磺岛北部的“漂流木海岸”南下，第二天凌晨到达大阪山西侧。5点15分开始，向在这一带露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强攻。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史书《硫磺岛——登陆作战英雄故事》中记载了栗林等人发动的这次总攻击，在《战史业书》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战史业书》中这样写道：“3月26日清晨的日军攻击并非是万岁突击，而是以造成最大混乱和给予敌人最大破坏为目标的精密计划下的攻击。”

栗林发出诀别电报后，一个星期内一直保持沉默，同时等待着发动总攻的时机。而这一周时间也足以使美军放松警惕。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史中记载：战斗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美军死伤172人，日军战死196人。但战斗并未就此结束，烧毁了

美军露营地的帐篷后，日本军的士兵们以元山机场和千鸟机场为目标发动了新的攻击，并在这里力尽而亡。

战后没有发现率领兵团的栗林指挥官的遗体。根据生还者的回忆，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最高指挥官在最后时刻攻入美军露营地后，右大腿受重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让军曹背着他，在 frontline 指挥战斗。因失血过多而无法行动的栗林最终与参谋一起自尽。

在执行登陆作战前，美军预计5天内解决战斗，但硫磺岛之战却持续了36天。第36天正是3月26日，在这个日军失去了主心骨的日子，美军拉下了硫磺岛之战的帷幕。

在此后美方发表的有关硫磺岛之战的相关资料与数据，都把3月26日之前的战争作为研究对象。

美军投入兵力大约为61000名，日军大约21000名。然而美军的28686名死伤者，却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最糟的数字。硫磺岛之战作为“胜者死伤人数超过败者的唯一战争”被铭刻在战争的历史上。可是，在3月26日以后，在硫磺岛上依然持续着历史中没有记录的战斗。

未被记载的战斗

虽然栗林向大本营发送了诀别电报，率领部队发动了全面反击，但还有一百名左右的士兵留在司令部战壕中。其中包括早已失去战斗能力的重伤员大约90人，及为了扰乱美军的电波，被命令留在司令部战壕中发报的无线班的5名士兵。另外，在岛内总长大约18公里的地下战壕中，还有一些成为孤军的士兵潜伏在各处。

在硫磺岛最高指挥官栗林战死的时刻，在硫磺岛的地下要塞中还潜伏着很多士兵，总数大约有几千人。然而，对残存的士兵们来说，新的地狱生活才刚刚开始。

“真的很残忍，因为日本人内部开始了同室操戈。还有很多不想让战友家属听到的话。”秋草看着自己记录硫磺岛战争经历的《战中日记》，在战后经过60多年的今天说出埋藏在心中的真相。

生还的士兵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事件应该公开吗？还是应该

埋藏在自己心中呢？战后，这个问题一直纠结在秋草心中。如前所述，秋草以“父母的死”为契机，决定记录自己在硫磺岛的亲身经历。

问到秋草的本意，他说：“因为实在是不能忍受在硫磺岛上受尽折磨的同伴们的感情因不为人知而被‘玉碎’一词埋葬。”

在硫磺岛守备队最高指挥官栗林战死时，秋草身负重伤，藏身于玉名山的“南方航空队总部壕（南方空）”。

3月1日，秋草所任职的玉名山通讯所，因遭到美军火焰喷射器的猛烈攻击，而全被摧毁，通讯器械也被全部烧毁。

为了报告通讯所的受损情况，秋草前往南方空。在秋草前进的路上，美军停泊在海上的军舰发炮射击。当时一旦发现日军的身影，美军会立即发动舰炮射击。

秋草趴在地面上，几秒后一枚炮弹在附近爆炸，随着一声巨响，卷起了大量沙尘。秋草拼命前进，但又一枚炮弹在秋草身后爆炸，暴风把秋草埋在沙子中。秋草站起来时才发现，炮弹的碎片击穿了自己的左腿，右手的食指、中指及无名指指尖部分全部被炸飞。

秋草靠着一条右腿勉强活着爬到南方空。南方空是硫磺岛内所有战壕中，屈指可数的大型战壕。

美军登陆前，秋草初次来到南方空时，这里储备了大量的

水和燃料，还有500桶罐头。无论是水还是燃料，或者是食物，这里都算得上储备最丰富的地下战壕。

士兵之间也流传着“在南方空里储备着足够士兵使用3个月的物资”的传言。因此，在指挥系统崩溃后，分散在岛内的士兵们都认为“去那里就会得到水和食物”，陆续聚集到南方空。可是，南方空储备的物资瞬间便消费一空。

现在，在巨大的地下战壕深处堆积的已不再是水和食物，而是战死士兵的遗骸。而且，力尽而亡的伤兵也不断增加。高温、呼吸困难的战壕中，到处都弥漫着尸山散发出的强烈腐臭。南方空只是一个挤满饱受饥渴折磨士兵的暂时避难所。

残存的士兵们一直靠吸泥水为生，甚至连泥水中的蛆虫都被一起吸到嘴里。

“泥水中有蛆的话，那可要感谢上帝了。因为有人告诉我，泥水里有蛆，说明里面没有任何毒素，直接饮用也没有危险。而且，把蛆一起吞下去，等于是把食物咽到肚子里。”（大越）

守备队的士兵们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尚有体力的士兵常常夜袭美军的野营地，冒着生命危险夺取食物。可是，能使用这种方法的士兵极为有限。战壕中有大量无法自己寻找食物的士兵，负伤的秋草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通讯兵原本就不是战斗人员，因此全体都没有配枪。

而且，因为我已经负伤不能走动，连自杀用的手榴弹和军刀都没有发给我。我手里只有一根竹子。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寻找食物了，我连动都不能动。”

伤势恶化，不能自由外出的秋草，一边与逼近自己的死亡抗争，一边竭尽全力拄着“竹杖”在闷热的地下战壕中徘徊寻找食物。发现了被炸弹炸飞的番木瓜树根时，他毫不犹豫地咬碎它并吞到胃里。可是，转瞬之间，战壕中连可以食用的树根都找不到了。

“你们怎么认为？在发动总攻击前，在南方空的电报室里烧毁文件和通讯器材。我找到了烧这些东西的遗迹，吃掉那些尚未完全燃烧的木炭。木炭可以吃吗？还是不能吃啊？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已经把木炭吃掉了。因为除了木炭，再也没有可以放进嘴里的东西了。一旦想起那段回忆，现在我都会流下眼泪。”（秋草）

秋草在日记中，坦白了自己在吃木炭时的心情：一边吃木炭，一边在心里回想着小时候吃的烤白薯。火大了时白薯的两端会被烧得漆黑，虽然觉得很苦，当时不也都吃了吗。秋草一边嚼碎口中的木炭，一边用这种方法来拼命地肯定自己口中的食物。

“现在回想起那段没吃没喝的日子，最少也有一周到十天

吧，长点儿的话大概有20天，也许会更长。那时我便告诉自己，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回顾历史，无论是会津的白虎队^①、还是忠臣藏^②，都至少有一个人生还，使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后世。所以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一定要有一个人生还，而且我不断暗示自己最后生还的肯定是我，我绝对不会死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如果不能再坚持下去，谁来把我们遭受到的痛难告诉世人呢，当时我在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秋草）

① 译者注：江户时代末年。1868年打倒德川幕府的倒幕势力和维护幕府的旧幕府势力之间发生战争。旧幕府势力在各地不断战败，“会津战争”时会津也成为了战场。会津藩势力尽全力抵抗。

其中由16~17岁的少年组成的军队被称为“白虎队”。若松城战役时“白虎队”退至饭盛山，20名队员站在饭盛山顶远望被战火包围的鹤城，以为城池已经被敌人占领，君主已经阵亡，于是全体在饭盛山顶自尽。其中只有一人生还，因此“白虎队”的故事才广为流传。

② 译者注：德川幕府时代，皇室为了答谢幕府的春节贺礼，派遣钦差大臣到江户回礼，幕府方面派了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负责接待钦差。浅野因讨厌行贿，未曾向礼宾司行贿讨教款待礼节。礼宾司吉良上野介因此怀恨在心，处处阻挠浅野。元禄14年（1701年）3月14日，受尽侮辱的浅野在江户城“松之走廊”拔刀将吉良刺伤。

将军德川纲吉大怒，命令浅野内匠头在当天切腹自尽，封地被没收。但判吉良上野介无罪。浅野家的家臣也变成了“浪人”（没有主人的武士）。

在当时武士间争斗双方都应该受到处罚，将军的判决令浅野家家臣极为不满。

以浅野家的家老大石内藏助为首的47个浪人，为了替主人复仇，历尽磨难，终于在一年后的12月14日杀了吉良上野介，而后自首也被判切腹自尽，牺牲自己的生命，解决了幕府的不公正判决。这47个浪人后来被称为“赤穗47义士”。

《忠臣藏》是按这段故事改编的木偶剧，后演变为著名的歌舞伎节目。


同室操戈

不断有不知实情赶到南方空的士兵，他们都认为到了南方空就会有水和食物。与西竹一的坦克连队并肩战斗的大曲，在4月份也前往了南方空。

“坦克部队全部阵亡以后，我就像丧家犬一样，不断转换战壕藏身。敌人来了，我虽然是立即逃走或者是藏起来，但我却完全没有与敌人战斗的感觉。我在空战壕中不过是寻找食物和水，只是在寻找能活下去的方法。”（大曲）

大曲凭着自己的记忆寻找各种大小战壕，对其一一搜寻。美军的炮击轰炸改变了硫磺岛的地形，一些战壕的入口或被泥土掩盖，或已被摧毁。尽管如此，大曲依然寻找进入战壕的线索：“在战壕中都掩埋着士兵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腐烂的味道会从泥土的缝隙间流出，因此我一闻到尸体的臭气，便能判断出这里曾经是战壕。”

大曲从泥土中挖出战壕，搜索水和食物时，有时还会发现



和战友的尸体一起藏在战壕中的活人。不过此时，他们只是同样考虑着怎样才能生存下去的人，即使是自己的战友，相互间也没有互相帮助的感情和友谊。

“因为对方也是为了不被美军士兵发现，而特意藏身在战壕中的，所以神经高度紧张。有些士兵故意在战壕周围留下脚印，有些士兵是几个人潜伏在一起、故意发出嘈杂的声音，这些都在暗示我不要进入这里。不过有时碰巧捡到了美军掉在地上的食物，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却可以和战壕中的士兵们交涉，用这些食物作为交换，让他们同意自己在战壕中停留几天。”（大曲）

也有士兵明明什么都没有，却说自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以此作为条件要求进入战壕。可是战壕中的士兵多半会以战壕里没有地方为借口把他哄走，然后悄悄地跟着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找到水。然而由于水的情报最初就是谎言，结果双方其实只是在互相欺骗。

“如果指挥系统健在的话，也许士兵可以互相帮助，但在指挥系统早已崩溃的情况下，小战壕中的士兵已成为乌合之众，每个人都只管考虑自己怎样才能活下去了。”（大曲）

在小战壕中，也有很多负伤无法行动，只是在静候死亡的士兵。由于觉得在大战壕里也许能稍微有些人性的活着，大曲把南方空当做了目标。可惜，费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巨大的

地下战壕后，大曲才发现这里也同样的在不断重复着悲剧，甚至可以说南方空早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地狱了。

为什么不投降

美军知道还有很多日本士兵潜伏在硫磺岛的地下战壕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作战。

在美国国立公文馆中珍藏着大约 10 万页的战斗记录，分组详细记载了为了清除潜伏在硫磺岛地下战壕的日本士兵，美军使用的全部手段。

对美军来说，硫磺岛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在扫荡作战的最初阶段，美军尝试和平解决问题，只是使用广播呼吁日本士兵投降。

“在战壕中也能听到外面的广播声。仿佛是每天的惯例，每天早上 10 点到下午 4 点喇叭中都播放爵士乐什么的。”（大曲）

在南方空中的竹内，也是每天都能听到美军劝降的声音。“刚刚进入 4 月，美军便在地下战壕的入口处，对着麦克风大声

说‘日本马上就要战败了。日本马上就要自食苦果了。’声音大得连在战壕最深处都能听见，大家都说‘别上他们的当’，而完全不理睬美军的劝降。”（竹内）

美军还到处散发日语的传单，宣传美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和他们厚待塞班和关岛等地日军俘虏的例子。可是，在地下战壕的日本士兵根本就不理会美军的劝降。

阿尔·贝里说：“我们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占领全部硫磺岛。只要有日本士兵还潜伏在岛上，美军就没有真正取得胜利。扫荡作战的任务是打开全部地下战壕，不让任何日本兵藏身其中。如果他们投降的话，我们也打算无条件接受他们。我知道地下还隐藏着日本兵集团，因此用喇叭大声呼喊‘你们出来投降就能得到自由’，可是却没有一个日本士兵出来投降。”

接替海军陆战队执行对日军扫荡任务的是美国陆军。他们在地下战壕外与日军面对面接触、亲眼看到了什么呢？

为了得到相关的证言，我们历经波折终于采访到原美国陆军部队中的一员——杰拉尔多·古拉奇。

杰拉尔多·古拉奇，1923年生人。在硫磺岛时，古拉奇担任陆军第147步兵连队D中队的分队长，部下有12名士兵。

这支分队在战斗几乎已决出胜负的3月21日登上硫磺岛。他们的使命是彻底清除潜伏在硫磺岛的日本士兵。

“我们没有遇到海军陆战队经历过的激烈战斗。但是我在那座岛上目睹的经历实在是太惨了，如果部队再让我去执行一次那样的任务，我一定会请求部队撤销这个命令。”

古拉奇说，自己在硫磺岛的任务是把残存的日本兵收拾干净。在最初执行白天巡逻，夜晚伏击日本兵任务时，自己不能理解那些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抵抗的日本士兵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来到硫磺岛前，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通过战斗，在某些意义上我被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之心而感动。可是我觉得永远躲在洞穴中不肯出来活命，实在是太傻了。我们已经约定只要他们从洞穴中出来，我们不会再伤害他们，更不会杀害他们，他们可以活着离开硫磺岛，活着回到自己的祖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依然要拼死抵抗呢？”

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总之我感觉到日本人的思想和我们美国人多少有些不同。”

守备队残存的士兵们一直屏住呼吸，躲在闷热、没有食物和水的战壕中。他们其实有不能投降的理由。

背后也会挨上一枪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从没有考虑过主动投降的金井说：“日本的军队长官告诉我们，即使是主动投降成为美军的俘虏，我们也只能活上几天，在接受完他们调查后，肯定还会被枪毙。我们都认为投降也不能活命，最后一样会被杀死。反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活着离开硫磺岛了，所以与其成为俘虏受辱，还不如坚持到最后。”

坚信即使是投降也会被射杀，面对日本士兵的这一想法，美军对应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让那些已经成为俘虏的日本兵，呼吁潜伏在地下战壕中的日本兵投降。

“先前被捕的日本兵边说自己的名字，边在与战友们一起潜伏过的战壕周围徘徊。发现战壕入口后，他们会说‘某某兵曹在吗？某某上等兵在吗？战争已经结束了，日本也已经战败了，你们出来吧。’以此呼吁战壕中的战友投降。”（秋草）

有些战俘不仅呼喊战友的名字，还会拿出实物表明投降美

军之后，自己得到的优待。

“有一位从前曾在一起战斗的同伴，为美军劝降时，递给我巧克力和香烟，并对我说‘如果投降，水和食物都不成问题’。”

成为战俘后，不但可以得到丰富的物资，还可以得到美军的医疗救助。听完这些后，有一部分日本士兵答应投降。可是，在此时却偶有悲剧发生。

“有一次，一位身上穿着破烂军服，面容憔悴的日本士兵接受了我们的劝降，走出战壕。估计他是位下级的士兵吧。他离开洞穴入口5米左右时，突然从洞穴中窜出一位连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的将校级军官。然后他面对下级士兵掏出手枪，毫不犹豫地开枪杀死了他。当时我们真是大吃一惊。不过，在这一刻，我们多少感觉出自己明白了一些多数日本士兵拒绝投降的理由。也许不让部下投降，不让他们死在敌人手里，也是将校的责任之一吧。”

投降会被枪毙——士兵们被这一恐惧深深束缚着，即使是在地下战壕中，在戕害性命的恶劣环境下。而且，士兵投降并不是自己个人的问题。大越说：“被敌人俘虏的士兵被视为‘卖国贼’对待，在户口本上会用红笔标记。我们当初受的就是这些教育。”

在日本，投降的士兵和卖国贼是同等待遇。士兵们坚信，如

果在战场上成为敌人的俘虏，故乡的亲人也会被人指责是“卖国贼”。

“有一次，一位俘虏带着巧克力等食品进入战壕，说‘美国的待遇好，赶紧从这里出去吧’，劝说我们投降。但我们一直拒绝：‘不，我们不出去。’交涉了很长时间后，没有结果，那位俘虏在转身准备离开战壕返回美军的战俘收容所时，有位士兵说：“就让他这样回去的话，他会成为卖国贼的，实在是太可怜了”，竟然掏出手枪，从他背后开枪射击。被射伤的战俘好像是自己爬出了战壕，没有留下尸体。”（大越）

被自己人从背后射杀的战俘不乏其人。在史料上，他们也被列为硫磺岛上“玉碎”的战没者。

“希望”与“绝望”

守备队士兵们不能投降成为俘虏，但藏在没吃没喝的地下战壕中，也是等死。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

在残存的士兵中有些人找到了“希望”，并开始了离谱的行动。

“这样下去谁都不知道硫磺岛守备队是怎样舍身战斗的。趁我们还活着，无论如何也要想法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日本本土。因此我们选出了大约5人，希望他们能游过大海到达日本本土。在夜晚悄悄爬下山崖来到海岸，抓着落在海里的电线杆，开始游向祖国。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借着海潮漂到日本吧。总共尝试了两次，虽然每次都竭尽全力的游，但一到早上便被海水冲回到硫磺岛海岸上。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是徒劳的，因此放弃了游回日本的念头，返回到战壕中。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可笑的想法。”（大越）

想到横穿大海的人不只大越一个。即使是不可能横跨1250公里到达日本本土，但可以去附近的一些小岛。日军要塞司令部第7根据队司令部的洲崎飞机场和海军水上基地所在地小笠原群岛父岛距离硫磺岛大约270公里。另外在硫磺岛周围还有些无人的小岛，在硫磺岛北方大约80公里处有北硫磺岛，在南方大约60公里处有南硫磺岛。包围硫磺岛的美军舰艇也比登陆作战时少了很多。有很多士兵都考虑趁着夜色悄悄突破敌人的海上包围网，离开地下战壕，摆脱这种地狱般的生活。

“晚上8点左右，30名士兵陆续离开地下战壕。我问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说做好了木筏，要去小笠原群岛父岛。我多次阻止他们要他们回来，说那根本就不现实。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脑子里只想着自己能使用木筏离开硫磺岛。”（大曲）

在没有任何生还希望的战场上，守备队士兵们拼命地寻找着“希望”。可是也有些找不到希望的士兵，因“绝望”而主动放弃了生命。

“有些士兵一点儿伤都没受，浑身上下都好好的，却在地下战壕中使用手榴弹自杀了。”（秋草）

与其被敌国的士兵枪杀，甚至是被自己的士兵枪杀，还不如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很多士兵都这样想。自杀可以说是硫磺岛守备队残存士兵可以自己选择的最后的自由。

然而，自杀有时却可能出现更为残酷的结果。秋草说：“使用手榴弹自杀，也不是肯定就能死成的。解除安全装置拉下引线以后，如果不紧紧地抱住手榴弹是不行的，光是拿在手里是死不了的。失败以后往往是炸掉了手腕，或者是炸飞了鼻子和耳朵，人却没被炸死，那样的话就更惨了。”

秋草固然是通讯员，没有被配发手榴弹，但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榴弹。尽管日本军方的教导是“被美军逮捕后，你们会成为俘虏遭受侮辱，所以还是趁早自杀为好。”但是守备队士兵们连自杀的武器都没有。


有些部队两名士兵配备一枚自杀用手榴弹，还有的是三名

士兵只有一枚手榴弹。有些士兵就是三个人拉着一枚手榴弹自杀，结果却没有死成，反而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

地下战壕的油灯光线昏暗，终日充满了血腥气味。藏身在这里的男人们，早已不是战斗的集团了。

自相残杀

在成为地狱深渊的硫磺岛地下战壕中，有力尽而亡者，也有活着的人——生还者们都是后者。金井在证言中暗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也许是人类的本能吧，即使是在穷途末路，坚信着‘自己没问题’、‘怎么都会有办法’的人，都能活下来吧？到硫磺岛赴任到现在，不是一次两次地想过自己没准就会死在这里。还经常想反正横竖都得死，不如在要害挨上一枪毫无痛苦的死掉。不过我在想‘不行了’之前，首先考虑的还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改变现状。‘就算是啃石头也得活下去’的决心，生还者大家都有吧？我觉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不行了’，也许真的就会不行了的。”



身负重伤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秋草也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说明自己能生还的原因。“在南方空认识的一位陆军士兵，他说自己已经不行了，并且把军刀送给我。最初看到军刀时，它满是红色铁锈，刀刃又短又破，还不如锯呢，我不敢相信它是一把刀。可是，那位士兵却对我说‘不需要那些又长又亮的好刀，它已经足够了。在关键时刻，用它既可以杀死敌人，也可以用来自杀……’那位士兵说着说着便死去了。我把这把破军刀当拐杖使，可以在地下战壕中像爬一样地行走了。到现在我都认为，那位士兵把军刀交给我，暗示着我可以活下去，这是能使我侥幸生存的第一个事件。”

残存的士兵们在五月依然被困在南方空中。侥幸存活到此时的大部分士兵们都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可是，在极限状态下，发生了更为令人痛心的悲剧。

“战壕中的士兵大约一半都是伤兵，重伤的士兵们手上、脚上、浑身都缠着绷带，已经接近昏迷状态。还有些士兵因为被火焰喷射器烧到，脸也肿得厉害，痛苦得终日呻吟。但是却有将校命令这样的伤兵三人一组，偷袭美军的野营地。”

虽然执行作战计划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但因军衔而产生的士兵差异并未消失。长官的命令依然拥有让部下听从的效力。因此，在军队中有些将校滥用自己的职权，像对待奴隶一样对


待自己的部下。虽然他不过只是中尉，但官衔比自己高的长官陆续战死，不知不觉间他便成了暴君，不断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

“我觉得奉命偷袭美军阵地的小部队，好歹也会配备竹枪和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可是那个将校却对他们说：‘去吧，而且别再回来了。’听到这话我觉得真是太残暴了，让他们偷袭美军阵地为什么还不让他们回来呢？其实就是为了减少争夺食物的士兵数量。”（竹内）

为了利用战壕中有限的水和食物多坚持些日子，战壕里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因此战壕内为了自己能多活几天的当权者想尽办法除掉战壕中的弱者——负伤兵，故意下令让他们偷袭美军野营地。

战壕中当权者的暴政并非仅此而已。美军已经占领了硫磺岛上的机场。格鲁曼战斗机横行在天空中。美军在千鸟机场配备了大约30架战斗机。知道这一消息后，中尉下达了不可理喻的命令——“去把战斗机偷过来！”

这位中尉企图让士兵们偷取敌机，然后自己乘坐敌机逃回日本本土。实在是荒唐的计划。士兵们离开战壕走到千鸟机场，已是性命难保了。就算是顺利地到达机场，在硫磺岛守备队中也没有一个人有驾驶美国战斗机的经验。果然，没有一位士兵主动接



受这一命令。

“美军虽然已经取得了胜利，但也不会马虎到让敌人偷走战斗机逃跑的地步。普通情况下谁都会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完成，但当时是异常情况下，在战壕中的士兵们产生了错觉。”（大曲）

中尉强行拉着四五名部下，勇敢地离开了战壕。可是他们连机场都没走到，刚刚离开战壕便被美军士兵发现，遭到机枪扫射。中尉慌张地跑回战壕时，发现战壕中的士兵们堵住了战壕的入口。

“因为当初制订‘一旦离开就绝对不能再回到战壕里’命令的就是这位中尉。谁都不希望他再回到战壕里作威作福。我也和其他的士兵一起端着枪，不让他返回战壕。”（大越）

在失去统制的集团中，充斥着自私的想法。强者和弱者混杂在一起，最有权的人可以成为支配者，在集团中横行无忌。像这样将校在战壕中作威作福的案例，并非仅限于南方空。在硫磺岛其他战壕中，闭门不出的残存兵集团内部，或多或少都有战壕之“主”支配着其他的士兵。

不过在长时间处于极限状态下，这些“支配者”最后都会像南方空的那位中尉一样，地位和权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我觉得日本军队中的秩序非常脆弱。士兵们严格遵守纪律只是表面现象，最后还是没上没下。在地下战壕中潜伏的士兵


们全都赤裸着身体。因为战壕中炎热异常，军服上全是虱子，根本就无法穿。大家不过是一群裸体的伙伴。无论是谁，在这时逞威风说：‘我是将校’，最后都会遭到部下的唾骂：‘什么东西，这个混蛋’并把他干掉！”（大曲）

没有希望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的人性。士兵们在忍耐饥饿和干渴的极限状态下，一点点小事也能引发冲突。士兵们在地下战壕中，进入了更深一层的地狱。

战争下的“鬼畜”

“在美军开始登陆时，为了以防万一，我在水壶中灌了‘最后的水’并随身携带。”2月底被美军俘虏的深堀说。开始和美军战斗，士兵们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失去生命。他们珍藏着“最后之水”准备在自己临死前饮用。这表现出他们渴望在非常时刻也能像正常人一样死去的心情。

随着战斗的激化，日军停止了每天一次的配给，士兵们很难保证最后的水了。尽管如此，到3月时，还有不少士兵随身携



带着临死前的饮用水。金井说出了自己在刚开始躲在地下战壕时的经历：“在战壕外面一位陆军士兵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海军先生，您身上有水吗？’那时我撒谎说：‘根本就没有啊’。然后他哀求着说‘我已经好多天没喝过水了，请您给一口水喝吧。’虽然我也觉得自己的水是能换取生命的宝贵物品，不能给别人喝，但在那时我还是没法拒绝他。我把水壶递给他，结果他一饮而尽。后来这位陆军士兵多次感谢我，并把自己带着的烟送给了我。不过这虽然叫烟，但已经被泥和汗染成了深棕色，根本就无法抽。”

把关乎自己生命的水分给同伴，这绝对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举动。不过在当时那个非常时期，为了自己能在战场上生存，这个美名可能是毫无必要的。金井补充说道：“别人求我给他水喝，我就让他喝光了自己的水，我也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在那座岛上，真的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让自己成为‘恶鬼’，坚决地拒绝他。”

三月、四月，到了五月，士兵们在地下战壕中依然忍耐着凄惨的生活。而且，残存的士兵们也一天比一天没“人样儿”。

“我虽然是没吃到过，但我知道有些俘虏会在劝降后，在战壕的入口处留下一些食物。”（秋草）

战壕中的士兵们蜂拥到俘虏留下的“慰问品”前，哪怕只是巧克力的碎片，饥饿的男人们也会凶相毕露地拼命争抢。脚

上有伤的秋草没能力抢到这些食物，他能做的只有吃那些没有完全燃烧的木炭和从自己身上军服上搜集到的虱子，还有就是从战壕深处的尸体堆的水壶和口袋中寻找到的食物。


这时即使是看到了同伴的尸体，士兵们的心头也不会涌起怜悯之情。竹内说：“最开始时还想把战死的同伴好好火化掉供奉起来，但是因为尸体燃烧产生的浓烟会导致我们被敌人发现，因此我们只能把尸体堆放在不碍事儿的地方。而且在把尸体扔进尸体堆前，大家会一起在尸体上寻找食物。”

金井说过，为了在战场上生存，士兵们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鬼”，但事实上，在地下战壕的凄惨生活中，士兵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忘掉了自己是“人”。

“已经感觉不出我们是人了，只能用‘畜生’形容。因为大家都成了畜生，所以在看到日本士兵的尸体时，谁都不会产生‘啊，他太可怜了’之类的感情。发现日本兵的尸体，我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吧？’。已经完全不是人类对待同类的方法了。”

日本军方教导士兵们，对手和敌人都是“鬼畜”。可是，从硫磺岛生还的士兵们却用“鬼”、“畜生”等词汇，形容自己在战场的极限状态下求生的样子。

战场上的士兵们经历过无数次同伴在眼前战死的瞬间。最



常见的就是在战场最前线，士兵临死前无法说话，只能凄惨悲鸣的场面。但是，在力尽而死的伤兵中，也有很多人在临死时说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句话。秋草说，很多士兵似乎跟商量好的一样，都在死前只留下“妈妈”这一单词。大越也说有很多同伴都是在死前呼喊自己的母亲。

“要问士兵们在临死前都说过什么，最多的还是喊‘妈妈’，不过也有在临死前喊女人名字的战友。在我看到的士兵中，很少有在临死时喊‘天皇陛下万岁’的，更没有一人在临死时喊‘爸爸’。”（大越）

在临死前呻吟“水”的士兵也数不胜数。在地狱般的战场上，士兵们不可能在临死前见到自己最重要的人，这时一口水都成为死者们最后的愿望。可是几乎没人去听他们在最后时刻讲出的愿望。

“人类在有理智时，如果面前出现即将死去的同伴向自己哀求水喝，哪怕我们只有一滴也会毫不犹豫地送到他的嘴边。但是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会一脚踹飞那些用尽最后的力量把手伸到我们面前哀求着我们给口水喝的伤兵，认为理所当然地保护自己的水。严重的时候，还有士兵为了夺水残杀自己的同胞。失去理智的人可以残忍无情到这个地步，包括我在内所有的生还者都有过亲身经历。”（大曲）

开始扫荡


5月7日，开始执行扫荡作战的美军，终于向南方空正式发动攻击了。美军决定不放过一个日本士兵。对这些丝毫没有受降征兆的日本士兵，美军不会永远的执行温和的劝降政策。

“在战壕入口处茶壶大小的罐头状盒子滚入战壕中，喷出了干冰状的白色烟雾，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了”（秋草）

美军开始使用烟雾弹驱赶日本士兵。可是在巨大的地下战壕中，道路四通八达，士兵们迅速逃进烟雾无法到达的战壕深处。

美军发现烟雾弹作战毫无效果后，用瓦斯弹替换了烟雾弹。

“催泪瓦斯、黄磷气、氮气，美军把这些扔到战壕里。我们几乎无法呼吸，痛苦的呼哧带喘，不久便失去意识昏倒在地。尽管有些身体较弱的士兵就此死去，但这些气体的毒性只是一时的，战壕中进入新鲜空气后，我们又逐渐恢复了意识。”（大越）



被美军用气体攻击了几次后，士兵们很快便学会了应对方法。大曲说：“地下战壕中只要保持通风，即使睡觉时遭到气体攻击也不会死。可是如果通风孔堵塞，敌人扔进瓦斯弹，那就完蛋了。因此在睡觉时我们也要把手举起来，确认地下战壕中通风良好。如果完全感觉不到冷气，那就说明空气不流动，我们会立即转移到别的场所。”

美军士兵也知道，潜伏在地下战壕的日本士兵们一直在忍受着残酷的环境。尽管如此，无论美军使用烟雾弹，还是瓦斯弹，这些日本士兵们都不肯出来。贝纳贝基回想那段记忆，说自己也不能理解日本士兵的心理：“日军有‘绝不投降’的哲学。我也反对在还有希望时投降，但在当时那种绝望的状态下，还执行这种哲学实在是不可理喻。日本兵的战斗，早已到了毫无意义的阶段。就这么藏在地下，到底能有什么作用呢？完全没有不投降的理由。聪明人在损失惨重前便会投降，但日军中没有这种单纯的哲学。我们也都觉得让日本兵投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们毫不怀疑自己的想法，坚决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对这些不肯投降的日本兵，美军也逐渐失去了耐性。从战壕入口投下的瓦斯弹换成炸弹。美军作战策略转变为摧毁地下

战壕，活埋日本兵。

“虽说是敌人，‘活埋人类’的军令也过于残忍了吧。那些日军长官在投降者的身后掏出手枪，开枪打死自己的下属，并把他们拽回战壕……”

古拉奇开始讲述自己在战壕外看到的脱离常理的战场。意外的是，这些证言竟然与日本生还者讲述的战壕内的证言完全一致。

“我的任务就是清除岛上残留的日本人。作为士兵，我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使用炸弹活埋日本兵，目的是把他们赶出战壕，免得他们再攻击我们。我也不能对我的长官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想这么干’之类的话。而且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令人厌恶的工作，但当时却对活埋日本兵的行为没有什么抵触感。”

尽管如此，日本兵依然逃到地下战壕深处，生存了下来。此后，美军的攻击继续升级。5月14日上午11点，美军在扫荡作战中使用了最后的残忍攻击手段。

脱离苦海

地下战壕深处的地面闪闪发光，士兵们聚集到那里混乱异常。在战壕入口附近向下面张望的秋草在一瞬间，对自己的眼睛产生了怀疑。

“我看到了水一样的东西，我赶紧下来，果然真的是水。不知道是从哪里流进来的水，逐渐增加，腰部以下全部被浸泡在水中。因为我们跟水阔别了很长时间，有人开始洗澡，有人甚至开始游泳。因为战壕中堆积着各种废物混杂在水中，水变得很浑浊并且很臭，实在是难以下咽。战壕中的水黏黏糊糊的，与其说它是水，我感觉它更像是很浓的元宵汤。”

地下战壕中，建有厕所。不过只是在最初的几天有人负责清理厕所。

“说是厕所，但没有手纸，因此上完了谁都不擦。不愿意的话，就那么晾着。跟动物一样。”（秋草）

士兵们长期躲在地下战壕中，战壕中的厕所都失去了用途。竹

内说：“说起来比较恶心，在战壕中有很多无法行动的伤兵，他们根本就无法去厕所。因此无论是小便还是大便，他们都只能随地便溺。”


流进地下战壕的水混杂着士兵们的污物，积攒在地下战壕的地面上。右手和左脚负伤的秋草，因为担心伤口进入细菌，没有进入水中。但大量士兵为了感受一下自己已经遗忘掉的水的感觉，聚集在战壕中的污水中。

灌入地下战壕的是美军运来的海水。并且在海水中混杂着大量的汽油。

“美军从地下战壕的入口扔下了手榴弹之类的东西，爆炸之后战壕中瞬间成为火海。水都在燃烧。那些赤裸在水中的士兵陷入火海。被烧伤的士兵浑身的皮肤都脱落下来，高喊着‘疼啊疼啊’，大家都痛苦之极。”（秋草）

秋草曾经亲眼看到一位被烧伤的士兵，跟神官驱鬼时使用的帛一样，脸上和手脚上的皮肤脱落，全身都挂着自己的皮肤。实在是惨不忍睹。

“士兵们被烧坏的皮肤下面渗出了鲜血，他们的痛苦根本无法忍受。战壕中充满了那些无法忍耐疼痛的士兵发出的哀鸣声，随后便有人对被烧伤的士兵怒吼‘安静点！’。结果被烧伤的士兵回应：‘你也被烧成这样试试，怎么能安静呢！’，双方开



始争吵，最后没被烧伤的士兵说‘那好吧，我让你安静’，掏出枪来把被烧伤的士兵杀死……每当战壕里传出枪声，我就会想又有人被杀了吧。”（秋草）

为了死守硫磺岛而修建的地下战壕，如今已经成了火海，意味着日军早已无处容身。被美军追赶得像落入口袋的老鼠一样，日本士兵陷入了混乱。

“被烧成那样，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那些士兵根本活不了多久。我觉得他们顶多也就是能活3天。这些濒死的士兵们大声叫嚷、悲鸣，其他的士兵会本能地认为‘他们太吵了，杀了他们吧！’自然地把枪口对准这些濒死的士兵。

战争使人不像人了，人必须不干人事就是战争。现在想想，虽然觉得羞耻，但在战场上，为了生存的士兵们只能像畜生一样按本能行动。我认为在战场发生什么事都不稀奇。”（大曲）

被一枪打死——其实很多伤兵自己也希望这样。没有治愈希望的伤病，使士兵们痛苦难耐，夺走了他们生存的希望。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官衔，也不知道他是陆军还是海军。一位我不认识的、浑身被烧伤的士兵走到我面前，哀求着‘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无论我问他什么，他都只回答‘杀了我吧’。因此我只能说‘好吧’。因为他说‘让我朝着东京方向死吧’，我让他头向北方躺下。那位士兵最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请带着我的希望一起活下去’。我拿着手枪的手不停地颤抖，枪口顶住他的太阳穴后，我迟迟无法扣动扳机。”（竹内）

比起这么活下去，还是现在就死比较幸福——士兵们创造了这样的价值观，并且有很多士兵都坚信选择自杀可以使自己脱离苦海。

“扶着濒死的士兵时，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不过最后还是觉得与其让他继续受苦不如趁早杀死他为好。就这样被敌人俘虏，他会成为卖国贼，现在就死的话还是光荣的战死。因此，我心里也想让他快些死掉。

在地下战壕中，有五六位或者是七位士兵，他们被汽油烧得浑身是伤、无法行动但依然活着。看到他们后，我想还是让他们自杀为好，把手榴弹给了他们。因为一人一枚实在是太浪费了，给他们两人一枚手榴弹。可是手榴弹却因为受潮无法引爆。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为了让他们不再受苦，光荣的战死，我只能让他们用枪自杀。”（大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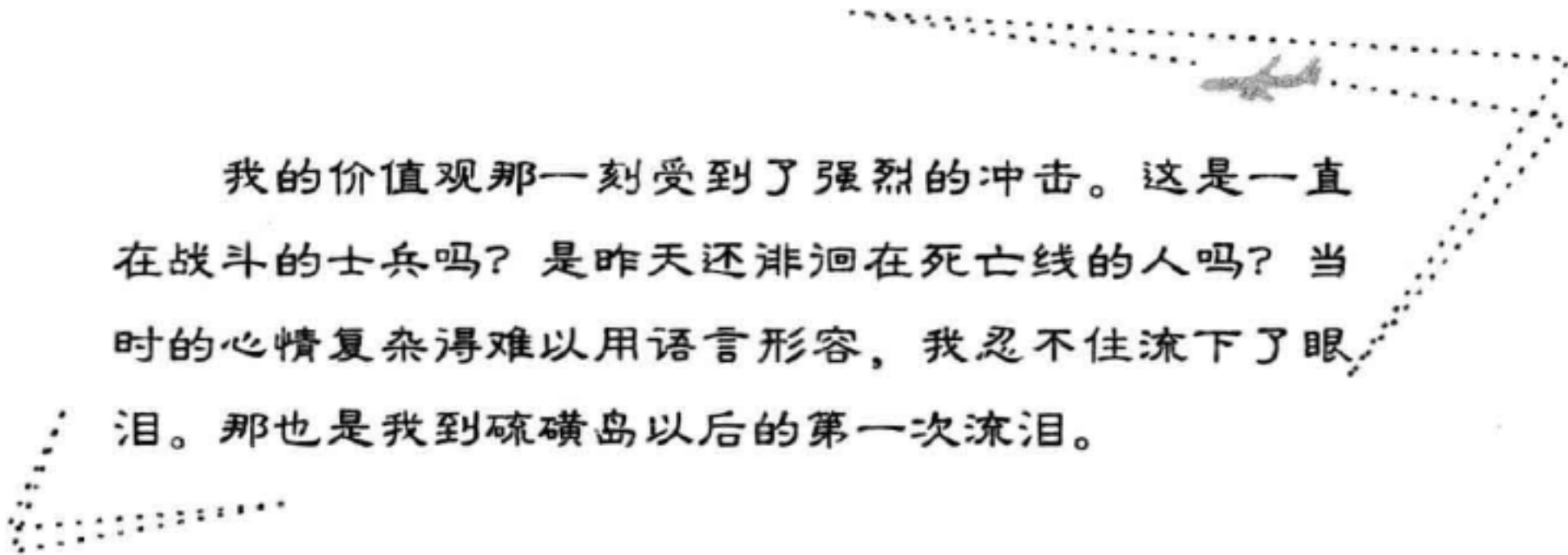
士兵们在自杀的瞬间，您没有产生怜悯的感情吗？——大越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样活着的话，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第五章

● 地狱归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我的价值观那一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是一直在战斗的士兵吗？是昨天还徘徊在死亡线的人吗？当时的心情复杂得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也是我到硫磺岛以后的第一次流泪。

战斗的尽头

美国海军陆战队取得胜利后离开了硫磺岛，但藏在战壕内的日本士兵却和美国陆军展开了持久战。日本方面如前所述，生还者们接连为我们采访组讲述了骇人听闻的证言：在海水中加入汽油点燃，使用这种残忍手段的美国陆军；饥饿和干渴到极限、毫不知情地跳到混杂着大量汽油的海水中的日本士兵；为了抢夺一点点食物和水，自相残杀的鬼畜……每个沉重的证言都讲述了历史中不曾记载的战争真相。从日本的角度看，硫磺岛之战进入持久战；从美国的角度看，硫磺岛之战是一场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的扫荡作战。

5月17日的美军战斗记录中记载“逮捕了最后的日本兵集团”，也就是说，美军在这天完成了扫荡作战。

“执行彻底的扫荡作战计划，目的是把所有的日本人都赶出硫磺岛。可能大家会认为我们残忍无情、不择手段，但真正该责备的却是日本的领袖。我们最初不也是一直在耐心地劝降地

下战壕中的日本兵吗。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呼吁日本放心地投降。导致他们一直不肯投降的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领袖欺骗他们的人民和士兵，歪曲了大家对这场战争性质的看法和对投降的认识。”（古拉奇）

战斗记录中记载着，在扫荡作战的最后一天，有63名日本兵被捕，20人阵亡。

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最后被捕的日本兵。在5月17日以后，岛内各处的地下战壕中依旧潜藏着日本士兵。然而地下战壕早已不是人类可以生存的环境了。残存的士兵们因为营养不良和缺氧纷纷失去意识，一个接一个地被美军俘虏。

最高指挥官栗林阵亡后，转战岛内各地战壕的金井，在东海岸的小战壕中被美军发现。

几乎把金井活埋的地下战壕，在部下用手榴弹自杀时被强烈的气流冲开了入口。金井在入口处，听到外面有日本兵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喊我名字的人是我在北地区通讯壕的熟人，负责暗号的士兵。我问他‘大白天的走在外面没关系吗？’，他说‘没关系的，一起来吧’，并从洞口扔下绳索。他是值得我信任的伙伴，我也想出去透透气儿。他说‘把手枪、手榴弹和指示灯之类的危险品先扔上来。’我把这些都交给了他。我顺着绳索向上爬时，发

现自己已经没力气爬出去了，结果还是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拉了出来。一出来便发现周围被美国士兵包围，并叫我‘举起手来。’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让我举起手来，我即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我被他们拉着，走了大概几十米就到了美军的营地。”

潜伏在南方空的竹内如前所述，没有接受美军的劝降，好歹还是活了下来。在扫荡作战的最后阶段，竹内虽然挺过了水攻和火攻，但他却被充满战壕的烟雾折磨得痛苦不已。确信如果继续待在战壕内肯定会因窒息而死后，竹内和几人一起决定离开战壕，但刚离开战壕便被美军俘虏。

“到了最后关头，战壕都被烧得不成样子，我只能披着毛巾从战壕的入口离开。”

大曲说自己曾经想过自杀：“虽然想着能躲到最后，但渐渐觉得那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我还在担心身边的同伴。在战壕中，有一位叫菊田的伤兵，他和我同期毕业。我认为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因此决定先把菊田杀了，然后再自杀。我把手枪顶在他的头上说：‘我现在就杀了你啊！’，准备扣动扳机时，他小声嘟囔着：‘我还不死啊！’。因而，我非常犹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虽然没打算投降。但大曲说，事实上在自己心中，对成为俘虏的恐惧感正在一点点消失。“每天我都在战壕入口迎接那些被美军俘虏、穿着美国军服的日本兵。因为多次看到他的身影，我渐渐注意到被敌人俘虏了也没被杀死啊，也许还能活下去吧。在战壕中，也有士兵说还是当俘虏比较好，我对他们说：‘想当俘虏的就去当俘虏吧’。结果有人顶撞说：‘这样当指挥官太不负责任了吧’。虽说当时我在战壕中官衔最高，但平时我根本没有指挥过他们。不愿自己承担责任的士兵，希望长官能命令他们投降。在这种时刻，大家都想让谁担任指挥官。”

五月末，大曲与无法坚持地下战壕生活，时常讨论是否投降的士兵们一起，被美军俘虏。（被俘后）大曲说：“战壕中还有一位活着的士兵。”把负伤战友的位置告诉美军后，大曲来到了战俘收容所。

“到了美军的营地后，首先让我洗澡并穿上美军军服。之后我来到战俘收容所，看到大约一百人左右的日本兵。其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愉快地一起大合唱……我的价值观那一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是一直在战斗的士兵吗？是昨天还徘徊在死亡线的人吗？当时的心情复杂得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也是我到硫磺岛以后的第一次流泪。”

“战壕被烧毁，我觉得这下已经彻底完了。虽然我们藏身的地下战壕有十来个入口，但陆续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堵住了。当最后一个入口也被堵上时，我才觉得该出去了。那时我并没奢望能获救。只是因为很久都没见过太阳、月亮了，离开战壕只是为了最后能死在阳光下。”大越说道。


大越和同伴们一起挖开了被泥土堵塞的战壕入口。没有任何工具，也没有体力。大越和士兵们只能轮流交换，赤手挖掘泥土，好几个小时后，终于打开了通向外面的出口。

大越爬出战壕，看到了太阳。但他的记忆却在此时中断。因为在战壕外，到处都是美国士兵，大越脚上被打了两枪，失去了知觉。

“在美军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约在两周后我被送到关岛。到了关岛后，我第一次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我被镜子中的自己吓昏了，我脸上没有一点儿肉，眼睛似乎要迸出来了，鼻子只剩下了鼻孔，简直就变成了一具白骨。”

手上和腿部重伤的秋草，记忆中也没有自己被美军俘虏时的记忆。秋草说，在自己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地方。

“房顶上铺满了椰子树叶，我躺在用椰子树做成的床上。



旁边还有一张床，上面躺着的日本兵叫竹下，他告诉我这里是关岛的医院，我被搬到这里的时间是6月1日。”（秋草）

为什么自己没死反而得救了呢？秋草说自己在关岛的医院中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战壕中混杂着汽油的海水在汽油烧干后，只剩下了脏水。秋草便漂浮在那脏水上。失去意识的秋草如果就这么漂着，很有可能成为战壕深处堆积的尸山中的一员。幸运的是，路过的美国士兵发现了秋草，并把他救了出来。

搭救秋草的美国士兵经常带着狗出来巡视。狗冲着战壕深处狂吠不止，美军士兵觉得事有蹊跷，于是急忙进入地下战壕查看，结果发现了一息尚存的秋草。

“幸亏狗告诉它的主人，我才能得救。”

这便是秋草自己没有记忆的生还的瞬间。

没有胜者的战争

扫荡作战结束后，美军调查了硫磺岛上全部的地下战壕。

看到战壕中惨状的美军士兵全部惊呆了。

为什么非要坚持到这个地步呢？硫磺岛玉碎战——那是极
限的战争。

贝里说：“战斗结束后，我进入日军藏身的洞穴中调查。发现一个可能是伤兵躺过的平台，我考虑着那些生活在这里的日本兵的心情。到底他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想法迎接死亡的呢？如果让我在这个洞穴里生活，肯定会觉得这里是地狱。实在是太可怕了。

战争没有胜者和败者之分。我觉得没有谁是硫磺岛之战的胜者。我们之间只是互相残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愚蠢之极。”

贝里说自己在回国后，精神上饱受折磨。妻子也无数次看到贝里因噩梦从床上滚了下来。另外，贝里一旦进入狭窄封闭的空间，即使是在车里或者是在电影院被人群包围时，都会产生难以表达的不安，还经常有从高处跳下来的冲动。我觉得贝里患上了广为人知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PTSD）”，患此疾病的人一般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后来从越南战争归来的士兵们也有很多人患这种疾病。

“只有在硫磺岛战斗过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痛苦。”贝里说，自己在战后没对周围任何人说过自己在硫磺岛经历过的一切。到1990年为止，大约半个世纪里，贝里都在保持沉默。为了让后世知道“战争是什么”，最近贝里才开始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经历。

完成任务后，在离开硫磺岛的船上，贝纳贝基和海军陆战队的同伴一起凝视硫磺岛。视野中的硫磺岛越来越小。贝纳贝基回想起自己在岛上的经历，每个回忆都是悲伤的回忆。

“在硫磺岛上失去了很多生命。在船上眺望硫磺岛时，有位战友对我说：‘皮特，那里的经历虽然非常宝贵，但是就算给我一百万美金，我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然后，他自言自语般继续说道：‘没发生该多好，绝对是没发生才好。’在我的心中也有这样的声音，这也是每位登陆硫磺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有的心情。”

乔·罗森塔尔拍摄的那张硫磺岛飘扬的星条旗的照片，被印制成美国的邮票，最近美国造币局还用它的图案发行了纪念币。那些曾经在硫磺岛战斗过的士兵，到现在依然是美国国民眼中的英雄。

可是在日本却完全相反。被美军俘虏，战后回到日本的生还者中，很多人都绝口不提硫磺岛的战斗。知道这一事实后，古拉奇无法掩藏自己的惊讶：“在我们的国家，在战斗中被敌人杀死，或者是被敌人俘虏，都不是不光彩的事。实际上，在美国士兵回国时，如果他们在战争中被敌人俘虏，大家都会把他

们当做是英雄，特别是那些多年被俘虏的美国士兵。越南战争
中被俘虏后回国的士兵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有些人被俘了7
年。离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很近的亚利桑那州的上院议员，也曾
被俘6年。”

在硫磺岛残存的士兵们陷入极限战斗时，冲绳在上演着把
百姓卷入战争的可怕悲剧。

在失去了硫磺岛这一屏障后，日本连日遭受从塞班基地起
飞的B-29轰炸机的轰炸，被轰炸的城市数量上升至66座。

8月6日、9日，从天宁岛起飞的轰炸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
原子弹。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在硫磺岛之战中，美日两国损失人数如下：

美国战死者6821名，负伤者21856名，合计28686名。

日本战死者20129名，负伤者1023名，合计21152名。

（以旧厚生省^①发表的最终数字为基础，根据《战史业书》
的数字订正。）

^① 译者注：厚生省，原日本政府部门之一，最早设置于1938年，2001年
已与劳动省合并，并改组为厚生劳动省。但在新闻报道中，仍常将厚生劳动省
简称作厚生省。社会福利与劳务，譬如医疗、卫生、福利、公积金等，都是厚
生劳动省所掌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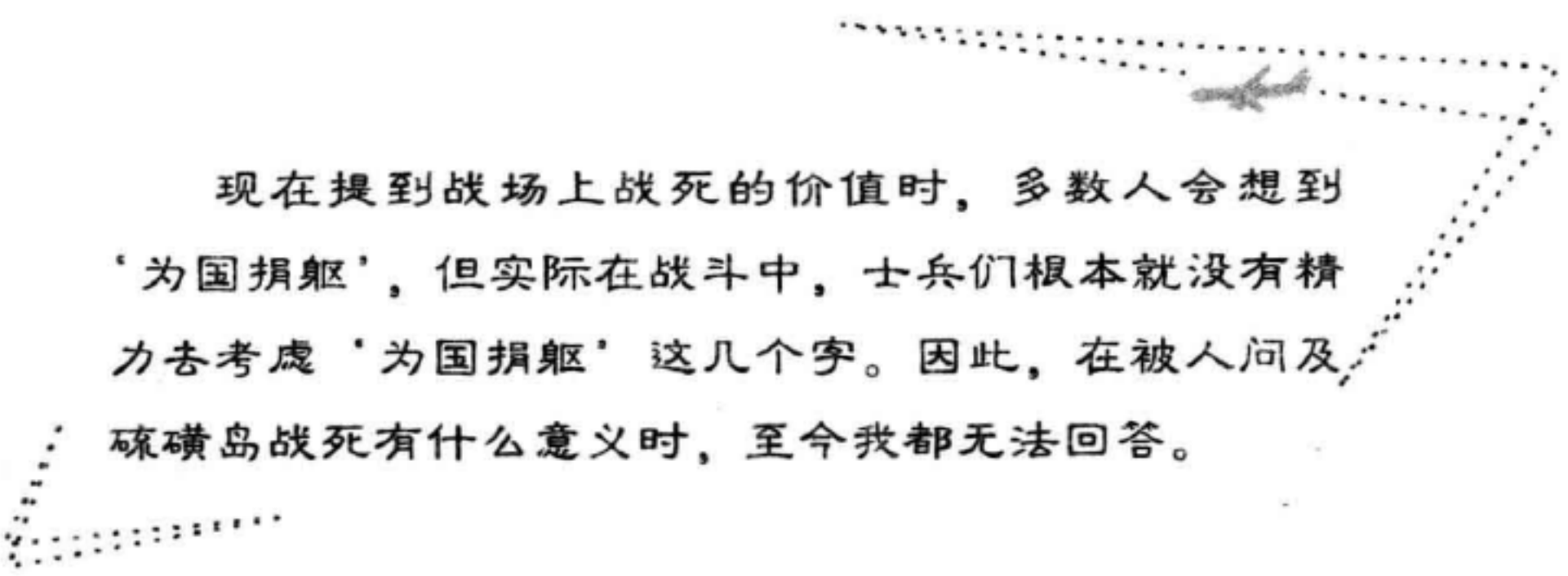


战后，硫磺岛作为空军基地接受美国的统治。1968年6月26日，美国把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一起归还日本。在硫磺岛的地下，至今依然有一万具以上的遗骸未被收集，长眠于此。

终章

● 生还者们无声的呼吁

1. 生还者们
2. 生还者们
3. 生还者们
4. 生还者们
5. 生还者们
6. 生还者们
7. 生还者们
8. 生还者们
9. 生还者们
10. 生还者们



现在提到战场上战死的价值时，多数人会想到‘为国捐躯’，但实际在战斗中，士兵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为国捐躯’这几个字。因此，在被人问及礞岛战死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我都无法回答。


只有战争不能忘记

回顾60多年前的历史，大越晴则为我们讲述硫磺岛之战的经历时，时而眼中清晰的浮现出恐惧，时而脸上浮现出自嘲般的冷笑。由于终于一口气说出了长年埋藏在心中的秘密，他的心理状态这时也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越在战后，曾经就任过多个职位，最后的工作是给电机大厂的会长开车。在工作之余，大越独自祭拜了全国各地的灵地：关东、东北、四国……仿佛是为了考验自己，大越冒着大雨也会坚持外出祭拜。大越说：“可是无论自己怎样做，感觉都不能原谅自己。”

这次大越在摄像机前，坦白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许这就是他赎罪和净化自己灵魂的方式。

在那场战争中发生过什么？——全盘托出自己深藏心底60余年的记忆后，大越露出了笑容，继续说道：“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也因此越来越觉得还是把自己



的经历说出来为好。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自己经历过的战争。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老了，昨天或今天刚做过的事儿立刻就想不起来了，但那场战争我至今无法忘记。在硫磺岛经历的事，就算像针孔一样小，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后，我会尽力让自己忘记很多事，但在死前我都会带着战争的记忆活着。”

采访结束后，大越在庭院里招呼我们过去，说有东西想让我们看。我们借用拖鞋走进院子里，大越却匆忙地示意我们不要再行动。大越指着我们的脚下说，想让你们看的就是这个。我们低头一看，在草丛缝隙的杂草上盛开着5厘米左右的小花。我们差一点儿就踩到它。

“螺旋花”，大越这样称呼它，不过大越也不知道它正式的名称。花茎扭曲为螺旋状，十来朵花蕾悬挂在下面，盛开着鲜花。“每年它都会迎风播撒自己的种子，”大越说，“它也是这样在我家的庭院扎根的。”大越羞涩地说自己非常喜爱这种小花。


动摇的记忆

深堀正一郎生还归国后，一直在寻找着牺牲战友的亲属。找到战友的住所，拜访战友的亲人时，深堀曾被对方责备：“为什么只有你活着回来了！”。

“只有我自己生还归国，我觉得实在是很对不起那些战友的亲属们。我这60年来一直在想，自己是否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如果有战友的亲属询问硫磺岛上发生的事，连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我也不会隐瞒，如实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有些事是我至少还可以做到的，比如一直在战友的灵位前进香，每年3月17日送去供品。”

深堀每周都要去长崎市中心的中町天主教教会做弥撒。他总是比其他的教徒早30分钟以上到场，拖着无法自由行动的腿走到最前面的席位前坐下，双手合十，闭上双眼，开始小声祈祷，周围的人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为什么让我活了下来？——深堀在战后也一直在追问自己。



他不只是在战争中吃尽苦头，在战后也依然过着艰辛的生活。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拼命地走上复兴的道路，在这里深堀找到了自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场所。

生还归来后，深堀从养几头猪开始，创立了一家销售火腿的小型肉食公司。深堀说，被俘后在关押自己的收容所中，曾经品尝过的厚猪肉让自己终生难忘，这也是成立肉食公司的原因之一。当时深堀非常惊讶“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美味啊！”从此，他决定为了丰富日本人的饮食而奋斗。他反复对员工强调，公司的目的并非是赚钱。也许是深堀废寝忘食努力工作的成果，公司虽然没成为大企业，但一直依然坚持到了现在。

看到深堀在弥撒时，无我无他虔诚祈祷的样子，我们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神给了他那样残酷的经历，他为什么还能继续相信神呢？也许在这虔诚的信仰中，他找到了那无数战友牺牲的真正意义。

神父宣布结束祈祷时，我们注意到深堀脸上流下了大滴大滴的泪水。即使是在虔诚信徒较多的中町教会中，他也是唯一一个露出这样表情的人。我们询问他为何落泪，深堀回答道：“不是因为想起战争时的事。”

对深堀来说，在那座硫磺岛上的经历到底算什么，现在他大概也无法准确说明吧。经过60多年，深堀的内心一直充满了


矛盾，一片混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因为每当面对这件事时，深堀都会觉得内心大乱，受到伤害吧。

在把硫磺岛生还者和阵亡者家属聚集到一起的战没者慰灵祭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金井启。他对我们说，每当阵亡者亲属询问他阵亡者的愿望时，自己都会有些犹豫。

“亲属是阵亡士兵的儿子，他说‘少一条腿也好，不能再说话了也好，我只想让我父亲活着回来。’那也是这位儿子的真正想法。可是在那种残酷条件下战斗的士兵，根本就想不到这些。也许今天就会死，也许明天就会死。如果必须要死，那么最好是不受痛苦地死去。士兵们在每天的战斗中只考虑这些。因此，像‘你挨一枪就死掉了，没有受到折磨，真幸运’这样的话，大概只可以在战友的墓前说，但不能对着战友的亲属说。我觉得从硫磺岛之战生还的士兵们悼念自己同伴的心情，与阵亡者亲属悼念自己家眷的心情完全不同。”

也许是因为有那些经历吧，金井在采访结束后说要送我们到车站。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一丝不安，“他们能真的理解我的真正意思吗？自己的真正意图，我到底表达出了多少呢？”

在距离车站大约一公里的路上，我们和金井闲聊的话题不着边际，时而说到教育现状问题，时而说到政治问题……在分别时，金井对我们深深鞠下一躬，直到我们到车站时，他依然



没有抬起头来。

一定要把阵亡者的心声传达给世人——从他的举动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难以传达的事

把硫磺岛上发生过的一切，正确地转达给世人非常重要。可是，竹内昭说，同时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比如当我们对亲属说时，他们都很难理解。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实在是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况。而且，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也不是硫磺岛之战的全部，我能正确的表现到何种程度呢……我觉得如果说出自己知道的事，伤害到了阵亡者的亲属或者是亵渎了那些阵亡的人，那还是不说为好。”

竹内是这样说那位浑身被烧伤，哀求自己杀死他的士兵的。

“虽然那位士兵在求我帮忙时说‘请带着我的希望一起活下去’，但我觉得，他还是想说自己想再多活些时间吧。不过这也

只有他本人才清楚，他带着这种感情对我说‘请带着我的希望一起活下去’，我实在是非常感谢。那句话，至今依然回荡在我的耳旁，使我能以享天年，这句话也一定是能让我活到现在的原动力。”

大曲觉说出了“命运”一词。战争是人类制作出的悲剧，一旦投身到旋涡中，在那里等待人类的只是人类力不能及的结果。

“为什么死了，为什么还活着，我考虑了很多很多，但我觉得只能说那只是那时的命运。我也一样，死在哪里都不稀奇，战死的士兵们也一样，谁生还归来都不奇怪。”

虽然我真的觉得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很可怜，希望他们能安静地长眠，但我却不认为每个人都是英勇战斗，光荣战死的。现在提到战场上战死的价值时，多数人会想到‘为国捐躯’，但实际在战斗中，士兵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为国捐躯’这几个字。因此，在被人问及硫磺岛战死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我都无法回答。”

追问牺牲的价值

战友们的牺牲有什么价值，自己该怎样回报战友的牺牲，秋草鹤次至今依然在不住的自问。“在硫磺岛上战死了很多很多日本士兵，他们的牺牲一定有些价值吧。虽然我得不出结论，但如果没有价值，那他们也太可怜了吧。‘你死得没有价值’，这对战死者的亲属来说太残忍了，我们这些生还归来的人也无法忍受。可是，到底他们的牺牲有什么价值？这是难以说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曾经在硫磺岛的经历是一场“战斗”，大概更符合事实，但如果我们都否定了这场战争，那牺牲的战友到底为了什么呢？我们苟活至今又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在硫磺岛战友们的牺牲没有价值，那么我在那段时间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无意义的吧。”


不愿意自己在硫磺岛上经历的艰辛没有价值，秋草同时还不愿对人说出自己曾经忍受的痛苦。秋草说：“我对父母都没说过硫磺岛上的事。如果我说了的话，父母会说‘吃了那么多的

苦啊！’他们也会非常伤心。因此我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才开始写日记的。作为硫磺岛生还者，我认为这种向世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方式，能够回报那些牺牲的战友。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是他们认可的，我只能对战友们说：‘我只能这样活着。请原谅我，我真的非常努力。’”

借用秋草家可以看到庭院的安静房间，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秋草的妻子喜欢养些花花草草，但在采访时凑巧没有什么植物开花。不过，今年刚刚种植的百合已经长出了花蕾。在秋草夫妇的再三要求下，我们带着照相机走到院子里。虽然百合还没有开花，但可以看到大朵红白相间的花骨朵。我们把镜头对准花蕾时，秋草看起来非常高兴。

在百合根部附近的草地上，我们看到了见过的小花。小小的粉色花朵盛开在螺旋状的花茎上——曾经在大越家看到过的“螺旋花”。一定是随风飘荡到这里的吧。在大越家我们看到“螺旋花”时还只是花蕾，现在大约经过了三周，这里已经盛开出可爱的小花了。

硫磺岛，也可以说“南方空”——了无生机、死气沉沉、丑恶恐怖的“世界尽头”。这些小草仿佛洞悉了这些曾在“世界尽头”历尽磨难的男人们心中无限渴望的生机与美好，它努力的追寻着这些生还归来的男人们。虽然没有人注意到它，但它



依然为这些男人们绽放着可爱的小花。

从玉碎战的地狱生还归来，在战后平静生活的硫磺岛的士兵们。

战争到底是多么残酷的事——“真相”至今依然清晰地烙印在生还者们的记忆中。

鸣 谢

金井启、大越晴则、竹内昭、大曲觉、深堀正二郎、秋草鹤次、阿尔·贝里、皮特·贝纳贝基、杰拉尔多·古拉奇（省略敬称）

再次感谢以上作出重大决定，协助采访的各位生还者。

向日美合计约 27000 位士兵的英灵献上诚挚的哀悼之意。

太平洋战争及硫磺岛之战年表

以岩波书店编辑部编撰的《近代日本总合年表》（第四版）为基础，参考《战史业书》（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朝云新闻社刊）等作成。

[] 内为外国动向。

1941（昭和十六）年

10月18日 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东条为现役陆相，直接组阁）。

12月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兰开战。

12月8日 日本时间凌晨，日军登陆马来半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摧毁美国主力战舰。

下诏对美、英两国宣战。

〔美、英对日宣战〕

12月10日 马来海战，击沉英军两艘战舰。

日军占领关岛。登陆菲律宾北部。

12月12日 内阁会议，战争名称定名为“大东亚战争”。

12月25日 驻香港英军投降。

1942（昭和十七）年

1月1日 〔联合国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确认《大西洋宪章》原则，不单独与日本讲和。〕

1月2日 日军占领马尼拉。

1月23日 日军从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①登陆。

2月15日 驻新加坡英军投降。

3月1日 日军登陆爪哇岛。

3月8日 日军占领仰光。

日军登陆新几内亚。

3月9日 驻爪哇荷兰军投降。

4月5日 海军机动部队进入印度洋，空袭科伦坡，击沉英军两艘巡洋舰。

① 译者注：又译腊包尔，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城市。

- 4月9日 空袭锡兰，击沉英军航空母舰。
- 4月18日 美国陆军飞机从航空母舰起航，首次空袭东京、名古屋及神户等地。
- 4月19日 [麦克阿瑟就任西南太平洋联合军司令官。]
- 5月1日 日军占领缅甸的曼德勒。
- 5月7日 驻守马尼拉湾多尔岛的美军投降。
- 珊瑚海海战（至5月8日）。
- 6月5日 中途岛海战（至6月7日）。日本损失4艘航空母舰，战局转变。
- 6月7日 终止中途岛海战，登陆基什岛。
- 6月8日 登陆阿图岛。
- 7月11日 大本营因中途岛海战战败，决定停止南太平洋进攻作战。
- 8月7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团，在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及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 8月8日 瓜达尔卡纳尔岛周边海域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 8月24日 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 10月26日 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攻防战展开南太平洋海战。
- 11月14日 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12月8日 新几内亚日军玉碎，阵亡8008人。

12月31日 大本营决定日军撤离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3（昭和十八）年

1月2日 在新几内亚布纳的日军玉碎。

1月20日 日军从戈纳撤退，此方面战死者合计7600人。

2月1日 日军开始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

2月7日 日军11000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陆战战死者、饿死者25000人。

4月18日 联合战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群岛上空战死。

5月12日 美军登陆阿图岛。

5月29日 阿图岛日本守备队2500人玉碎。

6月25日 内阁会议，决定确立学徒战时动员体制。彻底动员国民为防卫日本本土接受军事训练和义务劳动。

7月25日 〔意大利墨索里尼下台，随后立即被捕。〕

7月29日 基什岛日军撤退。

9月8日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9月30日 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战争指导大纲”和

“战败紧急措施应对案”。绝对国防圈从马里亚纳、加罗林、西新几内亚后撤。

10月2日 公布在学征集延期临时特例，在学生中征兵。

10月21日 文部省^①学校报国团本部，因征兵停止期延期，在神宫外苑比赛场为出阵的学员召开送行大会。东京附近在校数万学生在大雨中分列行进。

11月21日 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塔瓦拉岛两岛登陆。

11月25日 马金、塔瓦拉两岛守备队5400人玉碎。

12月1日 第一次学徒兵入伍，学徒出战。

12月24日 公布征兵适龄临时特例案，征兵年龄降低一年。

1944（昭和十九）年

1月7日 大本营决定执行英帕尔作战。

2月1日 美军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和那慕尔两岛登陆。

2月6日 夸贾林和那慕尔两岛守备队6800人玉碎。

^① 译者注：全称文部科学省，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统筹日本国内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及体育等事务。

- 2月17日 美军机动部队空袭特鲁克群岛，击沉日军舰艇43艘，击毁日军飞机270架。
- 3月8日 英帕尔作战开始。
- 3月15日 新建硫磺岛守备队。
- 5月27日 栗林忠道中将担任新设的第109师团师团长。
- 6月8日 栗林师团长到硫磺岛就任。（此后栗林再也没有离开过硫磺岛。）
- 6月15日 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登陆。（7月7日，日军守备队3万人玉碎，当地居民1万人死亡。）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下令发动“阿”号决战作战计划。
美军大约60架飞机空袭硫磺岛、大约80架飞机空袭父岛。
- 6月16日 美军在中国基地的B-29轰炸机起航，首次空袭北九州。
美军飞机约100架空袭硫磺岛、约80架空袭父岛、约50架空袭母岛、约20架空袭智岛。此后，硫磺岛不断遭受美军空袭。
- 6月19日 马里亚纳海战。日本海军损失了大半的航空母舰和飞机，“阿”号作战计划失败。

- 6月24日 包括4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国机动部队袭击硫磺岛。
- 7月3日 美机动部队大举空袭小笠原群岛方面，并发动舰炮射击。（至7月4日）
小笠原方面当地居民大部分被送回日本本土。（至7月21日）
- 7月4日 大本营承认英帕尔作战计划失败，下达终止作战的命令。参加作战的10万日军中，阵亡3万人，伤病士兵45000人。
- 7月18日 东条内阁辞职。
- 7月21日 美军登陆关岛。（8月11日，关岛守备队18000人玉碎。）
- 7月24日 美军登陆天宁岛。（8月3日，天宁岛守备队8000人玉碎。）
- 9月15日 美军在帕劳群岛的贝里琉岛及新几内亚西部登陆。（守备队玉碎。）
- 10月10日 美机动部队空袭冲绳。
- 10月12日 台湾海空战。大本营发表日军战果丰厚。（事实上日军受到重创。）
- 10月20日 美军从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

- 10月24日 莱特湾海战（日本联合舰队突击作战失败，损失“武藏”、“瑞鹤”两艘主力舰。）
- 10月25日 海军神风特别攻击队敷岛队在莱特湾发动了首次的冲撞攻击，击沉美军航空母舰。（到战争结束时，陆海特攻队约发动过300次攻击，战死2500人。）
- 11月1日 一架B-29首次在东京上空侦察飞行。
- 11月25日 约80架B-29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第一次轰炸东京。
- 11月27日 侦察机2架、12架零战从硫磺岛千鸟机场起飞，偷袭了塞班的美军基地，击毁4架B-29，击伤美军其他机体13架。（后来，把这支发动攻击的队伍称为“第一次御盾特别攻击队”。）
- 12月19日 大本营放弃了在莱特进行陆上决战的计划。

1945（昭和二十）年

- 1月9日 美军在吕宋岛登陆。
- 2月4日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美英苏雅尔塔会议（至2月11日），对德战后处理、苏联对日宣战。〕

- 2月16日 美机动部队舰载机1200架，向关东各地发动攻击。（至2月17日）
- 另一支美军机动部队，6点左右进入硫磺岛附近海域，对硫磺岛发动舰炮攻击，并派遣90架舰上飞机在上空对硫磺岛地面扫射。
- 2月17日 美机动部队大约百艘军舰继续向硫磺岛舰炮射击，另外还有包括B-24在内的100多架飞机对硫磺岛进行轰炸和扫射。
- 2月18日 百余艘美军舰艇包围硫磺岛，并航行到硫磺岛周围20公里海域内，对硫磺岛全岛，特别是南岸、褶针山集中发动舰炮射击，同时百余架飞机对硫磺岛进行扫射，美军的轰炸射击导致千鸟机场无法使用，褶针山顶部四分之一被炸飞。
- 2月19日 9点左右，美军从硫磺岛南岸（翁滨、二根滨）登陆。
- 2月20日 美军从清晨开始攻击硫磺岛，海上的舰炮射击与空中的飞机扫射，支援登陆部队。
- 2月21日 “第二次御盾特别攻击队”出击，取得很大成果。

2月23日 美军从清晨开始攻击褶针山山顶。10点20分左右，在褶针山山顶升起了美国国旗。

日本海军第7基地航空部队（第3航空舰队、第752海军航空队）的6架陆上攻击机，从木更津航空基地起飞，轰炸硫磺岛千鸟飞机场和硫磺岛南、西美军登陆地。

2月24日 木更津基地的第752海军航空队4架陆上攻击机，袭击千鸟机场南侧碉堡内的物资储备所。

3月1日 木更津基地的第752海军航空队4架陆上攻击机，袭击硫磺岛周边的美军驱逐舰。

玉名山通讯所被美军摧毁。

3月2日 美军占领大阪山的日本陆军迫击炮阵地。

3月4日 美军完成了千鸟机场的修复工作。

3月8日 井上左马二大佐率领部队以夺回褶针山为目标，发动了总攻击。

3月9日 千天贞季少将率部发动总攻击。

美国B-19轰炸机大举空袭东京（至3月10日），江东地区全部被摧毁，烧毁23万户民居，12万死伤者。

3月11日 从此日开始，美军在硫磺岛转入“扫荡作战”。

- 3月12日 美国在千鸟机场修完了长约1750米的轰炸机专用跑道。
美军空袭名古屋。
- 3月14日 美军空袭大坂，烧毁了13万户民居。
褶针山降下原来的美国国旗，换上新的美国国旗，第5水陆两用军团司令部举行了正式的升旗仪式。
- 3月15日 尼米兹海军大将对外公布美军完全占领硫磺岛声明。
- 3月17日 栗林军团长向大本营发电《诀别声明》。
- 3月21日 传说西竹一中佐此日在“银明水”附近的东海岸自杀。
3月25日 夜晚，栗林军团长率领400名士兵发动总攻击。（至26日）
- 4月1日 美军登陆冲绳岛。6月23日守备队全灭，日军士兵战死9万人，一般居民10万人死亡。
- 4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病故，副总统杜鲁门升任美国总统。]
- 4月27日 [墨索里尼在科莫湖畔被义勇军逮捕、并于4月28日被枪决。]

- 4月30日 [希特勒在柏林的防空洞中自杀。]
- 5月7日 美军正式向南方空发动攻击。
- 5月8日 [德国在无条件投降文书上签字。]
[杜鲁门总统向日本发布无条件投降劝告。]
- 5月14日 美军空袭名古屋。
- 5月17日 在此日的美军战斗记录中，记载着“逮捕了最后的日本兵集团”。
- 5月25日 东京都大半被美军轰炸烧毁。6月之后，日本54座城市遭到美军空袭，到战争结束时，美军约出动15000架B-29。
- 6月8日 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选择本土决战方针。
- 6月下旬 美军派遣马里亚纳基地的B-29及冲绳基地的B-24、硫磺岛的P-51对日本的中小城市轰炸，破坏了城市的交通。
- 7月10日 美机动部队空袭日本关东各地。
- 7月14日 美军空袭日本东北北海道。7月14日对釜石、7月15日对市兰发动舰炮射击。之后美国对日本全国各地都发动了攻击。

7月17日〔波茨坦会议：杜鲁门、丘吉尔^①、斯大林（至8月2日）。〕

7月26日〔发表对日波茨坦宣言（美英中三国）。〕

8月6日 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开始进攻中国东北部和朝鲜。〕

8月9日 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日本召开御前会议，10日上午11点半，决定在维持国家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宣言。

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典和瑞士，向联合国提出申请。

8月14日 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通过中立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请。

8月15日 正午，向日本全国颁布战争结束诏书。

根据日本政府1947年公布的数据，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海军士兵阵亡1555308人，百姓死亡299485人。此后，预算日本死亡人数合计310万。

^① 译者注：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战后美国占领了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但于1968年6月，把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一起归还日本。